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6

銅鏡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16卷 銅鏡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發行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段書安

排版者 北京迅即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北京盛蘭兄弟印刷裝訂有限公司

裝訂者 北京盛蘭兄弟印刷裝訂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〇五年七月第二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0－1044－7/J·410

國內版定價 三五〇圓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

陳佩芬

青銅鏡是古代梳妝照容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中國青銅器中自成體系、價值極高的工藝美術品，自史前銅石并用時期誕生，延綿發展到清代，距今約有四千餘年的歷史。

中國青銅鏡最早發現于齊家文化墓葬中，比中原的夏文化稍早一些。出土資料表明，這一時期的青銅鏡發現不過數十件，大都是表面比較平整、可繫繩線的薄形圓片，鏡背上飾以粗率的幾何形條紋，基本上還没有形成一種工藝。可以説，這是青銅鏡發展的孕育期。

一九七五年甘肅廣河齊家坪墓葬出土一件青銅鏡，徑六厘米，厚〇·三厘米，鏡面有光澤，鏡背中央有一個橋形鈕，未施紋飾①。

一九七六年青海貴南尕馬台二十五號墓出土一件七角紋鏡（圖版一），徑八·九厘米，出土時置于墓主人胸部，伴出的有海貝、骨貝、綠松石以及大批骨珠等，屬齊家文化。鏡的正面均已氧化。背面中間有鈕孔痕跡和圓形鈕座，并以此爲中心施放射形七角紋，空間充填斜線，鏡的上緣有兩個對穿的小孔。經快中子活化分析，銅錫合金比例爲一比〇·〇九六②。

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一件齊家文化青銅鏡，傳爲甘肅臨夏出土，徑一四·三厘米，厚〇·一五厘米，伴出有齊家文化彩陶罐。鏡背中央有橋形鈕，紋飾爲兩圈三角形紋構成，紋飾的空間以斜線爲地，排列較規整，鏡面微凸③。鏡面微凸會使影像縮小，人面形象比較完整，如果這是有意的，則齊家文化鑄鏡的工匠已經初步掌握了凸面鏡成像的原理了。

齊家文化墓葬中發現的青銅鏡都比較小，製作不够精緻，背面有簡單的陽線幾何紋。齊家文化的時代略早于公元前二十世紀之前，可能和早期的夏文化交叉。但是在夏文化遺址中没有發現過青銅鏡的遺存。

齊家文化之後，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内没有出現過青銅鏡，直到殷墟時期始在商代墓葬中發

現了少量的、背面有幾何紋的青銅鏡。

一九三四年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崗一〇〇五號大墓出土過一件青銅鏡，徑六·七厘米，鏡背紋飾是有規則的横直線條，邊緣有一圈彎曲狀線條④。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其中有青銅鏡四件。一件出于槨室，三件出于墓室，叠壓在其他器物下面。鏡背紋飾有兩種：一種是葉脈紋（圖版三），鏡背設橋形鈕，由中心向鏡緣飾放射形線條，形成二十個長條形格，内飾葉脈紋，鏡緣有比較規整的小乳釘；另一種鏡背飾同心圓紋（圖版四），内填細密的短線紋。經快中子活化分析，含銅百分之七十二·一八，錫百分之二十四·〇一⑤。

一九八六年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南地二十五號墓也出土過一件同心圓紋鏡，出土時壓在觚的下面，紋飾較粗，但在殷墟較小墓葬中發現青銅鏡尚屬首次⑥。

一九七四年河北青龍縣出土的同心圓紋鏡，徑六厘米，鏡背中心有橋形鈕，與婦好墓出土的同心圓紋鏡相同。此鏡邊緣不甚規整，製作粗疏。

西周時期各地的墓葬中也有青銅鏡發現，數量雖比商代稍多，但總數也没有超過十件，質量一般都較差，背面光素或飾簡率的幾何條紋。鏡鈕的形式則稍多，有橋形、橄欖形、長方形和弓形等。鏡都較小，一般直徑在十厘米以内。

一九三三年河南浚縣辛村四十二號墓出土的西周中期素鏡，徑十厘米，背面光素無紋，僅有細長的鈕。報告中稱它「平而不凸起」⑦。

陜西各地曾多次出土過西周時期的青銅鏡，有一九五三年岐山王家嘴窖藏出土的青銅鏡，徑八·七厘米，鏡背中心有一橋形鈕⑧。

一九五五年灃西張家坡與客省莊一七九號墓出土的青銅鏡，徑十·五厘米，同出器物尚有獸面紋鼎、簋，報告中稱之爲器蓋⑨。

一九五八年寶鷄市郊出土的青銅鏡，徑六·五厘米，與此鏡同出的尚有鼎四件、乳釘雷紋簋一件和目雷紋戈一件。從伴出的器物分析，此鏡屬于西周早期⑩。

一九七五年鳳翔彪角鄉新莊河出土一件素鏡，徑七·二厘米，鏡鈕呈長方形。鏡體很薄，

製作粗疏。次年，同地又出土乳釘雷紋鼎和簋，證實此鏡爲西周早期[11]。

一九七九年鳳翔南指揮西村出土三件青銅器，徑分別爲七、七・二和七・一厘米。兩件爲素鏡，僅有一個橄欖形鈕，其中一件出土時盛放在長方形漆盒內，鏡背有一道弦紋貫穿其間，同出土的尚有青銅器和陶器，此鏡製作粗疏，屬西周早期[12]。

一九八〇年淳化史家塬出土的青銅鏡，鏡背有橋形鈕，已殘破。同出土的青銅鼎和乳釘雷紋簋都是西周早期的[13]。

此外，一九七五年北京昌平白浮兩座木槨墓各出土青銅鏡一件，徑分別爲九・九和九・五厘米，質較厚重，鏡面微凸，背面有一個半環形鈕，無紋飾。兩墓伴出的有青銅鼎、簋、戈，形式均屬西周早期，鏡也是同時代器物[14]。

一九八三年河北滿城要莊遺址出土一件西周時期青銅鏡，徑五・四厘米，鏡背中部偏上有一橋形鈕，無紋飾，製作粗疏[15]。

以上各地出土的西周時期青銅鏡都是素鏡，在一些地區也出土過有簡單紋飾的青銅鏡。

一九八二年陝西淳化官莊鄉趙家莊墓葬曾出土幾何紋鏡，徑五・五厘米，鏡背中央有橋形鈕，主紋是四個圓點，圓點之間有六條短線，鏡呈不規則的圓形。與鏡同出器物有鼎、刀、斧、削，都屬西周早期。

一九七二年陝西扶風王大川村北土壕出土的重環紋鏡，徑八厘米，鏡背中央有橋形鈕，近邊緣有一周較寬的重環紋，與鏡同出的尚有鐘和車軎。鏡上的紋飾和同出器物都屬于西周中晚期[16]。此鏡面略凹弧，可能是陽燧。

製作工藝較佳的青銅鏡，是在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發現的，其他地方發現的銅鏡，一般也是不施紋飾或僅有幾何形紋的薄片鏡。

一九五二年湖南長沙龍洞坡八二六號墓出土的素鏡，徑八・八厘米，同墓出土的尚有陶鬲和缽，時代爲春秋晚期[17]。

一九五六年湖南長沙烈士公園六號墓出土同心圓紋鏡，徑九厘米，鏡背有一小鈕，屬春秋晚期[18]。



鳥獸紋鏡　春秋早期

一九五七年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一六五〇號墓出土兩件素鏡，徑分別爲五．九和六．四厘米，出土時兩鏡複合，位于人骨架的胸部。同年又在一六一二號墓出土鳥獸紋鏡一件，徑六．七厘米，鏡背中心是弓形鈕，鈕的上方是鹿紋，下方是展翅的鳥紋，鈕的兩側是對稱的虎紋。與鏡同出的尚有鱗紋鼎和變形獸紋鼎，均屬西周末春秋初，此鏡時代相當于春秋早期⑲。

一九六三年內蒙古寧城南山根一〇一、一〇二號石槨墓出土三件素鏡，徑分別爲六．六、八．四、七．八厘米，出土時置于人骨架的腰部⑳。

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淄郎家莊出土一件素鏡，徑九．二厘米，鏡薄，出土時還保留絲織物的痕跡，此墓可能到戰國早期，而青銅素鏡形制原始，可到春秋晚期㉑。

一九七四年遼寧本溪明山區高台子鄉梁家村出土一件幾何紋鏡，徑十二．八厘米，背面中心有并列橋形鈕，幾何紋呈雙鈎三角形㉒。

一九八〇年河北平山訪駕莊村北八〇〇四號墓出土帶柄素鏡一件，徑四．八厘米，柄長二．二厘米，柄端有穿孔。報告稱這是具有鮮虞族特點的墓葬㉓。

一九八六年新疆哈密五堡鄉出土一件帶柄鏡，通長一五．三厘米，同出尚有雕花骨梳、皮盒和深紅色平紋毛織物等，據碳-十四測定爲公元前一〇〇〇年。鏡柄末端有一橋形鈕，并繫有皮條㉔。

一九八七年新疆和靜縣察吾乎溝四號墓地一〇五號墓出土一件卷龍紋鏡，徑九厘米，背面中心有一橋形鈕，主紋是卷龍紋，據報告稱爲公元前八〇〇年㉕。

從公元前二千年到公元前六、七世紀的青銅鏡，發現時斷時續，出土地點分布于甘肅、青海、河南、陝西、遼寧、新疆等地。從其製作工藝來看都不够成熟，這大體上反映了青銅鏡發展初期的情況。

青銅鏡在戰國時期得到長足發展，成爲一種新穎的工藝品。圖案、紋飾和製作技法都有了明顯的提高。

就目前所知，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地區，尤其是湖南省，是出土戰國青銅鏡的主要地區，數

十年前流傳的所謂「黑漆古」和「綠漆古」的青銅鏡，就被稱爲「長沙鏡」。本世紀前半葉，在長沙及其附近盜掘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很多這樣的戰國鏡，大部分已流散到國外。安徽省的壽縣地區也發現了很多同類的鏡子，成爲收藏者蒐集的對象。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將流散的若干資料收集起來，編印成册，稱之爲「淮式鏡」。所謂「淮式鏡」不單是戰國鏡，還包括了部分西漢鏡。楚國遷都後的新都陳和再次遷都的壽縣郢，那裏有衆多的大夫以上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不少青銅鏡，用銅鏡隨葬成爲一種習俗。在楚文化所及地區的墓葬中，這種現象比較普遍。

戰國時期，在黃河流域的三晉地區也開始行用青銅鏡，在山西侯馬晉國鑄銅遺址中就發現了翻鑄青銅鏡的陶範五塊，鑄造陽燧的陶範三塊，陶範上有變形獸紋、交龍紋、魚紋、走獸紋和綯紋[26]，這些紋飾與當地出土青銅器上的紋飾相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四虎紋鏡（圖版三〇），其紋飾風格和侯馬陶範紋飾一致，無疑是晉國的青銅鏡。三十年代傳河北易縣燕下都塼湖村曾發現過三件鑄造四山紋鏡的陶範，一九五八年在燕下都城址又發現了四山紋鏡陶範，説明燕下都有四山紋鏡的鑄造是明確的[27]。但是考古發掘的三晉或北方地區墓葬中，很少有出土銅鏡的資料。發掘的秦國墓葬中，僅有一件青銅鏡的出土記錄。東方齊國臨淄故址中，曾發現背面鑲嵌金絲、綠松石和銀質乳釘、紋樣極其華麗的大型戰國鏡（圖版三一）。但這是哪個地區的產品，現在尚未可知。戰國時期交通已很發達，各種產品流通極爲方便，目前習慣上大都認爲，某地發現的文物，就是該地所轄國別的產品，這一推斷除非有確鑿證據，否則是極難論定的。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空前精緻的青銅器群，像曾侯這樣的小國決不可能承擔龐大的鑄造任務。估計戰國時期在主要諸侯國可能存在着青銅鏡鑄造場所，這些產品通過市場可以流通到各地。傳洛陽金村古墓出土的銅鏡中，有一些呈薄片形、紋飾精細華美的青銅鏡，如現藏日本永清文庫的錯金銀狩獵紋鏡（圖版三三）和錯金銀交龍紋鏡，就是很典型的三晉鏡。總的來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的諸國墓葬，隨葬青銅鏡的習俗，似乎還沒有普遍地形成。以往流行的鏡背紋飾猶如錦緞般細膩、且分布有小巧鳥獸形的薄片型圓鏡，其銹蝕有黃土地帶生成的特點，表明這類青銅鏡可能主要是三晉地區流行的式樣。

近十年來，在文物收藏家中流傳着一些以往較少發現的套鏡，這是一種鏡面和鏡背分別鑄



菱形紋鏡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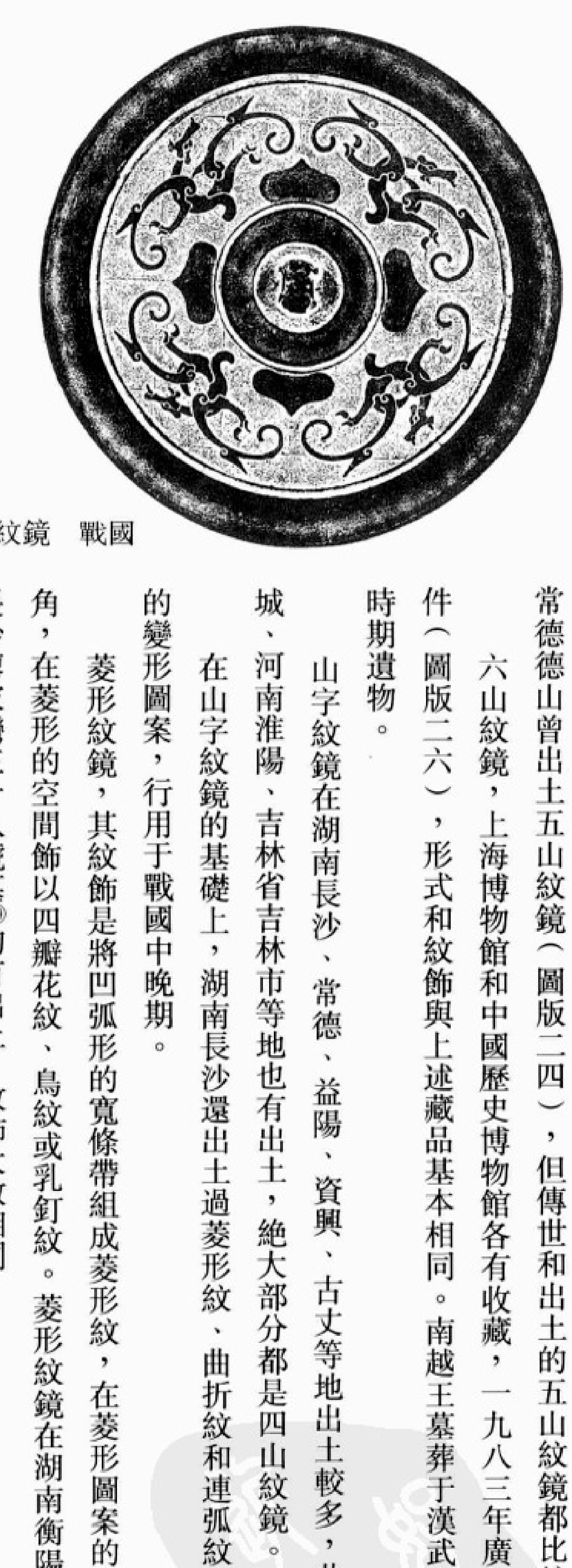
造，然後扣合爲一的特殊銅鏡。鏡背爲透雕的鳥獸紋飾，凹凸感强，使主體紋飾更爲突出。這類青銅鏡究竟流行于哪些地區，已不可知，但從所見銅鏡表面腐蝕的特徵分析，可能大都出于黄土地帶。這類銅鏡雖然在四川和湖南也有少量出土，但所見多數不是這些地區的出土物。以前見到的鸞鳥紋或鳳紋套鏡，傳有洛陽金村出土的。但真正屬于三晉地區考古發掘的則極爲稀見。這類青銅鏡的紋飾，有不分區的連續紋樣，如透雕龍紋方鏡（圖版一八），也有分成四個區的紋樣，如透雕四鳥紋方鏡（圖版一七）和透雕鳳紋方鏡（圖版一九），還有幾何形紋鏡（圖版一六），紋飾都比較規矩。鏡面與鏡背扣合的方式，大多是將透雕紋飾鑲嵌在鏡的背面，少量的也有將紋飾鑲嵌在光潔的鏡背。無論何種形式，這類鏡子都有一條較寬的邊沿，透雕方鏡的四角還有用釘鉚住的痕跡，有的透雕圓鏡還留有子口。在透雕的青銅鏡中，有的還在紋飾中鑲嵌綠松石（圖版一六），或塗有朱彩或藍彩，使青銅鏡益加華美秀麗。這種透雕的青銅鏡，在戰國以後就絶跡了。

戰國時期銅鏡的紋飾多種多樣。山字紋鏡，通常以所飾山字形的數量命名，如三山紋鏡、四山紋鏡、五山紋鏡和六山紋鏡，其中以四山紋鏡爲多，三山紋鏡、五山紋鏡和六山紋鏡都較爲少見。「山」字都是凹弧的寬條帶，其間不施任何紋飾，而且，所有「山」字都爲斜向排列。這種紋樣是從東周青銅器上的勾連雷紋移植而來。如果把勾連雷紋截取一小段，除去雷紋，則是斜形的山字紋。山字紋鏡都有地紋，地紋多爲細密的羽翅紋，和空寬的「山」字組成了疏密相宜的美麗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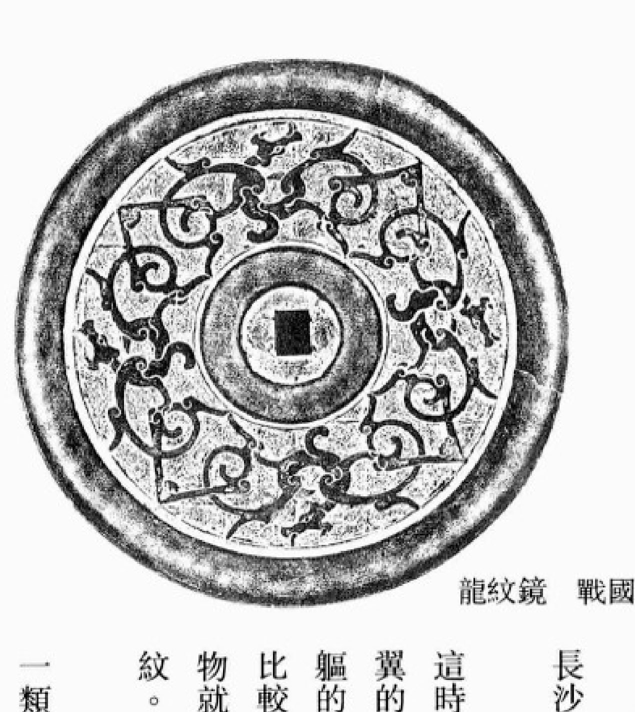
三山紋鏡傳世最少，法國巴黎有一件三山鏡（圖版二一），三山間以一犬兩鹿相間隔，徑二十厘米。另外在香港和台灣的私人皮藏中也有三山紋鏡，三山間飾以葉紋和花紋。

四山紋鏡是山字紋鏡中最多的一種，有圓形和方形兩種。圓形的四山紋鏡中以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最爲特殊，它以四鹿與四山爲間隔（圖版二三）。日本有一件是兩鹿兩犬與四山相間隔，這在四山紋鏡中是極爲少見的。方形的四山紋鏡爲四方形鈕座，加之與鈕座平行的底邊和四方的外形，使整個紋飾顯得有些呆板。四山紋方鏡也是少見的。

五山紋鏡均爲圓鈕座，五個山字的排列比較自由，底劃相交構成五角形。一九五八年湖南



龍紋鏡　戰國



龍紋鏡　戰國

常德德山曾出土五山紋鏡（圖版二四），但傳世和出土的五山紋鏡都比較少。

六山紋鏡，上海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各有收藏，一九八三年廣州南越王墓曾出土過一件（圖版二六），形式和紋飾與上述藏品基本相同。南越王墓葬于漢武帝時期，銅鏡疑是戰國時期遺物。

山字紋鏡在湖南長沙、常德、益陽、資興、古丈等地出土較多，此外湖北鄂城、安徽舒城、河南淮陽、吉林省吉林市等地也有出土，絕大部分都是四山紋鏡。

在山字紋鏡的基礎上，湖南長沙還出土過菱形紋、曲折紋和連弧紋的青銅鏡。這是山字紋的變形圖案，行用于戰國中晚期。

菱形紋鏡，其紋飾是將凹弧形的寬條帶組成菱形紋，在菱形圖案的上下或左右兩邊疊加一角，在菱形的空間飾以四瓣花紋、鳥紋或乳釘紋。菱形紋鏡在湖南衡陽公行山二十七號墓㉘、長沙廖家灣三十八號墓㉙均有出土，紋飾大致相同。

曲折紋鏡，其紋飾是將凹弧形的寬條帶豎直排列成曲折狀，一般可排四條，湖南益陽赫山廟二十九號墓曾有出土㉚。

連弧紋鏡，其紋飾用七條凹弧形寬弧線聯成一周，有的還在每一條弧線中置一圓圈。湖南長沙南門廣場九號墓和麓山裕湘紗廠一〇五號墓都出土過㉛。

羽翅紋鏡，羽翅紋原本是交龍紋的微縮式樣，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在青銅器上較爲盛行。這時較完整的龍紋上出現了突出的飛翼，它和商代及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龍紋很不相同。有飛翼的交龍紋線條很複雜，在形成精細的紋樣時不得不省略某些線條，僅留下羽翅和若干表現體軀的線條，于是發展成爲羽翅紋。這種紋飾當時各國都有採用，但以長江流域出土的青銅鏡中比較多見。雖然這種紋飾排列比較均勻而密集，但從整體看變化不大，有單調感。因此有些器物就在羽翅紋中添加較小的葉紋或花紋。山字紋鏡、長尾獸紋鏡和鳥獸紋鏡常以羽翅紋作爲地紋。

龍紋鏡，戰國時期龍紋鏡相當流行，通常在鏡背鐫刻三條或四條龍紋，基本上可分兩類：一類是龍紋互相交連，構圖形式是以龍頭爲單組紋樣的中心，龍身、翼、尾和爪子向兩側作多

道弧圈形展開，使龍紋呈飛騰狀，仿佛有力量和速度存在。飛騰的龍翼誇張地舒曲，翼上更有小翅以填充紋樣布局的均勻，并可與相鄰龍紋互相交連。這種舒曲和交連的式樣較多，也有的回折成菱形將鄰組的龍紋作爲一個交連點，這種交連點可以是龍角的延長部分，也可作爲龍頸的交連回折，龍身、尾纏繞在此框架上。如一九五三年湖南長沙子彈庫十五號戰國墓出土的三龍紋鏤空鈕鏡（圖版九），一九五六年長沙沙湖橋二十四號戰國墓出土的四龍紋鏡，一九五二年長沙蓉園八六四號戰國墓出土的三龍紋鏡等[32]。最複雜的龍紋上還配有鳳紋。

另一類是龍紋不互相交連，其式樣是龍頭在中央彎曲成圈形，體軀上有兩小翼，但不展開，龍角和龍尾對稱舒張，有旋動感。也有的龍身較粗壯，頸細長，和延伸的尾部形成對稱；也有的龍身居中，兩翼向兩側曲張，如湖南長沙潘家坪六號戰國墓出土的四龍紋鏡（圖版一二）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龍紋鏡和四龍紋鏡[33]。

龍紋鏡的紋樣變化較多，而且都有細密的地紋，地紋有羽翅紋、雲雷紋和菱形框狀的雷紋并間隔點線，也有的在勾連紋中充填細密的點紋，都非常精緻。龍紋鏡鏡邊都較寬，有的飾連弧紋。

山東淄博窩托村西漢齊王墓的隨葬坑中出土了一件龍紋五鈕長方鏡（圖版五五），鏡體甚大，長爲一一五．一厘米，寬五七．七厘米。主紋是一條貫穿全鏡的龍，張口吐舌，體軀細長而彎曲。除龍紋外，近四角及中心各飾一個三弦鈕，鏡的邊緣飾內向連弧紋。

長尾獸紋鏡，通常稱爲四獸紋鏡，獸的頭似熊，有的口吐長舌，頸短而身軀粗壯，前左爪和後爪分別抵住鈕座和鏡邊，尾特長而卷曲。獸的右爪攀握前一獸的長尾，從而構成一周連續的獸紋圖案。所有長尾獸紋的體軀都不飾任何條紋，這和戰國時期偏重精細繁縟的表現形式不同，是一種新的裝飾手法。長尾獸紋都以細密的羽翅紋爲地紋，與主體紋飾形成疏密得體而鮮明的對比效果。這類銅鏡的表層大都有紅壤土層浸蝕的特徵，所以它主要是長江流域行用的青銅鏡，湖南長沙即出土很多，如一九五四年桂花園二十七號墓，一九五三年子彈庫四十一號墓，一九五三年月亮山五十五號墓，一九五二年斗笠坡七四四號墓，一九五四年魏家堆十號墓，一九五四年楓樹山四十二號墓等，都出土過這種獸紋鏡[34]。斗笠坡出土的獸紋鏡還保存一





2　　1　　鳳紋鏡（1～5）　戰國

些原有的彩繪（圖版一四）。

狩獵紋鏡，狩獵紋用以贊賞勇武精神，鼓舞士氣。在戰國時期青銅器紋飾中，已有狩獵紋出現，如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狩獵紋豆，圖像表現爲武士手執兵器搏擊猛獸的情景。狩獵實質上是古代軍事訓練中的一個科目，典籍及中山王方壺銘文中都有記載，但刻劃成圖像畢竟稀少。在青銅鏡上表現的狩獵紋，爲單個武士與一獸相鬥的場面，但其用意是相同的。傳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的錯金銀狩獵紋鏡（圖版三三），圖案頗爲別致。

湖北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出土的狩獵紋鏡（圖版三五），圖案爲兩個執劍持盾的武士，欲擊凶猛的豹，一豹前撲，一豹翻騰，其景象和一般銅鏡的圖案大不相同，可以說其表現技巧已前進了一大步，進入畫像鏡的階段了，這是青銅鏡紋樣變化中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此鏡出土于秦墓，應該看作是漢代畫像鏡的前驅了。此鏡的地紋是以細密的點和三角形組成的雷紋，這種形式的狩獵紋鏡早年也出土過，而且紋飾與此鏡完全相同[35]。

鳳紋鏡，鳳紋在戰國青銅器紋飾中很少見，在商代和西周時期的紋飾中，則常有鳳或鸞鳥與主題紋飾獸面紋相配置，而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青銅器的紋飾中，基本上没有這種配置。青銅鏡紋飾也大體如此，鳳紋很少見，但是却有一些變形的鳳紋式樣，大約可分爲以下五類。

第一類，爲單體鳳紋，在方鈕座的四角，各飾一長頸卷體鳳，鳳首居中後顧，鳳冠與尾勾連，尾部爲一大一小S形交連，此類圖像并無任何具象的意義。

第二類，鳳長頸尖喙，有冠，體健碩，尾羽分張，一足舉起，一足佇立。鏡背以三叉戟形柱分爲四區，每區各立一鳳，以羽翅紋爲地紋，頗爲華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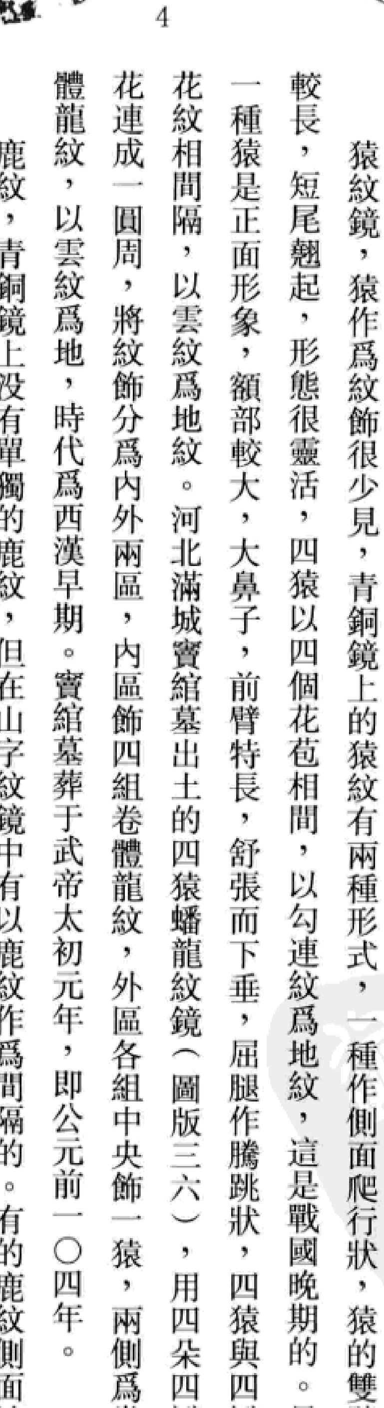
第三類，鳳呈S形，鳳首爲S形的一端，鳳冠延長成一流暢的弧線，末端飾一花蕾。鳳後體也歧出一弧線，末端似稻穗形。S形中部另出一弧線與相鄰紋樣交連。此類鳳紋完全由和諧的弧線組成，極具圖案化，并以細密的勾連紋爲地紋。

第四類，交織變形鳳紋，整體爲三組圖像，作卷雲狀的複雜交織，鳳首已不具形象而爪子却鋒利可辨，體軀多施圓點紋。這種不對稱的交織構圖，是典型的戰國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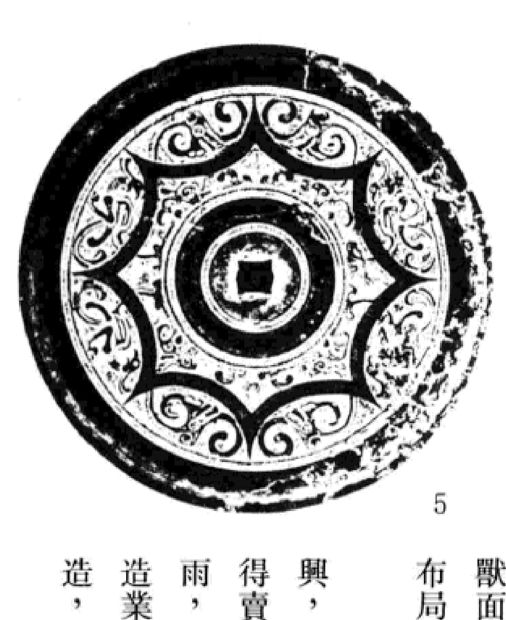
第五類，連弧鳳紋，連弧紋的出現大約在戰國晚期。連弧紋施在鏡的中區，由八條弧線連




3



4



5

接而成，在連弧紋的外緣和鏡邊之間有回顧卷尾的鳳紋，或間隔有鳳的變形紋樣。這類鏡的鑄造和行用當在西漢之前。

虎紋鏡，鏡邊甚寬厚，邊上有四段分界線，不同于戰國晚期的通行式樣。四虎浮雕，虎頭接鈕座，虎爪尖利誇張，此類型是春秋晚期晉國青銅器虎紋中特有的式樣，山西侯馬青銅器鑄造遺址發現的陶範中，亦有類似的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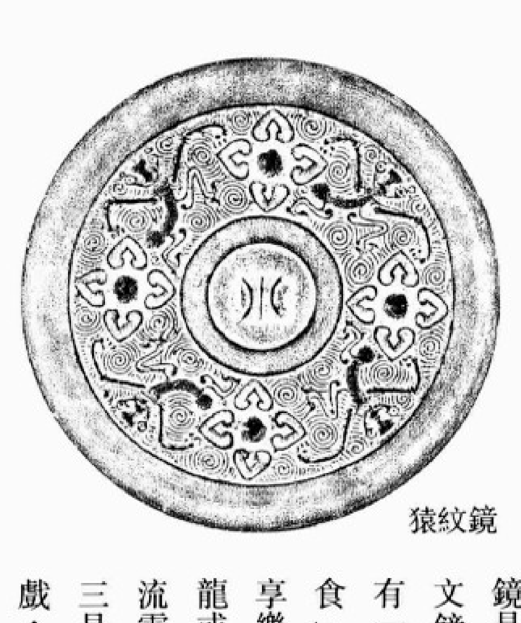
猿紋鏡，猿作爲紋飾很少見，青銅鏡上的猿紋有兩種形式，一種作側面爬行狀，猿的雙臂較長，短尾翹起，形態很靈活，四猿以四個花苞相間，以勾連紋爲地紋，這是戰國晚期的。另一種猿是正面形象，額部較大，大鼻子，前臂特長，舒張而下垂，屈腿作騰跳狀，四猿與四瓣花紋相間隔，以雲紋爲地紋。河北滿城竇綰墓出土的四猿蟠龍紋鏡（圖版三六），用四朵四瓣花連成一圓周，將紋飾分爲內外兩區，內區飾四組卷體龍紋，外區各組中央飾一猿，兩側爲卷體龍紋，以雲紋爲地，時代爲西漢早期。竇綰墓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一〇四年。

鹿紋，青銅鏡上没有單獨的鹿紋，但在山字紋鏡中有以鹿紋作爲間隔的。有的鹿紋側面站立，豎耳、回顧，通體飾斑紋，短尾上翹。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四山紋鏡中的鹿紋（圖版二三）和法國收藏的三山紋鏡中的鹿紋，鹿均作奔跑狀，身上亦有斑紋。

獸面紋鏡，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習見的獸面紋，在青銅鏡上很少使用，河北邯鄲趙王陵周窰一號戰國中期墓出土的獸面紋鏡[36]與戰國時期青銅鐘鼓部的獸面紋相似，鏡背上下對稱飾兩組獸面紋，用突起細線勾框。獸面紋鏡在河南洛陽金村也出土過[37]。傳世還有獸面紋方鏡，紋飾布局與圓鏡相同。

秦漢之際戰爭頻仍，社會生産力遭受很大破壞，人口鋭減。《漢書·食貨志》云：「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文帝時賈誼説：「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在這種社會經濟衰竭的情況下，百業疲敝，青銅鑄造業當然不能例外，而且漢初缺銅，銅料來源也有相當大的問題，因而，西漢早期青銅鏡的鑄造，不可能有新的發展。


猿紋鏡　戰國


猿紋鏡　戰國

西漢早期墓葬中隨葬的青銅鏡，基本上是戰國鏡的式樣。廣州西漢南越王墓中隨葬的六山紋鏡（圖版二六），與戰國同類鏡并無差別，很可能是戰國鑄品的沿用。政治上的改朝換代，并不等于青銅工藝也會迅速改頭換面。工藝製品的表現內容和風格的變化，往往要晚得多。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四猿蟠龍紋鏡，其蟠龍紋是兩種不同龍紋的交叠，一種是回顧形龍紋，四爪明顯；一種爲前瞻形龍紋，但四爪不明顯，後龍之頭相接于前龍之頸上，兩種不同龍形交連爲圖像，基本上還是戰國風格的遺存。一號墓主人軑侯死于高后二年，即公元前一八六年，二號墓主軑侯之妻，死于其後數年或十數年，隨葬鏡子的鑄造最晚也接近于此時，不會晚于漢文帝初年。洛城戰國早期墓葬中的隨葬鏡也與戰國鏡沒有差別，而且有的還沿用到西漢中期。

西漢青銅鏡紋飾內容的改變，大致在武帝時期，這時漢代對百姓休養生息的政策獲得成效，《漢書．食貨志》云：「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纍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陳腐不可食。」于是出現「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的局面。武帝時的政治、經濟是西漢的高峰，在這種條件下，青銅鏡鑄造業的發展，乃事之必然。

河北滿城竇綰墓隨葬的有大樂貴富博局紋鏡、四猿蟠龍紋鏡和草葉紋鏡等。竇綰當葬于太初元年，即公元前一〇四年之前，上距劉徹建元已有三十五年，其在位共五十四年，所以這類鏡是武帝前期所製成。大樂貴富博局紋鏡的特點有三：首先是較長銘文的出現。戰國時期的銘文鏡發現很少，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曾在河南洛陽出土過兩件戰國銅鏡，鈕兩側都鑄有「千金」二字。西漢時期的銘文鏡在此時出現，銘文云：「大樂貴富，千秋萬歲，宜酒食」。它鏡或云：「大樂貴富得所好，千秋萬歲，延年益壽」。銘文內容反映了漢代貴族恣意享樂的思想。其次是雲氣紋的形成。此鏡滿布各種形狀的雲氣紋，雲氣紋或稱蟠螭紋，可能是龍或螭之類圖案的變形和演化。但此時這類紋樣已全然沒有任何龍類頭尾或利爪的痕跡，純爲流雲形。雲氣紋在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鏡中已見端倪，單獨的這樣的雲氣紋習稱爲星雲紋。第三是博局紋的出現。博局紋以前稱規矩紋，外國學者稱爲 TLV紋樣。博局是兩人對弈的游戲，各有六子，中有一骰，博局行子的界欄分別繪有 TLV條紋。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有一



博局紋鏡　西漢

玉製的博局盤，上雕精美的龍紋和ＴＬＶ博局界欄[38]，可見這種紋飾戰國時已出現。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槨室出土一套放置博局盤的盒上也有博局格道圖案[39]。博局紋鏡，以前在新莽鏡中有發現，認爲是西漢東漢之際的鏡式，由滿城漢墓的發現可知，西漢中期已經有了博局紋鏡的鑄造和「大樂貴富」銘文。

長貴富草葉紋鏡，劉勝墓出土，和竇綰墓出土的大樂貴富博局紋鏡相似，鈕座周邊是銘文：「長貴富，樂無事，日有熹，常得所喜，宜酒食」。四圍中間各飾方形乳釘花瓣，兩側爲三叠形草，四角爲花蕾和卷葉，鏡緣爲通常的十六連弧紋。這類草葉紋鏡出現的時期和行用的年代，大體上和博局紋鏡并列。

劉勝墓和竇綰墓出土的三件青銅鏡，都是武帝時期行用的新式樣，諸如祈貴富、大樂銘文的出現，博局紋、雲氣紋、草葉紋成爲主紋，鏡的邊緣用連弧紋等等，幾乎是西漢中期到新莽乃至東漢早期青銅鏡紋飾的主要特徵，這是由武帝時期出現的新格局，從此，揭示了漢鏡發展全新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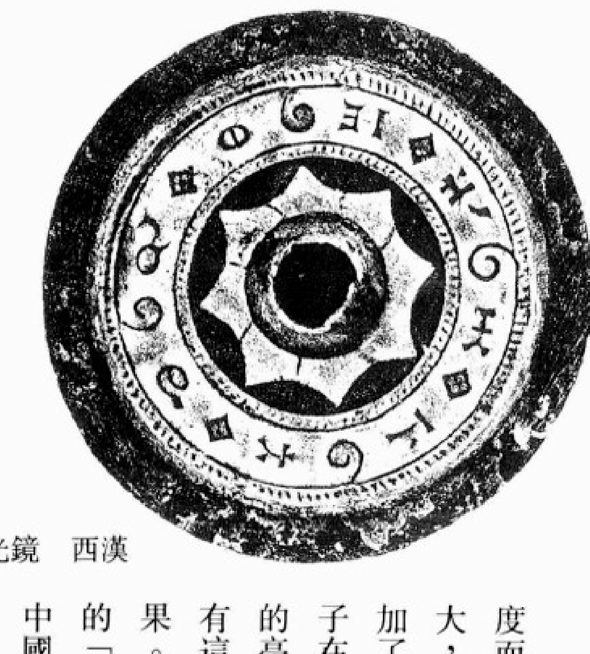
在這一時期內，博局紋鏡變化較多，當然所變的不是博局紋，而是博局中的各種紋樣，如嵌補雲氣的博局紋大致是最早的形式，然後出現龍紋博局鏡和草葉紋博局鏡，這類博局紋鏡的邊緣是連弧紋，在西漢中期或偏晚時行用，到西漢晚期博局紋鏡有了迅猛發展。公元十五年即新莽天鳳二年的博局紋鏡（圖版六〇）則大異其趣，鈕座四周爲十二地支銘，在博局內有四靈紋，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紋樣，并有羽人、蟾蜍和對鳥，尚有八個乳釘。內區有一周銘文：「始建國天鳳二年作好鏡，常樂貴富莊君上，長保二親及妻子，爲吏高遷位公卿，世世封傳于無窮」。鏡邊內側飾鋸齒紋，邊緣飾纏枝紋。天鳳二年鏡紋飾流轉純熟，上距西漢末僅十幾年，必定是西漢晚期流行的式樣。事實上，發掘的西漢晚期墓葬中，這類銅鏡曾有多次出土的記錄。博局紋鏡多有銘文，除新莽的記年銘以外，還有「新有善銅出丹陽」、「新興辟雍建明堂」等，許多句中都有王莽的國號「新」。這類博局紋鏡的銘文內容，大約有四類：第一類爲祈福富貴升遷的，如「大樂貴富」、「上保二親」、「遷位公卿」等；第二類爲稱贊銅鏡質地的，如「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朱爵玄武順陰陽」等；第三類爲稱

贊紋飾內容的，如「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天之保」等。但鏡上的實際紋樣，不一定與銘文內容對應。第四類爲稱贊國家安寧，人民得以生息的，如「某氏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等。較多的銘文有四十字以上，個別的還有五十字以上的。此外，還有少數特別的語句，或語句不完整的銘文。

四靈紋是博局紋鏡的主要紋飾，也有摻以鳥紋、羽人紋、獸紋和其他紋飾的。

博局紋鏡的邊緣有不少變換的紋飾，如雲氣紋、曲折紋、鋸齒曲折紋、交連雲紋、龍虎鳥獸羽人紋、鳥紋等，也有素邊的。有的在鈕座四周有銘文，這類鏡式出現的時間可能稍早，稍晚的博局紋鏡在鈕座四周都不鑄銘文。博局紋鏡一直行用到東漢晚期，不過此時的博局紋樣多已退化。

與博局紋鏡并行的是銘文鏡，即以銘文爲鏡背裝飾的主要內容。字爲規整挺拔的篆體字或介于篆隸之間的字體，具有類似篆刻的效果。小型銘文鏡，直徑約六·七厘米，如「家常貴富」鏡，字間各有一個乳釘紋或鳥紋。字稍多的如「見日之光，天下大明」鏡，字間各有小菱形格或回紋。中型的銘文鏡直徑約十厘米至十三厘米以上，鏡銘爲：「內清質以昭明，光象夫日月而不泄」，或作「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雍塞而不泄」。有的鏡在字間各加一個「而」字，是爲與紋樣相組合排列，也有缺字失句的，銘文的多寡有其隨意性。因爲這種鏡多樸素無紋，字形寬狹有一定限度，所以鏡邊都顯得較寬厚。此類鏡辭以「內清質以昭明」爲起首句，通常稱爲內清鏡或昭明鏡。大型的銘文鏡約十五至十八厘米以上，銘文有「湅沿銅華清且明，以之爲鏡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羊，與天無極日月光，長樂」。還有「君宜遠行」類，「清白事君」類。又如居攝元年鏡銘：「居攝元年自有真家當大富，糴常有陳，□之治吏爲貴人，夫妻相喜，日益親善」，稍爲特殊。銘文內外區分列，內區爲「內清質以昭明」，外區爲「如皎光而耀美，挾佳都而無間，□察而心□，志存神而不遷，得并觀而不棄，精昭折而伴君」，內外區銘文相接，則是比較完整的一篇漢代民俗鏡辭。銘文鏡主要是在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流行。



透光鏡　西漢



四靈鏡　東漢

在西漢晚期有一種比較特殊的青銅鏡，稱「透光鏡」，它的邊緣較厚，文字也有相當的厚度而鏡底較薄，有的甚至不足一毫米，鈕座外圍一周連弧紋，也比較厚，鏡的厚薄差距頗大，鑄造時造成應力的分布不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曲率適當的磨具，在加工時客觀上叠加了壓磨的應力，于是使鏡面產生了不易覺察的形變，這形變相應于銅鏡的凹凸面，從而使鏡子在反射日光時產生明暗不同的效果。這效果自然對應于銅鏡上的凹凸面，若磨製確當，反射的亮影應與鏡背的紋飾一致。具有這種反射光特徵的鏡子，習稱爲「透光鏡」。上海博物館藏有這樣的漢代透光鏡四面。鏡不論大小，如果具備這類銅鏡的鑄作條件，應有可能出現透光效果。但是透光鏡的製作工藝相當複雜，因此，透光鏡出現的機會極小。至于近代日本所製的「魔鏡」，是在特殊設計的紋飾背面壓括出來的，這種壓括方法當然也需要一定技巧，但和中國古代透光鏡的製作并不相同。

多枚四靈神人故事鏡，這類鏡的出現稍晚于博局紋鏡，在新莽時期已有鑄作，盛行于東漢早、中期，最後爲畫像鏡所替代。這類鏡通常在中區布置一周柿蒂狀、連弧狀或乳釘狀枚，一般爲四至七枚不等，而以七枚爲多。枚間飾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和羽人等。鏡邊飾重叠鋸齒紋、奇禽異獸或日月紋樣，甚爲華美。繁麗的多枚四靈神人故事鏡，紋樣極爲複雜，六枚或七枚鏡的紋樣，多者可達十五六組。如浙江紹興灕渚出土的七枚鏡，四靈置于鏡邊并配飾羽人、鹿、鯉等。中區各枚間紋樣有名題，首爲「柏師作」，這是作鏡匠師自題，然後按圖像依次題爲「辟邪」、「銅柱」、「赤誦」、「赤誦馬」、「王喬馬」，其中兩羽人對弈的一組沒有名題。所謂「赤誦」，當指赤松子，「王喬」當指王子喬，均爲漢代所稱道的神仙形象。

多枚四靈神仙故事鏡中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紋樣，并不是在這類鏡中都很齊全，有的只存三靈或二靈。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多枚鳥獸紋神人奏樂鏡，僅有朱雀和玄武紋樣，此外配以獸奏琴吹笙、羽人踏舞或煉丹等紋飾。

鏡上諸種不可名狀的神人和禽獸，大都和漢代世俗崇信道教有關，武帝時期尤爲昌盛，後代詩人批評劉徹深夜召賈誼問鬼神事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對于神仙的崇拜，上下相因成風，青銅鏡上的紋樣，只是稍有所反映而已。



畫像鏡　東漢

東王公西王母鏡，是東漢中期出現的，以淺浮雕的手法表現神人瑞獸等圖像。在東漢中期以前，青銅鏡的紋樣大多爲線刻，用甚細的線條表現各種圖像，從已發現的資料得知，當時鏡模用滑石製造，滑石易于雕刻，所繪圖形以陰線起刀，像刻石印一樣，運刀可以自如。刻竣後翻製成蠟模，然後敷範土，待乾後焙烤成型，蠟胎流失，灌注銅液，冷却後剖範取鏡。這時鏡的主體紋樣多是凸起的、相當流暢的細線。東王公西王母鏡則爲淺浮雕效果，不再是平整的線刻。這時淺浮雕的特徵是紋樣的細部，如眉、目、衣褶等仍用突出的細線來表現。這種線刻和浮雕手法的結合，成爲畫像鏡的特徵。這種情形，首先普遍採用于東王公西王母鏡的鑄作。

這類鏡有的有紀年銘，如元興元年，即公元一〇五年；永康元年，即公元一六七年；熹平二年，即公元一七三年；中平四年，即公元一八七年等，主體紋飾都是東王公西王母。上海博物館藏有龍虎神人畫像鏡，中區主體紋樣的神人有一榜題爲東王公，其像似老者，戴冠，有長髯，穿長袍而坐，旁有兩羽人捧物以進；一榜題爲西王母，亦服長袍而坐，施鬟。右旁有一羽人，有榜題爲王女侍。對應的兩側爲龍和虎，即青龍相應東王公，白虎相應西王母。據記載，西王母冠飾應戴勝，紋樣中也有戴勝的西王母，但此鏡兩者冠式不同。也有形態完全相同的，只是一侍者爲男像，一侍者爲有長髻的女像，龍氏神人龍虎畫像鏡紋樣爲此類的典型，銘文中說明爲東王公、西王母，配置的紋飾除龍虎外，尚有車騎，常爲四馬駕一輿。也有一車一龍的，配置似有隨意性。此種紋樣的青銅鏡，線條相當流暢，但不甚華麗。這類鏡常發現于紹興，或稱爲「紹興鏡」，當然其他地區也有出土。另一類爲神人四組分列的東王公西王母鏡，如永康元年神人神獸鏡，中區相對的兩神人形態相似，正面坐，旁均有一獸一鳥，但冠式不同，這是唯一相異之處。一側有神人御龍，戴冕旒，當爲黃帝。對稱的另一組爲兩人并坐，一人彈琴，一人聆聽，彈琴者當爲伯牙。神像周圍有十二個方枚，每枚四字，紀年銘爲永康元年，銘文中說明上有東王公、西王母等。從紋樣看，應是東王公、西王母、黃帝除凶、伯牙彈琴，這是東漢鏡上常見的銘文與圖像。這類鏡多發現于中原地區，圖像和紹興鏡有所區別。另一種如中平四年神人神獸鏡，紋樣與之完全相同，而較永康元年鏡更爲精緻。鏡邊傳爲紹興鏡的一類中，有的在鏡邊飾雲氣紋和鋸齒紋，或者兩者組合，有的還間以禽獸紋；有的飾生動的

神話故事，如六龍御雲車載神人而飛駛；有的飾駕飛龍或鳳鳥的神人；有的飾一神捧日，一神捧月，而雲車中正面而坐者當是天神東皇太乙。紋樣雖細小但極其精巧，是東漢鏡中最爲富麗的一類。

四峰禽獸紋鏡，這種鏡由鏡心向四邊各歧出一峰，峰上有冠，底座相連。所謂四峰實際上是圖案分割的一種界欄式樣，界欄寬而稍有凹弧，採用這種紋樣的鏡，最初行用于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江蘇揚州出土一鏡，界欄內區飾熊狀獸，外區飾對龍對鳳，有細密的地紋。廣州南越王墓曾出土過兩件㊵，在界欄內區飾四鳳，外區飾四龍。另一鏡，內外均飾對稱的二龍二鳳，邊緣爲十六連弧紋，特徵相當明顯。這種鏡沉寂了一個時期之後，至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到靈帝年間，才有了比較多的出現。但是此時的四峰鏡在峰底之間飾有一獅頭，四周圍有雲氣，鏡邊內飾連弧紋，外飾連續菱紋。這類鏡有長銘文的，是在峰外的一周，簡單銘文是在鈕座周圍或在峰座之中，皆爲「長宜高官」、「位至三公」之類。在漢末和三國時期，四峰鏡衍生出一種簡樸式樣，突出峰冠，峰體低矮，兩峰之間飾變形鳥紋或對鳥紋，每組間翼尾相連，對鳥則雙喙相連，素邊。最簡單的式樣是四峰演化成雙翼戟狀，有的峰體縮小成尖突狀，分置于鈕座的四邊，尖突中線延伸至連弧紋。每邊各有對鳥，沒有浮雕，線條皆剔地，墨拓效果類似剪紙，別有一番風趣。這都是同一類基本構圖的反覆變形。延用的時間從東漢至三國，這種簡樸式的四峰鏡流行至六朝時期。

四蓮瓣佛像禽獸紋鏡，在鈕座上等分四出蓮瓣紋，瓣尖抵連弧，近乎四峰紋布置格局。

重列神人鏡，所謂重列，是指圖像和以往沿鏡周環列的構圖布局不同。以前的博局紋鏡、東王公西王母鏡、四靈鏡、伍子胥畫像鏡等，圖像的布局排列是放射形的，可以轉換方位看。而重列的畫像是上下左右排列，而且有多重，如三列、四列、五列等。因此圖案只能定向觀看。

重列神人鏡在東漢時始出現，其神人皆正面坐，爲四重排列。上海博物館藏一極其精工的東漢中晚時期的重列神人鏡，上部的一神像正面坐，旁有一侍者，左右有兩匹天祿辟邪之類的瑞獸。鈕座兩旁各有一冠式不同的神人，神人之旁均有禽獸。下部神人也正面坐，有侍者，兩



重列神人鏡　東漢

邊各有一神獸。各組神人間以渦雲相隔。有一野猪在下部隔欄之外。紋樣極其精麗，是東漢中晚期重列神人鏡中的佳作，傳爲紹興出土。另一類重列神人鏡圖像爲上下兩列，神像雖正面坐，但方向上下相向對稱，整個畫像不能定位觀看。這類鏡子有數件出土記錄，均在陝西，可見它是北方地區重列神人新出現的式樣。上海博物館藏有非常精美的同類重列神人鏡，相當一部分圖像還保存白亮的原貌。以上這兩種重列神人鏡是較早的產物，但風格南北各異。到東漢晚期，會稽和吳地發展出一種較爲規範的重列神人鏡，而北方的兩列神人鏡以後不再出現。

漢末的重列神人鏡一般有比較相似的銘文，如「□□明竟（鏡），幽□宮商，周緣容像，天帝天皇，白（伯）牙彈琴，黃帝除凶，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君宜高官，位至三公，子孫潘（藩）昌。建安十年朱氏造。」這類鏡的畫像第一列中央爲一神人正面而坐，兩肩有雲氣或光條，兩側各有一守衛的神獸，并圍有一勾曲形欄；第二列有四神，其中三神肩上有雲氣或光條，一側坐者無雲氣，身稍向中心，右第二神作彈奏狀，兩側及上方各有奇獸異鳥，并有勾曲形欄；第三列有四神，右兩位神像束髻，左一位戴冠、一位戴胄；第四列神人稍側向坐，下有平欄；第五列有一神人同第一列，但冠式不同，其旁有一鳥和一龜，并有人面鳥身神和神獸。據畫像，第一列爲天皇，第二、三列爲五帝三皇，其中彈奏者爲伯牙，第四、五列當爲皇帝除凶。這類重列神人鏡的紀年銘有東漢建安六年、建安十年、吳黃龍元年、永安七年等。重列神人鏡邊緣較狹，且常有長銘，與常見的鈕形也不同，是漢末吳地流行鏡的新式樣。一般的重列神人鏡，尤其是三國吳鏡，澆鑄的質量較差。或因蠟模使用過久而影響鑄件，常有若干紋飾漫漶不清的缺點。日本兵庫縣千石唯司氏所藏一鏡（圖版八九）雖未鑄銘文，但從形制和畫像特徵而知必爲漢末三國時鏡。其畫像極爲清晰，第一列爲天皇。第二列爲伯牙，有琴置于膝上，悠然拂弦。一般重列神人鏡中伯牙彈琴的紋飾没有刻畫得如此形神兼備的。第三列爲四帝。第四列爲一正面坐像，一側面坐像，正面坐者爲主神，側坐者當爲侍者，合上列四帝爲五帝之數。第五列爲皇帝，左右有怪獸異物。這大約是重列神人鏡比較規範的式樣，而通常此類鏡神人多寡有所不同，畫像的刻劃，有一定隨意性。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事頻繁，社會極不安定。北方地區戰爭更趨頻繁，這對社會生產力的

發展影響極大。當時的鑄鏡業也愈益衰退，從出土的青銅鏡來看，鑄造工藝遠不及漢代。另外，青銅原料的嚴重不足，導致了鐵鏡的鑄造。鐵鏡在東漢時期已有出現，但數量很少。然而在北方地區，尤其北朝後期，考古發掘中已有所發現。南方宋、齊、梁、陳的鑄鏡業，比之東漢時期也明顯衰退，但南方社會相對比較安定，而且採銅區域較多，尚有鑄鏡潛力。

長期以來，浙江會稽山陰（今紹興）和湖北鄂城（今武昌）曾出土過較多的吳鏡，吳鏡紋樣以畫像爲主，大多是漢末神人神獸鏡的延續。此外吳鏡中有銘文的鏡子很多，其中有較多的紀年鏡，如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建興、五鳳、太平、永安、寶鼎、鳳凰、天紀等，但銘文質量一般較差。比較特殊的是記載了較多的鑄匠師的姓名，如黃武六年鏡：「會稽山陰作師鮑唐鏡，照明服者也，宜子孫，陽遂，富貴老壽，臣先牛、羊、馬，家在武昌」，記這位鮑唐是會稽山陰的名師，當此之時在武昌作鏡。鮑氏所鑄之鏡還有黃龍二年鏡：「大師鮑豫而作明竟」。黃武四年鏡：「鮑師揚名無已，人去之」。黃初四年鏡：「會稽師鮑作明竟」。黃初二年鏡：「揚州會稽陰師唐豫命作竟」。此外，還有黃武七年鏡：「大師陳世造嚴作明鏡」。赤烏元年鏡：「造鏡先師名爲周公」。「師朱酉作」。永安七年鏡：「將軍楊勳所作鏡」。天紀元年鏡：「師徐伯所作明鏡」等。在鏡銘中鑄有匠師的姓名當時已成風氣，同時也成爲一種牌號。

曹魏至西晉的青銅鏡，紋飾基本上是東漢晚期北方青銅鏡的式樣，如博局紋、龍紋和四峰禽獸紋、鳥紋等，很少創新。魏地出土的青銅鏡上，書「位置三公」銘文的比較多，也有一些具有絕對年代的紀年鏡，如黃初、景初、正始、甘露、景元等。

西晉青銅鏡中的紋飾，主要是神人神獸，但圖案比較模糊，工藝欠佳。銘文中有絕對年號，如泰始、太康、元康等。

十六國到南北朝前期，由于北方戰亂不已，青銅鏡的鑄造幾乎停頓，標準的、有紀年的青銅鏡尚未發現過。但在河南洛陽龐家溝曾出土兩件北朝的青銅鏡[41]，一件是十二生肖四神鏡（圖版一〇一），內區分布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外區爲十二生肖。另一件是雲鵲鏡，器形較小，雲朵和喜鵲相間排列。洛陽岳家村三一三號墓出土北朝宜官雙龍紋鏡，鏡鈕上



十二生肖鏡　唐

下各有「宜官」兩字，兩側飾龍紋。這三面北朝鏡的風格完全不相同，可能是流傳鏡的隨葬。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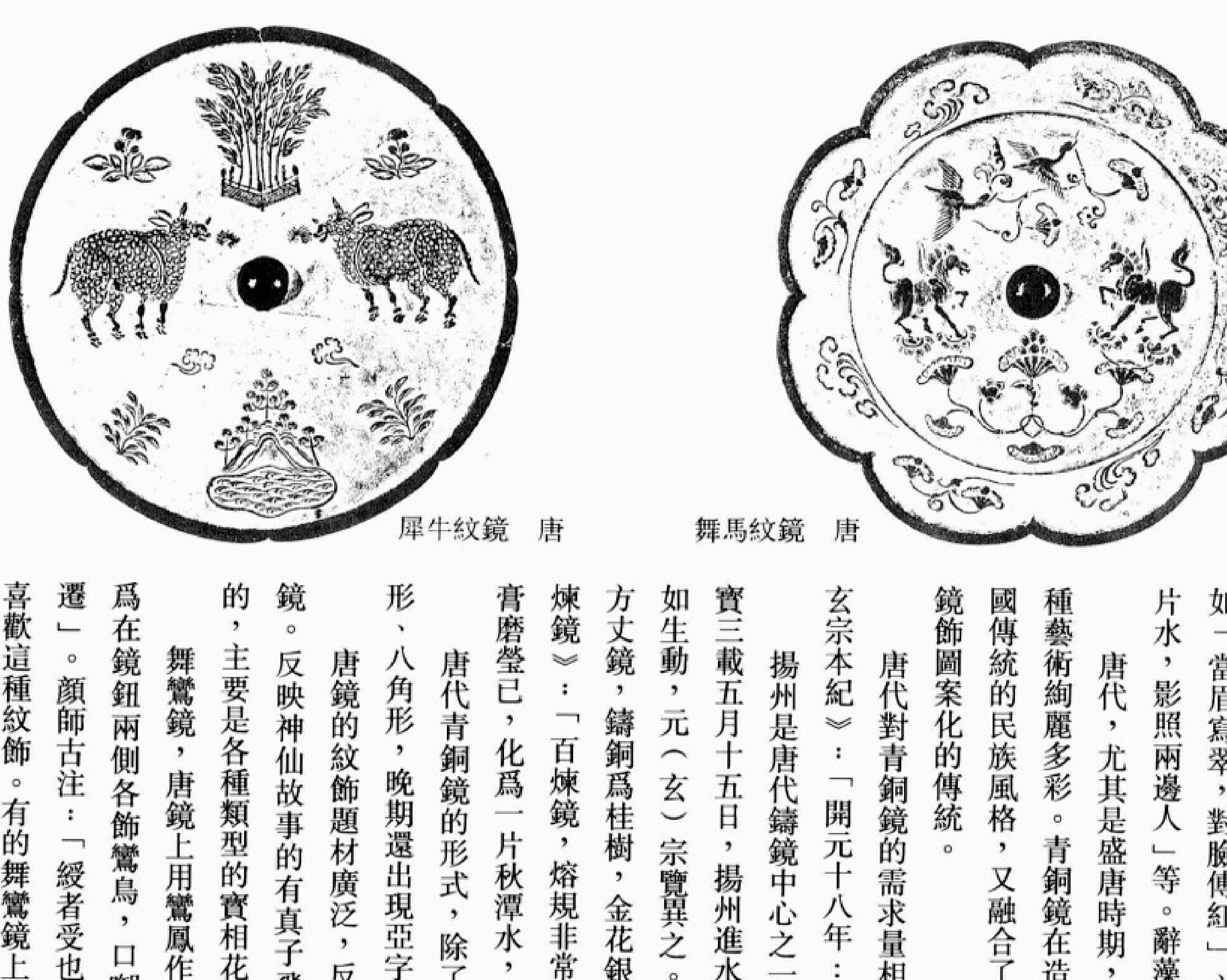
南北朝後期，如北魏、東魏、西魏及至北齊、北周等時期的青銅鏡，出土數量更少。河北吳橋大齊區西宋門鄉東魏墓曾出土一件四乳四龍鏡[42]，河北平山北齊墓出土過內清鏡[43]，河北定州北魏石函中出土五塊鏡的殘片[44]，它是分屬五件鏡上的殘片，爲漢晉之物。這些青銅鏡都不是北魏時鑄造的。至于南齊、梁、陳也沒有比較有特色的銅鏡，銅鏡的鑄造完全處于衰落的情況，主要的原因還是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和銅料的嚴重缺乏所致。

南北朝統治者崇尚奢侈，宮廷豪華，美器充盈。現今所發現的青銅鏡，僅爲百姓所習用，至于帝王所用的上好佳鏡至今尚未所聞。但是典籍所載晉傅咸「鏡賦」、周庾信「詠鏡詩」、梁劉緩照「鏡賦」、陳後主「詠鏡詩」、梁簡文帝「詠鏡詩」、南齊謝朓「詠鏡台詩」等，皆出于這一歷史時期。當時必定有精麗明鏡，方能有詩賦歌誦。《初學記》云：「晉東宮舊事曰，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一尺二寸，并衣鈕自副。漆奩盛蓋銀華金薄鏡三，銀龍頭受福蓮花鈕鏁自副。」又同書「事對」引《鄴中記》曰：「石季龍三台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有尺五寸者。」凡此種種，今皆湮滅無存。目前所見南北朝時期的青銅鏡，都不是當時最高水平的鑄作。

隋朝的建立，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唐朝的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繁榮。隋朝統治時間雖短，就鑄鏡工藝而言，已有所恢復，精美的青銅鏡再度出現，并在紋飾和銘文方面具有獨特的風格，由此引導了唐代的鑄鏡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十二生肖鏡，是隋和初唐時流行的紋飾，這是北朝青銅鏡紋樣的繼續。十二地支名從原來在鏡鈕外圍方框上，移到了鏡的邊緣上；日月、流雲、仙境等內容，改爲鼠、牛、虎、兔等十二生肖形象出現，呈圓周形排列。十二生肖爲浮雕式，而且都呈活潑的跳躍姿態。十二生肖鏡的內區，飾有四獸、五獸、六獸或八獸等紋飾。

四靈鏡，在鈕座外有方框，方框的四角有漢代博局紋中的V紋，使內區的紋飾分爲四格，各飾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這類紋飾的青銅鏡，近邊緣都有一周銘文。銘文大都爲四言駢體文，內容有贊賞青銅鏡質量精美的，如「美哉靈鑒，妙極神工」、「練形神冶，瑩質良



犀牛紋鏡　唐　　舞馬紋鏡　唐

工」、「形圓曉月，光清夜珠」、「如珠出匣，似月停空」。也有描寫婦女在閨閣整妝的，如「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玉台希世，紅妝應圖」、「玉匣盼開蓋，輕灰拭夜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等。辭藻華麗，多爲南北朝時期文學家詠鏡的詩、賦辭句。

唐代，尤其是盛唐時期，由于交通發達，與國外頻繁的交往，文化藝術的交流，使唐代各種藝術絢麗多彩。青銅鏡在造型、裝飾、工藝技法上有了很大的創新，紋樣豐富多彩，既有中國傳統的民族風格，又融合了國外的藝術精華，使紋飾活潑自由，富有生活氣息，改變了過去鏡飾圖案化的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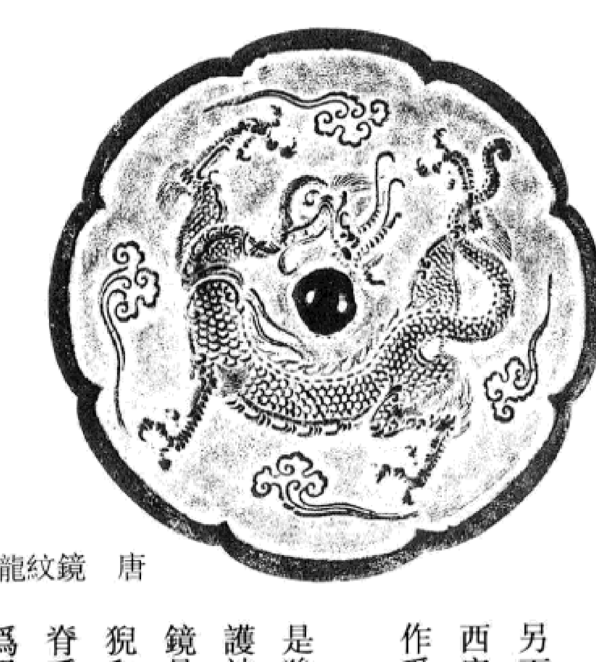
唐代對青銅鏡的需求量相當大，宮廷中常用上好的青銅鏡作爲對下屬的賞賜。《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八年……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縑彩……。」

揚州是唐代鑄鏡中心之一，鑄造的青銅鏡主要作爲進獻王室的貢品。《異聞錄》：「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白，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元（玄）宗覽異之。」唐代曾設「進鏡官」之職㊺，《朝野僉載》：「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并在鏡中」㊻。白居易的《新樂府·百煉鏡》：「百煉鏡，熔規非常規，日辰置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爲一片秋潭水，鏡成將獻蓬萊宮，揚州長史手自封」。

唐代青銅鏡的形式，除了常見的圓形和方形外，新出現的形式有菱花形、葵花形、六角形、八角形，晚期還出現亞字形等。

唐鏡的紋飾題材廣泛，反映鳥獸內容的有舞鸞鏡、舞馬鏡、狻猊葡萄鏡、蟠龍鏡、犀牛鏡。反映神仙故事的有真子飛霜鏡、榮啟奇鏡、月宮鏡、飛仙鏡、弈棋鏡。反映花卉圖案的，主要是各種類型的寶相花鏡，此外還有鬥獸鏡、山水鏡、卐字鏡、八卦鏡和銘文鏡等。

舞鸞鏡，唐鏡上用鸞鳳作爲主要紋飾的很多，因爲鸞是鳳鳥之屬，亦稱吉祥鳥，表現形式爲在鏡鈕兩側各飾鸞鳥，口啣綬帶，舞于蓮花或花枝上。據《急就篇》：「絲組縱綬以高遷」。顏師古注：「綬者受也，所以承受環印也」。綬乃印之繫，代表官秩祿位，因此唐人很喜歡這種紋飾。有的舞鸞鏡上還飾以鴛鴦、飛雁、喜鵲、鸚鵡等，使紋飾更爲生動。



龍紋鏡　唐



真子飛霜鏡　唐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舞馬鏡，鈕兩側飾對稱兩馬，馬鬃長而上飄，馬的兩蹄踏在蓮花上，另兩蹄凌空，尾上卷，張口嘶鳴，體態健壯。唐人愛馬，以馬爲題材的飾物時有發現，如陝西西安出土的鎏金舞馬啣環銀壺等。唐時還有舞馬表現于宮廷的記載。但是，在青銅鏡上用舞馬作爲紋飾的却極少見。

狻猊葡萄鏡，俗稱海獸葡萄鏡、海馬葡萄鏡、瑞獸葡萄鏡、鳥獸葡萄鏡等，但其主要紋飾是狻猊和葡萄。狻猊是獅子的別稱，從印度通過西域傳入中國。唐代佛教盛行，狻猊是佛的守護神，又是文殊菩薩的坐騎，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獅子的形象尚未進入藝術領域。狻猊葡萄鏡是唐代很有特色的青銅鏡，不僅數量多，而且流行地域廣泛。紋飾均作高浮雕，以繁密的狻猊和葡萄爲主紋，間飾孔雀、鸞鳥等。狻猊葡萄鏡有方鏡和圓鏡兩種形式，紋飾都以突起的棱脊爲界，分爲內外兩區，內區明顯大于外區。棱脊以單線和雙線爲多，還有的以蔓枝或繩索紋爲界。內區的紋飾有四類，第一類是狻猊和葡萄，狻猊從四隻到八隻不等，體態豐腴，姿態各異。第二類是孔雀和狻猊、葡萄，孔雀在鏡鈕兩側，作開屏展翅起舞狀。孔雀兩旁是四或六隻狻猊，伏地昂首。第三類是鸞鳳和狻猊、葡萄，兩鸞鳳和兩狻猊分置四角，中間以葡萄爲間隔。第四類是瑞獸和狻猊、葡萄，瑞獸神態各異，有匍伏露出背脊的，有獸角向後飄舉的，有正面而坐的，有側面回顧的，有大獸啣小獸的，有小獸嬉戲或藏于大獸腹下的。各種奔騰跳躍、動靜不一的禽獸使鏡的紋飾極富動感。這類鏡一般都較大，直徑在二十厘米左右，是狻猊葡萄鏡中最精美的。外區的紋飾變化很多，主要是飛翔和棲息的小鳥，還有蜻蜓、蝴蝶、蜜蜂等，也有飛馬、狻猊、孔雀、鸞鳥和纏繞的枝葉與葡萄。狻猊葡萄鏡的邊緣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陡立的高緣，僅有極狹的一條邊沿。另一種較寬，可飾祥雲和纏枝紋。鏡的內外區基本上分得很清楚，也有蔓枝內外相連的。此外，內區爲雙龍，外區爲葡萄，或內外都以葡萄蔓枝爲飾紋的銅鏡已不屬此類，這是狻猊葡萄鏡的變形紋樣。

犀牛鏡，犀牛體態壯實，額頂和鼻上各生一角，全身滿是圓圈狀的皺襞斑紋，四蹄足，細尾下垂。這一形象過去稱爲羊或鹿，但據獸的形象應是犀牛。古人把犀牛看成是一種神秘的靈物。在中國古代確有犀牛，它的形象在商代青銅器中就有，山東梁山出土的小臣艅犀尊，犀的



月宮鏡　唐

各部位特徵都表現得相當得體，説明當時的鑄工對犀牛的形象已相當熟悉。一九六三年陝西興平出土的西漢錯金雲紋犀尊，也極爲形似。《爾雅．釋地》：「南方之美，有染山之犀、象焉。」《山海經．中山經》：「岷山，其獸多犀、象。」《國語．楚語》：「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墨子．公孫篇》：「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可知犀牛的主要産地是在西南一帶。到了唐代，中原一帶野生犀牛已是罕見，在京畿苑囿中所豢養的犀是從國外運來的。青銅鏡的設計者對犀牛的形象已很模糊，估計没有看到過犀牛，于是成了非羊非鹿的形象。

蟠龍紋鏡，龍作爲青銅鏡上的圖案，在戰國時期已經有過，主要是蟠龍紋和交龍紋，漢鏡上的龍紋主要是四靈之一的青龍。在東漢晚期的青銅鏡上，有單個龍紋蟠曲于鈕的周圍，張口吐舌，部分體軀被鈕所掩，龍體以細直紋作爲鱗斑。廣州漢墓和紹興灕渚漢墓都有出土，但鏡式一般都比較小。唐代的蟠龍紋鏡，單體龍的形象非常雄偉，作飛躍盤旋之勢，龍角後舉，張口吐舌，四肢伸張，肢端露出三尖爪，後肢有的與尾相糾結，體軀飾繁密的鱗紋，龍的周圍有幾朵祥雲。唐代龍紋工藝甚精，外形大多爲葵花形（圖版一六七），西安唐墓出土的龍紋鏡都屬于這一類型。宋代的龍紋鏡，早期承襲唐代風格，并以雙龍爲多，分別安置在鈕的兩側，龍頭對準圓鈕，體軀較細并向上伸展，後肢與尾相交，鏡的下方有波曲的海岸線，其上有三足爐，海水中有一龜，這是宋代雙龍紋鏡的基本格局。

月宮鏡，紋樣爲嫦娥奔月故事。嫦娥原名姮娥，爲後羿妻，漢初，諱文帝名恆，改姮爲嫦，稱嫦娥。《漢書．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及之爲蟾蜍。」嫦娥竊取靈藥後奔月的傳説，先秦時已很流行。原來的傳説嫦娥奔月後化爲蟾蜍，到了唐代，月宮的故事進一步演化爲美麗和富有情趣的神話。青銅鏡紋飾中的嫦娥，已成爲一個美貌的女子，其化身蟾蜍，置于玉兔下。以月宮故事爲青銅鏡的紋飾，乃喻鏡如明月之潔净。

真子飛霜鏡，畫面分爲四區，上方有雲山日出圖和「真子飛霜」四字的田字格，左面有一片竹林，林中有一人席地而坐，長袍寬袖，膝上横一琴，作彈撫狀，前有長方几，几上有筆、筆插、圓硯、書卷等物。右面鳳凰展翅，立在石上，鏡的下方是池水山石，中有一截荷柄。對


狩獵紋鏡　唐

于鏡上「真子飛霜」四字，歷來有多種解釋，錢坫《浣花拜石軒鏡銘集》：「真子當是人名，飛霜是操名」。也有認爲真子是佛教語，稱大乘菩薩爲佛之真子。也有人認爲左面竹林中彈琴者是伯牙。這一類青銅鏡有的畫面與真子飛霜鏡相同，但無銘題。

王子喬吹笙引鳳鏡，據《列仙傳》載，王子喬爲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後成爲仙人，是古代民間廣爲流傳的故事。在唐鏡中，王子喬坐在石上雙手捧笙吹奏，旁有一鳳，展翅佇立（圖版一六一）。

榮啟奇鏡，又稱三樂鏡，上有長方格三欄銘九字：「榮啟奇問曰答孔夫子」。圖像左面爲孔夫子，戴冠，穿寬袖長袍，右手持龍頭杖，舉左手伸出兩指作發問狀。右面爲榮啟奇，戴冠，披鹿裘，彈琴而歌，神態自若，下方爲一株柳樹。故事見《列子·天端》，謂孔子游于泰山，見榮啟奇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素，鼓琴而歌，孔子問，先生所以樂，何也？榮啟奇列舉生爲人，且爲男，行年九十，此皆以爲貴，是爲三樂。這類反映唐代民俗的青銅鏡，很多地方都有出土。

狩獵紋鏡，唐代貴族盛行狩獵，這在詩、文和唐墓發現的壁畫中屢見不鮮，這是當時上層社會的體育娛樂和軍事訓練的活動。唐人喜歡狩獵，得力于統治者的提倡。《唐會要·蒐狩》載：「貞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在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長威從。上謂高昌王曲又泰曰：『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給，三樂也。』」狩獵紋鏡爲淺浮雕，獵手騎奔馬，騎者幞巾，狩裝緊身，上方有兩騎相隨，一執矛，一翻身彎弓，合獵一熊。彎弓的一騎前有逃遁的鹿，左下騎射一野豕，右下騎握彎鈎逐兔，生動地表現狩獵的情景。

唐代佛教很興盛，各種寶相花是佛教藝術中特有的花卉形象，是不存在于自然界的理念中的花卉。寶相花圖案構思精妙，它與唐鏡中繁茂的狻猊葡萄鏡相比較，具有清新幽雅之感。

唐代早期的寶相花呈團花形，這是從隋代的團花鏡中發展而來的。隋代大多是六個團花整齊的排成一周，每個團花內都有很多小花組成，這種團花當屬于寶相花一類或從寶相花衍生而

來。上海博物館收藏一件靈山孕寶團花鏡，團花中是不同形態的禽和獸，這在隋唐團花鏡中是非常少見的。

盛唐和中唐時期的寶相花簡潔疏朗，主紋是圖案形的花朵，大多以蓮花和薔薇爲主。蓮花是佛教藝術中常用的題材，中國著名的敦煌、雲岡、龍門石窟以及寺廟中，佛與菩薩的塑像大多離不開蓮花。青銅鏡上的寶相花也以蓮花爲主，有的團花完全相同，有的兩兩不同的團花相間排列。

唐代晚期有各種不同花蕾和枝葉組成的折枝花，花四到八朵，用蔓枝相連，有的以喜鵲、蜜蜂和蝴蝶點綴其間，這種花蝶鏡已不屬于寶相花的範疇。

唐代典型宣揚佛法的青銅鏡是卐字鏡，就是在鏡背中心飾一個雙鈎的「卐」字。卐字在佛教中有「呈現在大海雲天之間的吉祥徵像」之意。卐字鏡一九五六年陝西西安東郊楊家灣十三號唐墓曾經出土過，一九五四年四川成都羊子山七十號墓也出土過，同墓尚出貞元五年墓志。一九五六年河南陜縣劉家渠五號唐墓也出土過，在卐字的轉折處有「永壽之鏡」四字，墓的時代爲唐文宗開成三年[47]。一九七八年湖南益陽赫山廟第三十號唐墓也出土過，此墓主人鄧俊死于唐代李豫寶應二年，可知卐字鏡主要流行于唐代中、晚期。

青銅鏡的鑄造技術，比一般青銅器的鑄造要單純些，製造一件青銅鏡，只需鏡面鏡背兩塊泥範，并預留灌澆銅液的口槽，這是鏡範的主要部分。它的周圍尚需敷包一層相當厚度的草拌泥。灌澆銅液前鏡範必須預熱，它的預熱溫度和鑄造其他器物時陶範的預熱溫度相似。待陶範完全冷却後取出鏡子，截去澆口，然後加工磨礪鏡面和鏡邊，使之光潔明亮。一般鏡背的精細紋飾，是不可能加工修復的，因爲青銅鏡既薄硬度又高，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適當的工具可以加工。

青銅鏡的硬度，即銅和錫的配比是首要考慮的問題，我們曾對青銅鏡的碎片作過成分分析，各時代的平均值如下：

時代	銅（百分比）	錫（百分比）	鉛（百分比）
西周到春秋早期	八十六・四一五	一十一・一七六	二・四〇七
戰國	六十九・四八	二十一・九〇	七・三四
秦	六十八・四〇	二十一・九五	八・〇九五
西漢	六十八・五〇	二十三・七五	五・五五
東漢	六十七・八二	二十四・六二	五・七三
三國到南北朝	六十九・〇七六	二十一・九五四	六・五八六
隋唐	六十九・〇四八	二十三・二七	五・八二五

在幾千年的歷史時期內，鏡的合金配比，仍是相當穩定的。

《考工記》記載鏡鑑的合金是金錫半，這大約是一種比較成熟的認識，這裏所謂的金是指青銅，數量比例爲一，錫是金的一半，即一比零點五。有人解釋金錫各半合爲一份。我們曾就此作過一比一的青銅鑄塊，經測試脆弱異常，根本不能成爲器用。但是金錫半只是一般性的大數記載，實際上青銅鏡的成分測試都含有少量的鉛。含錫在百分之二十五的銅合金，其硬度已能鑄鏡，但是很脆。加極少量的鉛，是爲了改善鏡子的質地。硬度高的鏡面光亮，可以鑑于毫髮，并且抗腐蝕性能强。延長鏡面光潔度的時間，是檢驗鏡子質量最根本的問題。青銅溶液中加少量鉛以後，其成型性能有所改善，使鏡背紋飾非常清晰。戰國青銅鏡因燕下都和侯馬鑄銅遺址中曾發現陶範，它的成型和一般青銅禮器一樣，陶範是直接從母模中壓印出來的，加之銅液的成型性能優于禮器銅液，所以戰國鏡的鑄造質量往往非常精細，勝過一般青銅禮器紋飾的清晰度。

西漢以後，青銅器失蠟鑄造技術更爲普及，用失蠟法製作鏡範，進一步提高了銅鏡鑄品的質量。從現今發現的實例知道，鏡的蠟胎範用滑石製造，滑石的優點是雕刻比較容易操作，鏤礪皆宜，極精細的紋樣都能得到體現。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東漢時期用于製作蠟胎的滑石模，經實驗用石蠟翻一鏡胎，紋樣清晰，效果頗爲理想。但是，失蠟法鑄鏡的質量首先決定于蠟胎，而蠟胎的優劣又取決于滑石範。如果新製的石範使用時間不長，翻製的蠟胎一定紋理清

晰，如果使用時間過長，反復受熱、注蠟、清洗，石範表面易受損傷，因而紋飾模糊不清。這在東漢中、晚期的鏡上常可看到，有的是整體，也有是局部。另外，蠟液的質量和凝固時間的掌握可能都有關係。東漢中、晚期的鏡背有時呈現一種不均勻的條紋，這種不規則的似爲銅液凝固的條紋，實際上是石範在預熱或蠟液凝固收縮時留下的痕跡。如果用蠟液凝固，所呈現的條紋是相同的。這些雖然是次品，但是可以看出失蠟鑄造的痕跡。一般質量較差的鏡背上，常有這類跡象。但戰國至西漢時期，很少有這種情況發生，而東漢末期、三國、南北朝時期的鏡上却屢見不鮮。唐鏡上，尤其是中、晚唐的鏡上也常有發現。

青銅鏡的質量，主要體現在鏡面的磨光加工，紋飾只是工藝性的欣賞價值，鏡面則是至關重要的實用價值。漢代鏡、極少量的三國南北朝鏡以及大部分隋唐鏡的鏡面，加工極爲精到。少量保存完美的，今天仍光潔可鑑，這不能不說是鑄造史上的奇跡。磨鏡是一種專門的技術和職業，古代磨鏡者常穿街走巷，吆喝求業，在宋代繪畫中還有以此爲題材的民俗畫。銅鏡的使用，至少已經廢棄了一百餘年，即使是清代的磨鏡技術，現在也已不傳。古代青銅鏡面的磨光技術非常精良，傳世和發掘所得幾乎光潔如新的實例也屢見不鮮，這在漢鏡和唐鏡中尤爲多見。在唐鏡中有的鏡背也光潔如新，或大部呈現金屬的白亮色。遼陳國公主墓懸掛的龍紋鏡，就是這種現狀，可見遼、北宋鏡中也存在着這樣的實例。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學實驗室和上海材料研究所合作對這種白亮色的青銅鏡進行過表面處理技術的研究，經分析發現其表層是以錫爲主的元素，且非常之薄。但實際使用的錫器表層黯淡。對鏡亮面分析，發現其上有一層極薄的氧化錫膜，這層膜阻礙鏡體與空氣的接觸，保持了鏡面白亮光潔的效果[48]。

但是宋元以後的青銅鏡很少有白亮面存在，這時青銅鏡的斷面呈現黃色，紋飾的清晰度遠不如漢唐鏡，這是宋元以後銅鏡鑄造技術衰退的表現。

青銅鏡的裝飾工藝技術，紋飾中鑲嵌綠松石的，大概是青銅禮器鑲嵌技術的沿用。戰國時期禮器鑲嵌技術已經非常普遍，鑲嵌的材料有綠松石、金絲、銀絲或金片、銀片，還有紅銅絲等等，這些也都移用到青銅鏡可鑲嵌的紋飾上。有鑲嵌工藝的鏡子，分平面和套鏡兩類。套鏡是把鏡面鏡背分鑄再套合而成的，鏡面只需磨礪，而鏡背要填嵌錘壓。這類鏡子目前發現的只

是少數，在漢代的青銅鏡上，已經難見這種特殊的工藝了。

青銅鏡的鎏金工藝，是用融有黃金的汞劑塗覆在局部或整體鏡背上，通過加熱使汞蒸發，黃金就牢固地塗布在紋飾上。西漢時期鎏金的器物有較多的發現，鎏金的青銅鏡在湖南長沙出土的有中國大寧博局紋鏡（圖版五八）。此鏡除有五十二字的銘文外，尚有羽人、鳥獸和博局紋等精緻圖案，鏡的直徑達一八．六厘米，在西漢鏡中屬于大者。此外，湖南楊家山出土的博局紋鏡（圖版五七）、浙江義烏出土的尚方四神鏡、楊州東風磚瓦廠出土的博局紋鏡，紋飾都是鎏金的。鎏金青銅鏡最早出現在戰國，當時并不普遍。傳出于洛陽金村的錯金銀狩獵紋鏡（圖版三三），用錯金和鎏金相結合的手法製成，呈現出特別絢麗的藝術效果。

另有一種用筆蘸着稀釋的含金汞劑在鏡背上描繪圖像的青銅鏡，其圖像繪製得非常精緻。日本千石唯司氏收藏的東漢羽人禽獸博局紋鏡（圖版六八），仍能清晰地看出起、落、頓、挑的運筆走勢。這種技法在漢代的兵器上也有應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西漢龍鳳紋劍，除柄、刃以外都繪有極細的紋飾，其色彩是銀白色的，推測可能是高錫成分，但是用筆描繪的效果是相同的。這種技法可能因其紋飾不利于長久使用和磨擦，故後世沒有延用。但很奇怪的是，這種用筆書寫鎏塗的技術，在明清的鏡子上又重新出現，明清時期光背的鏡上有「五子登科」和「早生貴子」等字樣，筆道也極爲清晰，鎏塗光澤也極佳。

戰國時期還有彩漆鏡，是在鏡背用黑漆或朱紅漆作地，再在漆地上繪製黑、銀灰、黃三色盤結在一起的龍蛇紋，有的直接用彩漆繪各種對稱的幾何形圖案，有的還在鏡緣上施以紅色線條。河南信陽長台關曾出土過四件彩漆鏡[49]，湖南慈利石板村出土過一件彩漆方格紋方鏡[50]，鏡背髹黑漆，再用朱漆繪製方格紋。這種彩漆不易保存。

西漢時期鏡背的紋飾除了用彩漆繪製外，還有用紅、綠油彩繪製紋飾的，圖案多爲對稱的幾何紋。其方法以較厚的白粉膠固于鏡背上，然後進行彩繪，內容以人物和車馬爲主。陝西西安紅廟坡出土的彩繪人物車馬鏡（圖版四四），紋飾分內外兩區。內區以朱紅彩繪四個花朵，以淡綠色爲地、草綠色的變形鳥紋爲間隔；外區以十六連弧紋分隔成兩周，其間以朱紅彩爲地，用白色繪人物車馬等，鏡緣爲草綠色。每一種色彩都以白色線條爲間隔，色彩鮮艷。廣

州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的彩繪人物鏡，外區繪人物，有二三人爲一組站立的，有兩人持棒比武的。鏡緣爲十五内向連弧紋（圖版四二）。所繪人物、車馬和花卉皆線條流暢，用筆極爲嫻熟。有一些傳世或出土的西漢光背鏡，鏡背光滑，無凹凸紋飾，很可能就是這類彩繪鏡的原坯。

唐代的青銅鏡，不僅形式多樣，紋飾豐富，而且在鑄作工藝上更爲創新，如金銀平脱鏡、金背鏡、銀背鏡、鑲嵌螺鈿鏡等。還有一種鳥獸紋鏡，其鳥和獸的一足爲鏤空的，更爲新奇。

金銀平脱鏡是唐鏡中最爲豪華的製品，一般都比較大，在二十厘米以上。它把漆器上的平脱技術用在青銅鏡上，製作工藝比較複雜。先用金銀片做成各種花卉、禽獸、山石、人物等，粘貼于鏡背的表面，然後反復髹漆，直至蓋没金銀片的紋飾，待漆乾到一定程度，再反復壓磨，使之露出金銀片的紋飾，與鏡背渾然一體。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各種鏡子中，就有金銀平脱花鳥葵花鏡（圖版一一〇），因爲是傳世品，所以尚能保持其原來的特色。圖像用金銀片精工雕刻，紋樣爲舞鸞啣花蕾，翔鶴啣綬帶，鸞鳳啣瑞草，并有雀蝶飛舞于芳草之上。全鏡爲四組内容相同的紋飾，既對稱又和諧。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山石、芳草、舞鸞、行獵等紋飾的平脱鏡多面，圖像都極爲精緻。金銀平脱鏡當時只能爲宫廷所有，唐玄宗時曾大量鑄造各種金銀平脱鏡，對貴戚重臣有所賞賜。開元天寶年間，因鑄造金銀平脱鏡而使國庫空虚，成爲禍亂的契機。開元二年九月玄宗不得不規定「凡諸送終之具，并不得以金銀爲飾。如有違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并貶授還官。」至德二年十二月，肅宗下令「禁珠玉、寶鈿、平脱、金泥、刺綉。」代宗大曆七年再次下令「詔試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手（平）脱、寶鈿等物。」此後，鑄造金銀平脱鏡陸續減少。

金背、銀背鏡，背面完全没有紋飾，僅有一周較寬的邊緣。鏡背的金殼或銀殼是用黄金或白銀在模子内錘打成薄片，再壓印突起的紋飾，然後經過鏨刻而成的。有些銀背鏡還鎏金。在青銅鏡或鐵鏡的背面貼上金殼或銀殼，這一技術在漢代已有，但壓印的紋飾都很淺，而且發現很少。在唐代這種壓印技術得以提高，使紋飾呈現高浮雕效果，有的鳥和獸的足還是鏤空的，這是一種新的技術。

唐代的青銅鏡主要是揚州鑄造的，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揚州廣陵郡，大都督府……貢金、銀、銅器、青銅鏡。」揚州所鑄之鏡不但質量好，而且數量多，廣爲流傳，影響很大。唐代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交流傳播廣泛，在日本、朝鮮、蒙古、前蘇聯及伊朗等國，都先後發現過中國唐代鑄造的青銅鏡。

唐代以後，中國的鑄鏡業日趨衰退，銅的成分也有比較大的變化。

北宋初期銅鏡的形式，尚有一些唐代遺風，除唐代已有的形式外，還有亞字形、鐘形、鼎形、心形、盾形、瓶形、扇形鏡和柄鏡。宋鏡的紋飾受當時繪畫的影響，以各種纏枝花卉爲題材的較多，花卉有芙蓉、菊、蓮，有的配有鴛鴦、鸞鳳、孔雀、喜鵲等，此外，還有以八卦、人物故事作爲紋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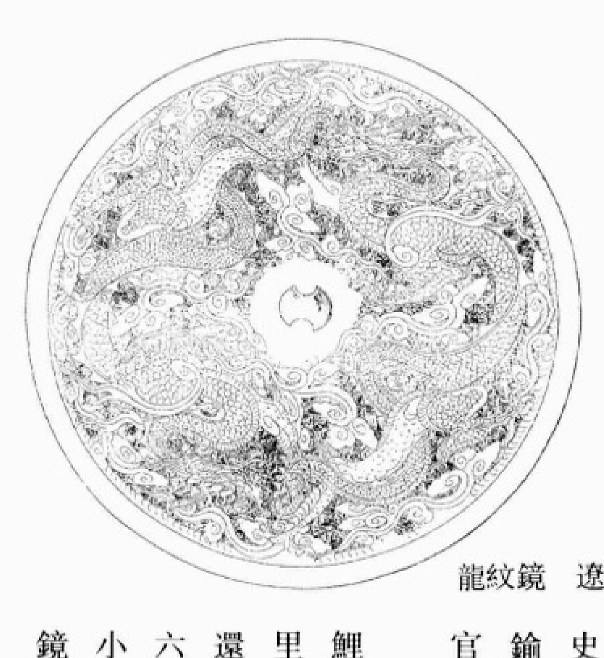
南宋時期，浙江的湖州、杭州，江西的吉州、饒州，江蘇的建康，福建的福州，湖南潭州，四川成都等地都有製鏡的記載。當時鑄鏡業有官府經營的，也有私家經營的。湖州成爲鑄鏡業的集中地區，產品數量很多。所鑄銅鏡以素地爲主，在鏡背長方框內鑄銘文，但常用正楷標明牌號或廣告用語，如「湖州儀鳳橋石家真正一色青銅照子」、「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湖州薛敬侯造」等，這都是私家作坊造的銅鏡。官府鑄造的如「湖州鑄鑒局造」、「臨安府小作院監造官王室」等，也有一定數量。

宋鏡銘文中稱鏡爲「照子」，據《宋史．太祖本記》載，主要是爲了避宋太祖祖父趙敬之諱。但在宋鏡銘文中，也有直書鏡字的，如「韋家鐵鏡」、「李道人造，匪鑒斯鏡」等。銘文中還有稱「監子」的，如「湖州石十三郎自照青銅監子」。

湖州鏡的數量很多，不僅在江南有大量出土，而且通過經商等渠道流傳到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等地的也不少。有的湖州鏡的邊上還刻有地方官的花押。

宋代比較特殊的紋飾有蹴踘紋和八卦紋，蹴踘就是踢足毬，右側一男子頭戴幞巾，身穿長服，上身前傾；左側有一梳高髻的女子，穿長衣，正在踢毬，毬正落在女子脚尖上。後面有侍童和雙髻女子，背景爲流雲、太湖石和小草。蹴踘紋鏡傳世有幾件，圖案幾乎相同。

八卦鏡，唐代中期就有，但宋代八卦圖像是一種比較流行的紋飾，此外還有四靈、十二生



龍紋鏡　遼

肖、二十八宿和吉語銘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熙寧六年，即公元一〇七三年的八卦紀年鏡，河北山海關徵集的元祐癸酉，即公元一〇九三年的八卦紀年鏡，都屬于北宋時期。

遼代的銅鏡，早期受中原文化影響仿製漢唐紋飾的較多，仿製的質量很差。在流傳的遼鏡中，比較有特色的是龜背紋鏡，這是受佛教影響和宋代錢紋圖案相結合的一種紋飾，採用方圓相間的形式，有的在方圓間的四角中安置蜂、蝶和人物。這類銅鏡都比較大，直徑有二十至三十厘米，圓鈕、體薄。遼代晚期，銅鏡的風格有所改變，盛行的是重圈紋、荷葉紋或以契丹文字作爲圖案，鏡體較厚，鈕較大而呈扁圓形。比較精緻的有龍紋鏡，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和遼寧凌源馬家溝遼墓出土的蟠龍紋鏡與唐代的蟠龍紋鏡形似，龍頭昂起，角後舉，體軀扭轉蟠曲，足粗壯有力，三爪尖長而內鈎，尾與後肢交纏，體肢滿飾鱗紋。內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龍鎮陳國公主墓出土的蟠龍紋鏡，直徑達四十四厘米，鏡呈白色，光亮如新。也有雙龍紋鏡，如遼寧阜新紅帽子鄉塔子山塔基出土的雙龍紋鏡（圖版一九三），直徑三八．五厘米，紋飾纖細，是用特殊方法刻劃出來的。

金代戰爭頻繁，金屬缺乏，銅禁極嚴，并規定銅鏡、銅錢等一律官鑄，不得私營，《金史》載，正隆二年：「私鑄銅鏡當法徒。」又載：「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鍮器。」大定十一年：「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禁令後，銅鏡一律由官府鑄造，新鏡或舊有銅鏡都要經過官方司法部門驗檢、簽押方可使用，因此金鏡傳世較少。

金鏡中比較典型的是雙鯉鏡，主題是同向游動的雙鯉紋，活潑生動，有的還有水波紋。雙鯉成爲金代紋飾的標志，這與女真人長期居住在長白山和松花江之間有關，松花江綿延數百公里，盛產鯉魚，女真人從事漁獵，選擇鯉魚作爲生活日用品上的裝飾是很自然的。此外，鯉魚還是祥瑞的象徵。據《金史．五行志》記載，皇太子、親王佩玉魚，一品官至五品官佩金魚，六品官、七品官佩銀魚，可見女真人對鯉魚的寵愛。金代不僅在銅鏡上飾雙鯉紋，在龍泉窰的小盆內往往也飾雙鯉紋。河南南陽市博物館有兩面雙鯉紋鏡，有銘文「承安二年鏡子局造鏡」，這是當時官府鑄造的。民間私鑄的雙鯉紋鏡紋飾模糊，線條粗疏，質量很差。

四獸鏡或四獸葡萄鏡，是仿唐代狻猊葡萄鏡的紋飾，在鏡的外圈還有「承安三年上元日，

陝西東運司官造，監造祿事任（押），提控運使高（押）」等銘文。一九七〇年河北唐縣出土的吳牛喘月鏡[51]，紋飾上部是月亮、星座和流雲，中部是水波和小草，下部是臥牛翹首望月，外圍一周銘文：「明昌七年陝西東路轉運司官局造監造官祿事馬（押）」。這些都是金代的標準鏡。也有利用前代的銅鏡，或在當時的鏡緣上刻泰和四年等字樣的[52]。此外還有蟠龍鏡、花卉鏡和人物故事鏡等。

金太原府錄事司官鏡（圖版二〇三），鏡緣有銘：「太原府錄事司官記押」，據《金史·百官志》載：錄事司是主管司法、獄訟和警巡的官署，錄事爲錄事司的最高行政長官。金代銅禁甚嚴，未經官方許可，不得私鑄和買賣，在銅鏡上刻記官押，是金鏡的重要特徵之一。有的鏡僅刻「官押」兩字，也有「真德州驗記官押」、「禹城縣官押」、「左巡院驗記官押」。有的金鏡有兩次驗記，這是銅鏡已易地銷售，銷地官方重新檢驗的簽押。

元代銅鏡大多利用宋鏡和金鏡，沒有新的創造，在元墓中發現的銅鏡以素地爲多。

龍的題材歷代都有，元代也有雙龍鏡，而且還鑄上年號，其中以至元四年爲多。元代受道家思想影響，在銅鏡中出現八仙的形象作爲紋飾。比較確切的元代銅鏡傳世較少，也可能因爲鑄造粗糙，不爲人們所珍藏。

明代鑄鏡業仍以湖州爲主，其中以薛氏所鑄之鏡爲最，如「薛思溪」、「薛岐山」、「薛惠公」即「薛晉侯」，還有萬曆時的「薛懷泉」等。

明代銅鏡中有一部分是仿漢唐時期的銅鏡紋樣。仿製前代的銅鏡早已有之，但宋代以後較多，大都以《宣和博古圖》爲藍本，根據圖案複製，但銅質、風格、厚薄都有很大區別。另一種是利用古鏡作模直接翻鑄，用這種方式製作的銅鏡，紋飾極模糊，有的在紋飾間加鑄長方框，框內有鑄造作坊名號或鑄造者姓名。金華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有一件用東漢車馬鏡翻鑄的鏡模，其上加鑄「薛家造」字樣。仿漢鏡主要是見日之光鏡、內清鏡、博局紋鏡和神人車馬鏡，仿唐鏡主要是狻猊葡萄鏡。

明洪武年間的雲龍紋鏡傳世較多，有洪武廿二年和廿四年的，鑄在左面長方框內，字跡模糊。萬曆年鑄的銅鏡，紀年多用干支，如萬曆癸未天上人間鏡，萬曆辛卯薛懷泉造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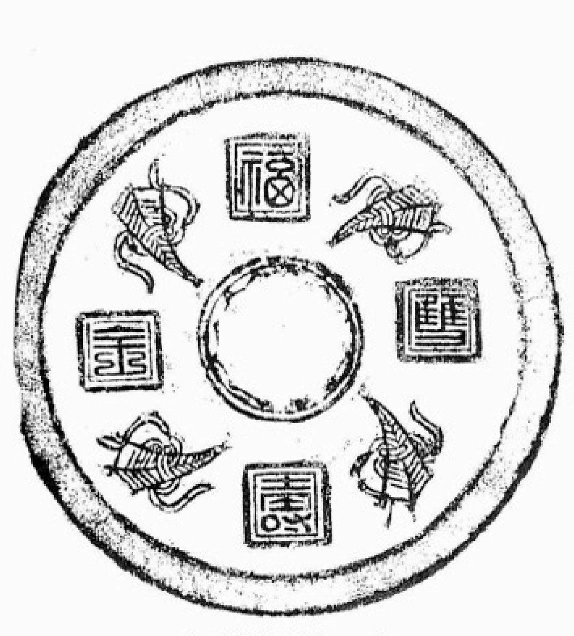
明代銅鏡都較大，邊緣突起，圖案呈高浮雕，紋飾有八寶、如意、五子登科等，有的還用「長命富貴，狀元及弟」、「爲善最樂」等吉語銘文。

清代早期的銅鏡是繼承明代的形式，中期以後銅鏡的形制更大，鏡背以花卉爲主要紋飾，有的用四字吉語，如「三元及第」、「福壽雙全」、「壽山福海」、「百子團圓」等，也有的在素鏡上用白銀書寫吉語。這一特殊工藝東漢時期已開始使用，其間中斷了若干年，清代又繼續使用。

傳說明代已有玻璃鏡傳入中國，但因數量少，只有高級官員才能享用，對銅鏡的鑄造尚没有構成威脅。明末清初玻璃鏡大量輸入，有的玻璃鏡還鑲金飾玉，華麗奪目，照容清晰，逐漸博得人們的好感，并被普遍流傳和使用。至此，青銅鏡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一些邊遠地區仍在使用銅鏡，質量已遠不如前了。

中國青銅鏡流傳了約四千年，而今，青銅鏡的使用離開我們已有很長時間，歷代流傳于世的達數萬件，它已經作爲珍貴的歷史文物和古代藝術品而被國家博物館或私人長久保存。


雙鳳牡丹紋鏡　元


福壽雙全鏡　清

附注

① 青海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② 李虎侯：《齊家文化銅鏡的非破壞鑒定》，《考古》一九八〇年四期。

許新國：《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③ 石志廉：《齊家文化銅鏡》，中國文物報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④ 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的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册，一九五八年。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⑥ 谷飛：《一九八六年安陽大司空南地的兩座殷墓》，《考古》一九八九年七期。

⑦ 郭寶鈞：《浚縣辛村》，科學出版社，一九六四年。

⑧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圖一四四，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二年。

⑩ 王光永、曹明檀：《寶鷄市郊區和鳳翔發現西周早期銅鏡等文物》，《文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期。

⑪ 同⑩

⑫ 韓偉、吳鎮烽：《鳳翔南指揮西村周墓的發掘》，《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二年四期。

⑬ 淳化縣文化館：《陝西淳化史家塬出土西周大鼎》，《考古與文物》一九八〇年二期。

⑭ 北京文物管理所：《北京地區的又一重要考古收獲》，《考古》一九七六年四期。

⑮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滿城要莊發掘簡報》，《文物春秋》一九九二年增刊。

⑯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一九八〇年四期。

⑰ 顧鐵符：《長沙五二、八二六墓在考古學上諸問題》，《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十期。

⑱ 高至喜：《論楚鏡》，《文物》一九九一年五期。

⑲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站：《內蒙古寧城縣南山根一〇二號石槨墓》，《考古》一九八一年四期。

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站：《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三年二期。

㉑ 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一九七七年一期。

㉒ 魏海波：《遼寧本溪發現青銅短劍墓》，《考古》一九八七年二期。

㉓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調查和墓葬發掘》，《考古學集刊》第五期。

㉔ 《哈密古代文明》，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㉕ 新疆考古研究所、和靜縣文化館：《和靜察吾乎溝四號墓地一九八七年度發掘簡報》，《新疆文物考古所收獲》，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陶範藝術》，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㉗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歷代銅鏡紋飾》，河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㉘ 周世榮：《湖南出土歷代銅鏡》，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㉙ 同㉘

㉚ 同⑱

㉛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出土銅鏡圖錄》，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年。

㉜ 同㉛

㉝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以下凡提到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青銅鏡均見此書。

㉞ 同㉛

㉟ 梅原末治：《漢以前古鏡的研究》，內外出版印刷株式會社，一九三五年。

㊱ 同㉗

㊲ 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小林出版部，昭和十二年。

㊳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工作委員會：《中山王國文物展》圖四十四。

㊴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一期。

㊵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㊶ 洛陽博物館：《洛陽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㊷ 張平一：《河北吳橋縣發現東魏墓》，《考古通訊》一九五六年六期。

㊸ 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一九七三年十一期。

㊹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一九六六年五期。

㊺ 《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匯編·考工典·鏡部》，中華書局影印本二二七卷。

㊻ 《格子鏡原》五十六卷香奩器物類。

㊼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一九五六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一九五七年四期。

㊽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學論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㊾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㊿ 柴煥波、高中曉：《湖南慈利石板村三十六號戰國墓發掘報告》，《文物》一九九〇年十期。

(51) 同㉗

(52) 陶富海：《山西襄汾縣的四座金元時期墓葬》，《考古》一九八八年十二期。
許玉林、崔玉寬：《遼寧鳳城縣發現金代刻銘銅鏡》，《文物》一九八三年四期。

目錄



一　七角紋鏡　齊家文化



二　三角紋鏡　齊家文化



三　葉脈紋鏡　商代晚期



四　同心圓紋鏡　商代晚期



五　素鏡　西周早期



六　鳥獸紋鏡　春秋早期



七　四葉紋鏡　戰國



八　變形龍紋鏡　戰國



九　三龍紋鏤空鈕鏡　戰國



一〇　三龍紋鏡　戰國



一一　三龍紋鏡　戰國



一二　四龍紋鏡　戰國



一三　四鳳紋鏡　戰國



一四　四獸紋彩繪鏡　戰國



一五　透雕龍鳳紋鏡　戰國



一六　鑲嵌綠松石透雕幾何紋鏡　戰國



一七　透雕四鳥紋方鏡　戰國



一八　透雕龍紋方鏡　戰國



一九　透雕鳳紋方鏡　戰國



二〇　蟠龍紋鏡　戰國



二一　三山紋鏡　戰國



二二　四山紋鏡　戰國



二三　四山紋鏡　戰國



二四　五山紋鏡　戰國



二五　五山紋鏡　戰國



二六　六山紋鏡　戰國

七　六山紋鏡　戰國





二八　變形菱紋鏡　戰國



二九　四瓣花菱紋鏡　戰國



三〇　四虎紋鏡　戰國



三一　虎紋鏡　戰國



三二　鑲嵌幾何紋三鈕鏡　戰國



三三　錯金銀狩獵紋鏡　戰國



三四　鑲嵌玉琉璃鏡　戰國



三五　狩獵紋鏡　戰國



三六　四猴蟠龍紋鏡　西漢



三七　透雕龍紋三鈕鏡　西漢



三八　大樂貴富蟠龍紋鏡　西漢



三九　四龍連弧紋鏡　西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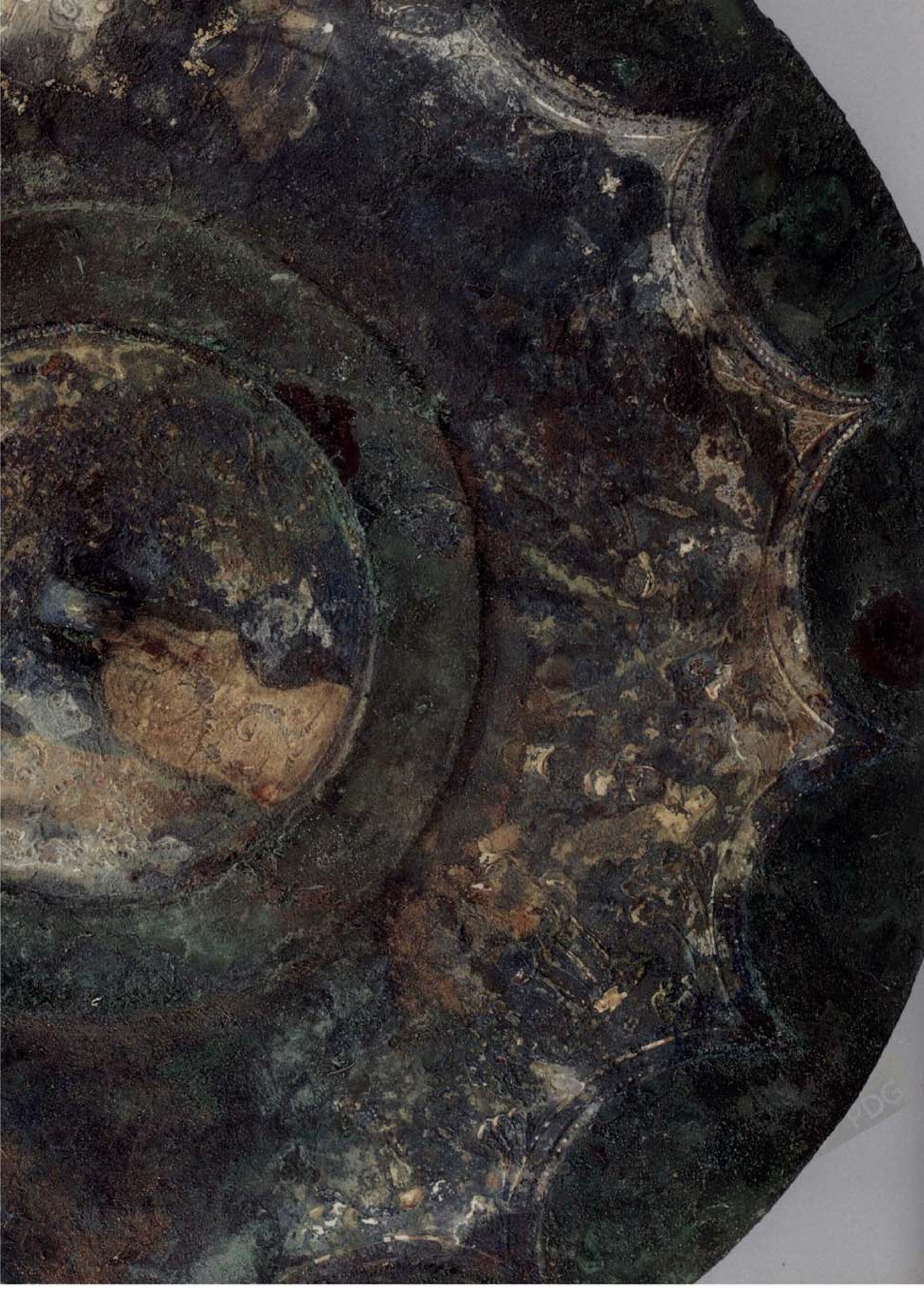
四〇　四龍連弧紋鏡　西漢



四一　星雲紋鏡　西漢



二、四三　彩繪人物鏡　西漢





四四　彩繪人物車馬鏡　西漢



五〇　潔清白鏡　西漢



五一　湅冶銅華鏡　西漢



五二　家常貴富鏡　西漢



五三　傳子孫四神鏡　西漢



五四　長貴富連弧紋鏡　西漢





五六　長宜子孫四神紋鏡　西漢

五五　龍紋五鈕長方鏡　西漢



五七　鎏金博局紋鏡　西漢

五八　鎏金中國大寧博局紋鏡　西漢





五九　始建國二年新家鏡　新莽



六〇　天鳳二年常樂富貴鏡　新莽



六一　尚方鳥獸紋鏡　新莽



六二　永康元年神獸鏡　東漢



六三　熹平三年獅紋鏡　東漢



六四　中平四年神獸鏡　東漢



六五　建安七年神獸鏡　東漢



六六　建安十年神獸鏡　東漢



六七　建安十年神獸鏡　東漢



六八　羽人禽獸博局紋鏡　東漢



六九　描金四靈博局紋鏡　東漢



七〇　漢有善銅博局紋鏡　東漢



七一　尚方博局紋鏡　東漢



七二　長宜子孫連弧紋鏡　東漢



七三　四龍紋鏡　東漢



七四　四獸紋鏡　東漢



七五　神獸紋鏡　東漢



七六　龍虎紋鏡　東漢



七七　王氏四獸紋鏡　東漢



七八　青蓋龍虎紋鏡　東漢



七九　吕氏神獸鏡　東漢



八〇　蔡氏神人車馬鏡　東漢



八一　龍氏神獸鏡　東漢



八二　柏氏伍子胥鏡　東漢



八三　柏氏神人車馬鏡　東漢



八四　騶氏神人車馬鏡　東漢



八五　周是神人車馬鏡　東漢



八六　神人車馬鏡　東漢



八七　神人龍虎鏡　東漢





八八　吾作神獸鏡　東漢



八九　神獸鏡　東漢



九〇　仙人騎馬神獸鏡　東漢



九一　天王日月神獸鏡　東漢



九二　八子神獸鏡　東漢



九三　神獸鏡　東漢



九四　太平元年神獸鏡　三國·吳



九五　永安五年神獸鏡　三國·吳



九六　碩人神獸鏡　三國·吳



九七　神獸鏡　三國·魏



九八　八鳳佛像鏡　西晋



九九　鎏金九子神獸鏡　南朝



○○、一○一　十二生肖四神鏡　北朝





一〇二　淮南起照八獸鏡　隋



一〇三　淮南起照神獸鏡　隋



一〇四　賞得秦王神獸鏡　隋



一〇五　仙山并照四神鏡　隋



一〇六　靈山孕寶四靈鏡　隋



一〇七　靈山孕寶團花鏡　隋



一〇八　靈山孕寶神獸鏡　隋



一〇九　明逾滿月神獸鏡　隋



一一〇　金銀平脱花鳥葵花鏡　唐



一一一　金銀平脱花鳥葵花鏡　唐



一一二　金銀平脱鸞鳥啣綬鏡　唐



一一三　金銀平脱羽人花鳥葵花鏡　唐



一一四　鑲嵌螺鈿人物花鳥鏡　唐



一一五　鑲嵌螺鈿蓮花葵花鏡　唐



一一六　鑲嵌螺鈿花鳥葵花鏡　唐



一一七　鑲嵌螺鈿雲龍紋鏡　唐



一一八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一一九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〇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一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二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三　銀背鎏金雙鳥葵花鏡　唐



一二四　銀背鎏金鳥獸葵花鏡　唐



一二五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六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七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八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一二九　金銀平脱葵花鏡　唐



一三〇　狻猊葡萄方鏡　唐



一三一　狻猊孔雀葡萄鏡　唐



一三二　狻猊葡萄鏡　唐



三三、一三四　狻猊葡萄鏡　唐





一三五　狻猊葡萄鏡　唐



一三六　狻猊葡萄鏡　唐



一三七　狻猊葡萄鏡　唐



一三八　飛天葵花鏡　唐



三九、一四〇　鑑若止水鏡　唐


妃往照鸞翔鳳舞



一四一　鳥獸菱花鏡　唐



一四二　雙鸞葵花鏡　唐



一四三　雙鸞葵花鏡　唐



一四四　雙鸞葵花鏡　唐



一四五　雙鸞葵花鏡　唐



一四六　雙鸞啣綬葵花鏡　唐



一四七　雙鸞啣綬葵花鏡　唐



一四八　雙鸞啣綬葵花鏡　唐



一四九　飛鳥菱花鏡　唐



一五〇　飛鳥菱花鏡　唐



一五一　仙人騎獸菱花鏡　唐



一五二　仙人騎獸菱花鏡　唐



一五三　鳥獸紋鏡　唐



一五四　打馬毬菱花鏡　唐



一五五　打馬毬菱花鏡　唐



一五六　打馬毬菱花鏡　唐



五七、一五八　狩獵紋菱花鏡　唐





一五九　狩獵紋鏡　唐



一六〇　竹林七賢鏡　唐



一六一　吹笙引鳳葵花鏡　唐



一六二　榮啓奇葵花鏡　唐



一六三　寶相花菱花鏡　唐



一六四　寶相花葵花鏡　唐



一六五　雙鳳牡丹鏡　唐



一六六　蟠龍紋葵花鏡　唐



一六七　雲龍紋葵花鏡　唐



一六八　雲龍紋葵花鏡　唐



一六九　雲龍紋葵花鏡　唐



一七〇　雙獅紋鏡　唐



一七一　日月貞明八卦鏡　唐



一七二　山海神人八角鏡　唐



一七三　武德軍十二生肖鏡　五代



一七四　嘉熙戊戌雙龍紋葵花鏡　南宋



一七五　滿江紅詞菱花鏡　南宋



一七六　飛仙龍虎紋菱花鏡　南宋



一七七　蹴踘紋鏡　南宋



一七八　人物花鳥菱花鏡　南宋



一七九　鳥獸紋葵花鏡　南宋



一八〇　八卦菱花鏡　南宋



一八一　纏枝花亞形鏡　南宋



一八二　錢紋方鏡　南宋



一八三　乾統七年鏡　遼



一八四　四蝶錢紋鏡　遼



一八五　四童龜背紋鏡　遼



一八六　菊花龜背紋鏡　遼



一八七　迦陵頻伽紋鏡　遼





一八八　菊花紋鏡　遼



一八九　巻草花紋鏡　遼



一九〇　連錢錦紋亞形鏡　遼



一九一　蓮花紋亞形鏡　遼



一九二　龍紋鏡　遼



一九三　龍紋鏡　遼



一九四　寶珠雁紋鏡　遼



一九五　四童戲花葵花鏡　金



一九六　雙龍紋鏡　金



一九七　雙龍紋鏡　金



一九八　雙鯉紋鏡　金



一九九　雙鯉紋鏡　金





二〇一　龜鶴人物鏡　金

二〇〇　吳牛喘月紋柄鏡



二〇二　韓州司判牡丹紋鏡　金



二〇三　太原府錄事司官葵花鏡　金



二〇四　唐王游月宮鎏金菱花鏡　元



二〇五　仙鶴人物鏡　元





二〇七　柳毅傳書鏡　元

二〇六　洛神菱花柄鏡





二〇九　五子登科鏡　明

二〇八　人物故事柄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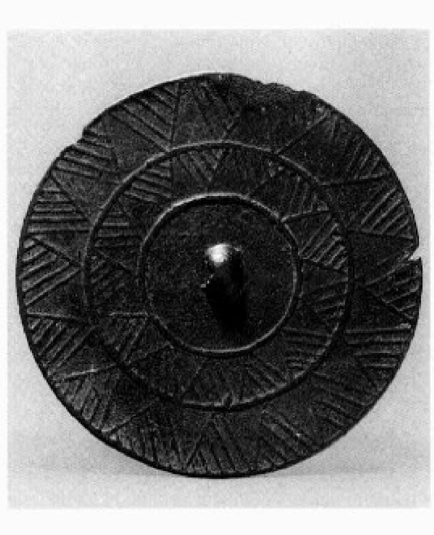
二一〇　宣德吳邦佐造雙龍鏡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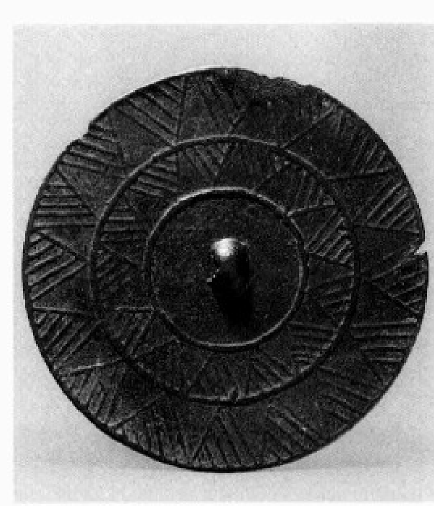
一一　嘉慶慎思堂十二生肖柄鏡　清


東
寶
萊
鏡



二一二　百子圖鏡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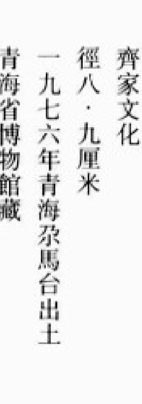


一　七角紋鏡

齊家文化
徑八．九厘米
一九七六年青海尕馬台出土
青海省博物館藏

鏡背兩弦紋間以三角紋折轉成不規則的七角形圖案，角與角之間飾斜線紋。鏡鈕殘損，故于邊緣處穿兩孔，便于繫繩懸掛。此鏡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銅鏡之一，圖案設計精美，鑄造工藝高超，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本圖攝影：賈鴻鍵





二　三角紋鏡

齊家文化
徑一四．六厘米
傳甘肅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弓形鈕，無鈕座。鈕外飾凸弦紋三周，內圈平素無紋飾，中圈排列十三組三角紋，角與角間飾平行斜線，外圈排列十六組三角紋，三角紋大小不等，不甚規則。此鏡紋飾古樸，是我國目前發現的較早銅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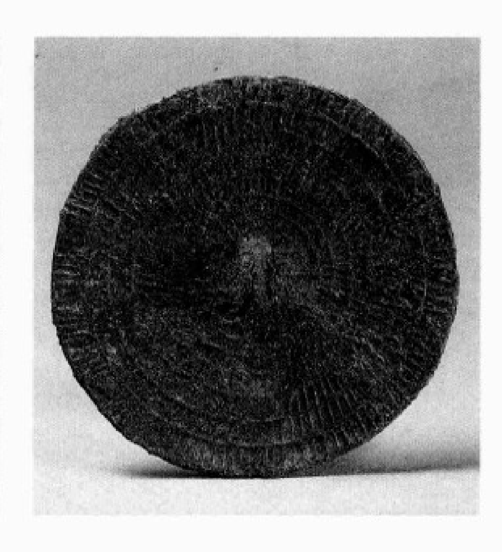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三　葉脈紋鏡

商代晚期
徑一一．五厘米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弓形鈕。鏡背飾凸弦紋三周，一周平素無紋飾。二周四出平行雙線把鏡紋分爲四區，每區由放射直線、斜線組成排列有序、莖脈分明的兩片樹葉形，相對兩區紋飾相同。外側整齊排列乳釘一周。

本圖攝影：姜言忠



四　同心圓紋鏡

商代晚期
徑一一・八厘米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弓形鈕。以鏡鈕爲圓心，飾同心圓紋，六圓間密布豎直短線，形成由內向外輻射狀光芒。此鏡較薄，紋飾簡練，是目前出土的較早銅鏡之一。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五　素鏡

西周早期
徑六・五厘米
一九五八年陝西寶鷄市郊出土
陝西省寶鷄市博物館藏

橋形鈕，無鈕座。通體光素無紋。是西周時期罕見的銅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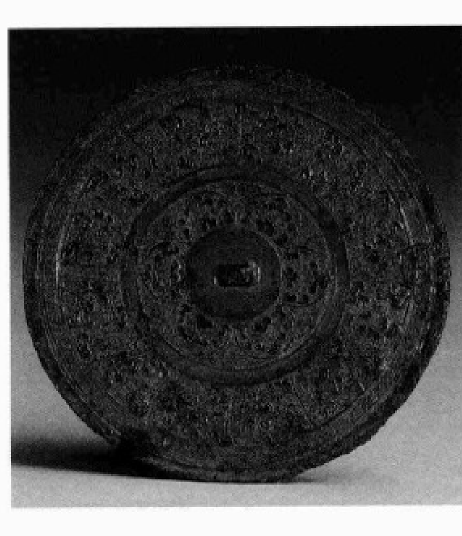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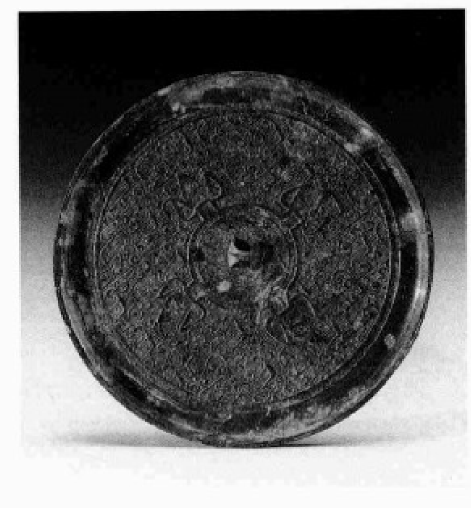
（胡智升）　本圖攝影：李　凡



六　鳥獸紋鏡

春秋早期
徑六・七厘米
一九五七年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弓形鈕。鈕上方爲一張口翹尾、頭有雙角豎立的小鹿，下方飾一展翅飛翔的鳥紋，左右各飾一虎，張口露齒，足向上屈，利爪張開。紋飾用陽線勾勒。

七　四葉紋鏡

戰國
徑一一·七厘米
一九五二年湖南長沙絲茅冲七十八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四葉紋，均勻地排列在鈕座外的弦紋上，葉外以羽狀紋和細點紋爲地。

（熊建華）

八　變形龍紋鏡

戰國
徑一一厘米
一九六五年山西長治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橋形鈕。內區爲六片蓮瓣紋，內飾羽翅狀龍紋，外區環列十二組變形龍紋，邊緣飾綯紋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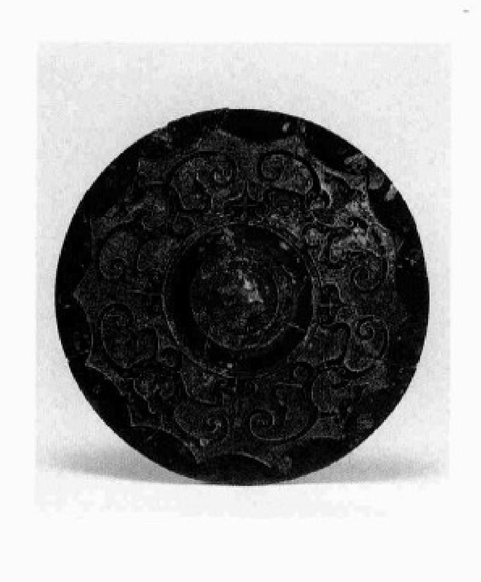
九　三龍紋鏤空鈕鏡

戰國
徑一六·五厘米
一九五三年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鏤空圓鈕。主紋爲三龍，龍身如蔓枝，極具圖案化。龍首有獨角，張口露齒。地紋爲細密的雲雷紋。

（熊建華）





一〇 三龍紋鏡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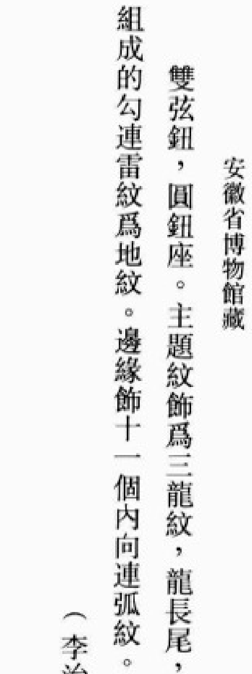
徑一五・二厘米

一九五二年湖南長沙蓉園八五六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四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三組變形龍紋，龍身盤曲如枝蔓，龍與龍之間相交接處飾勾連菱形圖案。

（熊建華）



一一 三龍紋鏡

戰國

徑一五・九厘米

一九七五年安徽和縣西漢墓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雙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三龍紋，龍長尾，一足而立，作追逐狀。以雲紋組成的勾連雷紋爲地紋。邊緣飾十一個內向連弧紋。

（李治益） 本圖攝影：鄭 華



一二 四龍紋鏡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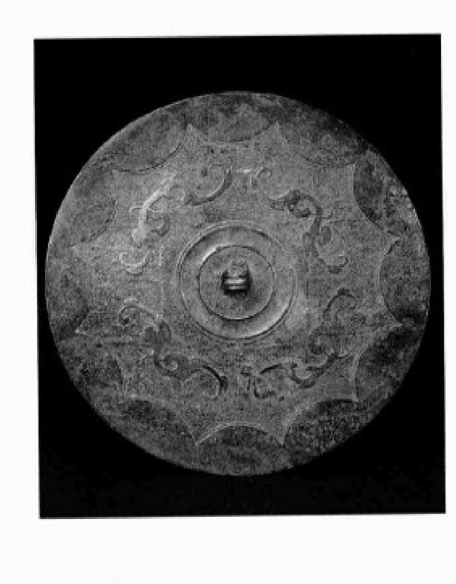
徑一四・五厘米

一九五五年湖南長沙潘家坪六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四條盤曲的龍，張口卷尾，線條簡潔，間以蓮瓣狀葉紋。以細密的雷紋、三角紋爲地紋。邊緣飾十四個內向連弧紋。

（熊建華 國 紅）







一三　四鳳紋鏡

戰國

徑一三・七厘米

一九五七年陝西西安郊區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四鳳鳥環鈕配列。地紋爲雲雷紋。邊緣飾連弧紋。

（張沛心）　本圖攝影：邱子渝



一四　四獸紋彩繪鏡

戰國

徑一九厘米

一九五二年湖南長沙斗笠坡七四四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四獸，獸身扭轉，張口豎耳，獸尾極長，尾端似有一花結，以羽狀紋爲地紋。鏡緣朱繪菱紋，大部已脱落。

（熊建華）

一五　透雕龍鳳紋鏡

戰國

徑二〇・五厘米

一九七六年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透雕圓鈕，柿蒂紋鈕座。鏡雙層結合，鏡背嵌入鏡面。一周雲雷紋將紋飾分爲內外兩區，內區是透雕蜷屈的龍鳳紋四組。外區飾雙線交叉幾何紋，緣平素無紋。此鏡紋飾精美，工藝精細。

本圖攝影：孫克讓



一六　鑲嵌綠松石透雕幾何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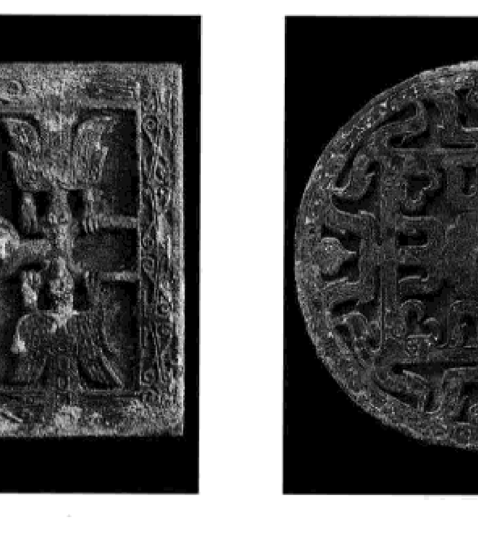
戰國

徑一〇・六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小鈕，四瓣蓮花紋鈕座。內區呈方形，沿鈕座飾花紋。方框以外爲外區，四方各飾幾何形圖案，圖案上有纖細的雲紋。鈕座、方框及鏡緣外都用綠松石鑲嵌。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七　透雕四鳥紋方鏡

戰國

邊長八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鏡背中間有一橫檔，上有小鈕，葉形鈕座，橫檔各分二枝與鏡邊相接。主紋爲鳥，呈背向展翅狀，伸出二爪攀附于橫枝上。鳥體羽翼各有羽毛紋，其間用朱砂填色，四邊飾雲紋。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八　透雕龍紋方鏡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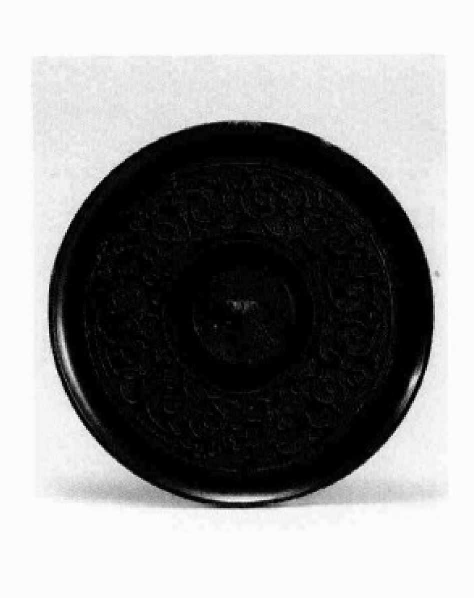
長一一・二、寬一一厘米

一九八八年河南洛陽西工區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半環形鈕，柿蒂鈕座。內區爲兩個相對的透雕回首卷龍紋，外區爲重環紋。方形透雕鏡在戰國時期較爲罕見。

（高西省）



一九　透雕鳳紋方鏡

戰國
邊長八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鏤空圓鈕。主紋爲四鳳，鳳呈側面，長頸回顧，躬背、卷尾，腹下僅見一足，兩鳳頸部相接作對稱狀排列，鳳頭頂與另三組鳳紋相接，構成四方圖案，四鳳的頸部連接一小環成爲鈕座。邊框及所有紋飾上都有很細的線條和三角紋。此鏡除氧化層外還留有朱砂痕跡，使鏡背紋飾增加了色彩。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二〇　蟠龍紋鏡

戰國
徑一四．三厘米
一九五五年湖南長沙燕子嘴十七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盤曲的三龍，龍身纏繞如枝蔓，以細密的雲紋爲地紋。

（熊建華　國紅）

二一　三山紋鏡

戰國
徑二〇厘米
法國巴黎藏

四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是三山和三獸相間環列。一獸似犬，作前視狀，豎耳垂尾。兩獸似鹿，作回首屈肢狀，形態生動。以羽紋爲地紋。三山紋鏡以三獸相間的僅見此鏡。

本圖由上海博物館供稿





二二　四山紋鏡

戰國
徑一四・二厘米
一九五二年湖南長沙燕山嶺八五五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三弦鈕，方鈕座。方框四角引出條帶紋，上綴花瓣，四山形紋與帶紋交叉重疊。地紋爲深峻的羽狀紋。

（熊建華）



二三　四山紋鏡

戰國
徑一六・四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三弦鈕，方形鈕座。主紋爲四山紋，底邊與方鈕座的每一邊平行。鈕座四角歧出的花瓣，一枝作爲四山紋的間隔，另一枝置于四山紋的中間。紋飾的空隙處填以羽紋。



二四　五山紋鏡

戰國
徑一八・八厘米
一九五八年湖南常德德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四弦鈕，圓鈕座。由圓座外圈引出四條帶紋，上各綴二楓葉狀花瓣，五山字紋右旋。地紋爲深峻羽狀紋。

（熊建華）





二五　五山紋鏡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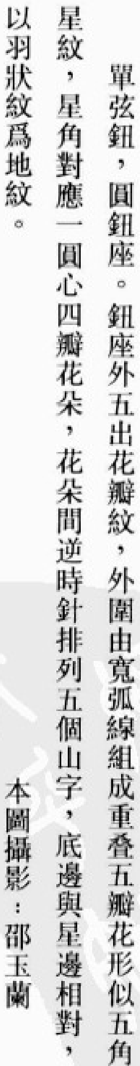
徑一六・五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單弦鈕，圓鈕座。鈕座外五出花瓣紋，外圍由寬弧線組成重疊五瓣花形似五角星紋，星角對應一圓心四瓣花朵，花朵間逆時針排列五個山字，底邊與星邊相對，以羽狀紋爲地紋。

本圖攝影：邵玉蘭





二六　六山紋鏡

戰國

徑二一・二厘米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

南越王墓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連續排成一周的山字紋甚傾斜，鈕座旁有六葉，填于山字之間的空隙，每一山字上又有一葉作裝飾。六山紋鏡較爲罕見。

二七　六山紋鏡

戰國

徑二三・二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主紋爲逆時針排列六山字，山字修長，傾斜度較大，山字底邊與相鄰山字邊的延長線相接，形成一六角星芒形。鈕座外及山字上各飾小花瓣六個，均以羽狀紋爲地。此鏡體形較大，紋飾精美。





二八　變形菱紋鏡

戰國

徑一三厘米

一九八〇年湖南益陽赫山鎮出土

湖南省益陽市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變形菱紋，呈凹弧曲折狀，這是山字紋的一種變形。以羽狀紋爲地紋。

（熊建華）

二九　四瓣花菱紋鏡

戰國

徑一一·八厘米

一九五五年湖南長沙廖家灣三十八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以凹弧的曲折狀菱紋將鏡背分割成九小區，小區内飾四瓣花。地紋爲深峻的羽狀紋。

（熊建華）

三〇　四虎紋鏡

戰國

徑一二·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橋形鈕，圓鈕座。四虎作高浮雕，横置于同一方向。虎頭對着鈕座，并用嘴咬住。虎頸飾細毛，軀幹飾雷紋。此鏡具有三晉地區銅鏡風格。





三一 虎紋鏡

戰國
徑九・八厘米
一九七八年陝西鳳翔雍城出土
陝西省鳳翔縣博物館藏

橋形鈕。內區飾三虎紋，皆回首卷尾。外區飾五虎紋，豎耳卷尾，作追逐狀。其中一虎較小。

（王保平）

三二 鑲嵌幾何紋三鈕鏡

戰國
徑二九・八厘米
一九六三年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出土
山東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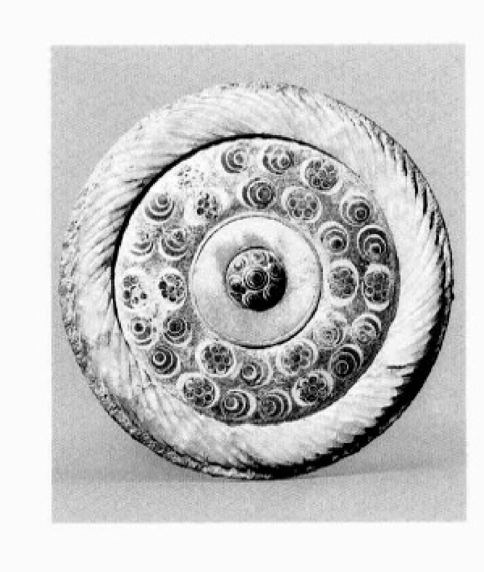
鏡背飾四組幾何紋，并以雲紋爲邊框，整個紋飾嵌金絲和綠松石，中間和邊緣間嵌銀質乳釘九枚，鏡緣均勻地飾三個環鈕。此鏡形體碩大，色彩絢麗，爲青銅鏡中所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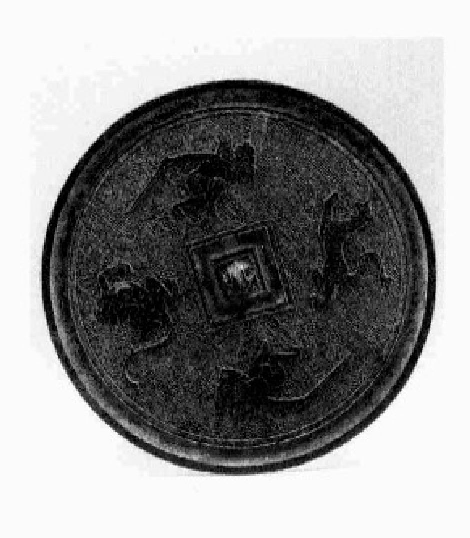
三三 錯金銀狩獵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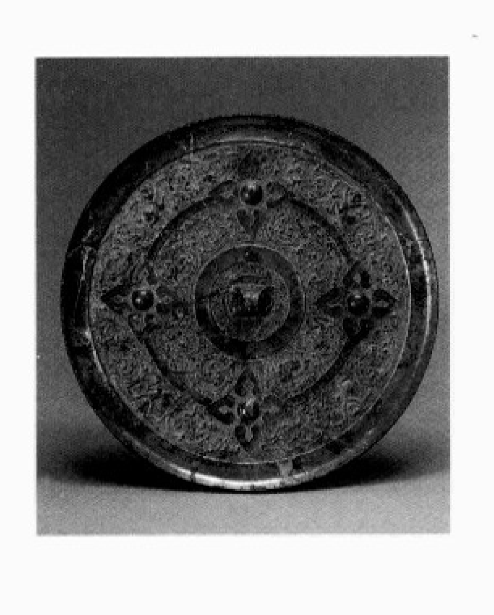
戰國
徑一七・五厘米
傳河南洛陽金村出土
日本永清文庫藏

圓鈕，圓鈕座。鏡背飾三組兩兩相對的連體龍紋，龍紋間配置三組紋飾，一組爲身披盔甲，持劍握繮的騎士，欲刺一張牙舞爪的猛虎。一組爲兩獸博鬥。另一組爲一隻展翅的鳳鳥。紋飾皆錯金絲，龍紋軀體并錯銀絲。鏡體爲夾層，以鏡背外緣包嵌鏡面而成。

本圖由日本永清文庫供稿







三四　鑲嵌玉琉璃鏡

戰國
徑一二·二厘米
傳洛陽金村出土
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藍色琉璃鈕，間以白色套圈紋，以玉環爲鈕座。其外嵌六出花形與白色套圈相間的藍色琉璃。鏡緣爲繩紋玉環。此鏡做工獨特，色彩艷麗，頗爲珍貴。

本圖由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供稿

三五　狩獵紋鏡

戰國
徑一〇·四厘米
一九七五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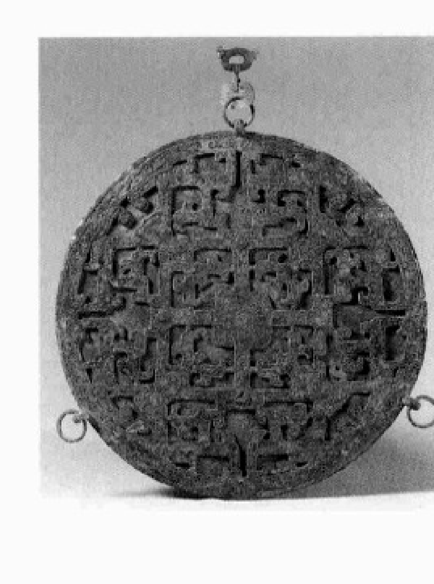
三弦鈕，方鈕座。以雙線勾連雷紋爲地紋，雙線內填碎點紋。地紋之上，雙武士與雙豹相間排列，作搏鬥狀。此鏡雖出土于秦墓，實爲戰國遺物。

（劉家林）　本圖攝影：郝勤建

三六　四猴蟠龍紋鏡

西漢
徑二五·四厘米
一九六八年河北滿城漢墓出土
河北省博物館藏

三弦鈕，圓鈕座。其外是二周淺凹弧形圓圈帶將鏡背分爲內外二區，外圈帶飾四乳釘將其四等分，乳釘外有四花瓣。內外區均配置四組蟠龍紋，外區每組蟠龍紋中間飾一正面形的猴子，寬額，長臂舒展而下垂，曲足作騰躍狀，形象生動。





三七　透雕龍紋三鈕鏡

西漢

徑二九厘米

一九六五年江蘇漣水三里墩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圓鈕，橢方形鈕座。由一方框劃分內外兩區，內區飾四龍紋，外區飾一周變形龍紋，間填鎏銀小泡。整個紋飾均鏤空。鏡緣有小環三個，其中一個綴連兩個橢圓形小玉璧。此鏡面、背分鑄再合二爲一，形制別致。

本圖攝影：郭　群



三八　大樂貴富蟠龍紋鏡

西漢

直徑一四·三厘米

一九五五年湖南長沙燕子嘴十七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獸鈕，圓鈕座。鈕座之外有一周銘文：「大樂貴富，千秋萬歲，宜酒食」。主題紋飾爲繁縟的蟠龍紋，龍身由三線或四線組成。

（熊建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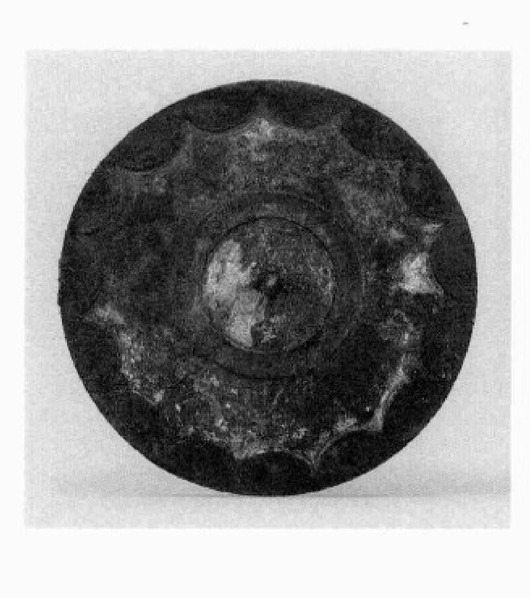
三九　四龍連弧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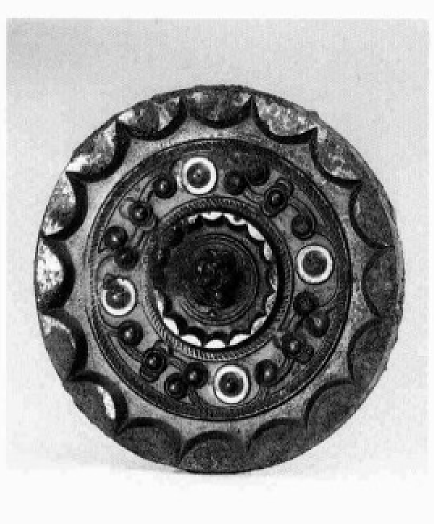
西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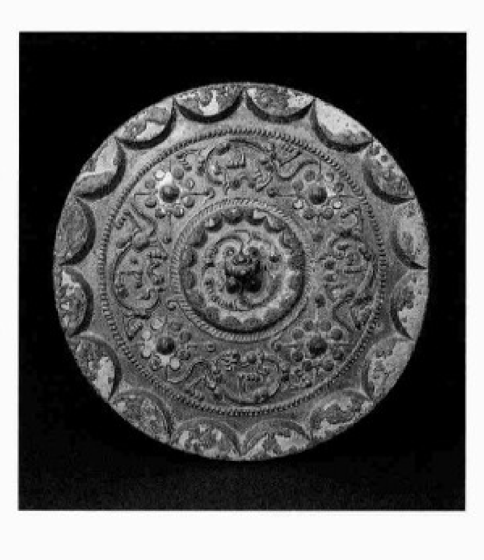
徑一七·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獸鈕，圓鈕座。鈕座外爲四柿蒂形葉，淺弧形圓框外飾四組蟠龍紋，間飾以圓圈，整個紋飾均以雲雷紋爲地。鏡緣飾十六內向連弧紋。







四〇　四龍連弧紋鏡

西漢
徑一七厘米
一九五二年陝西西安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連峰鈕，圓鈕座。鈕座外飾乳釘紋一周。內區飾四組乳釘紋，每組中間一枚大乳釘，周圍飾八枚小乳釘。四組龍紋飾于乳釘紋之間，邊緣飾連弧紋一周。

（張沛心）　本圖攝影：邱子渝

四一　星雲紋鏡

西漢
徑一三·二厘米
一九九七年陝西西安漢陵陪葬墓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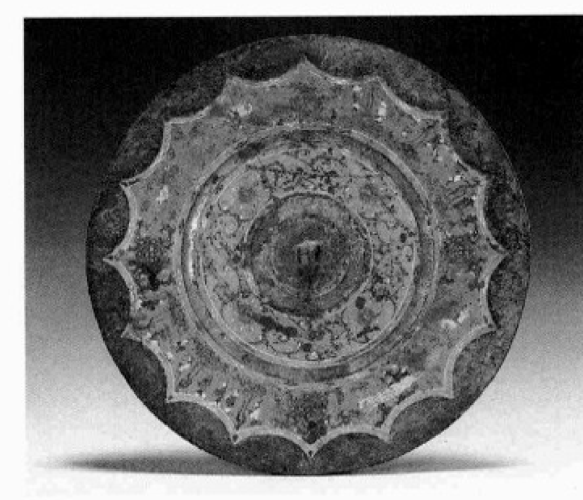
連峰鈕，圓鈕座。內區飾弦紋和連弧紋。外區四方飾四枚大乳釘，其間飾用弧線相連的小乳釘。邊緣飾連弧紋一周。

（王保平）

四二、四三　彩繪人物鏡

西漢
徑四一厘米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
南越王墓博物館藏

橋形鈕。淺弧形圓圈帶將紋飾分爲內外兩部分，內區繪卷雲紋，外區繪人物，因銹蝕僅一組可辨，中間兩人作擊劍狀，左右兩邊各有四人，一人在前引導，三人拱手而立。



四四　彩繪人物車馬鏡

西漢
徑二七・五厘米
一九六三年陝西西安紅廟坡出土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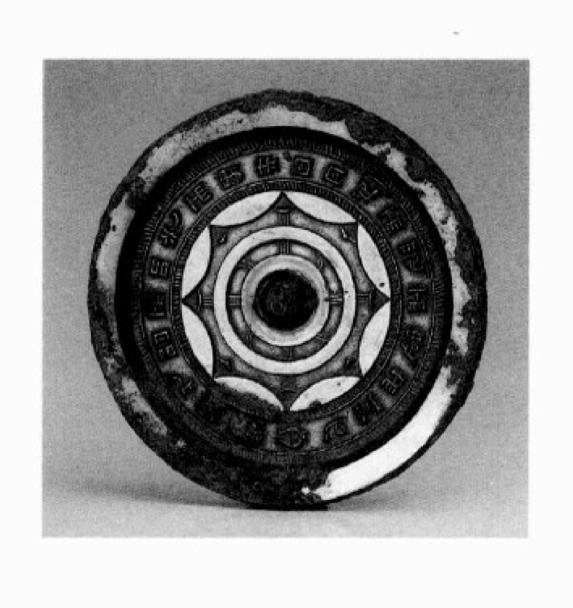
三弦鈕，圓鈕座。座周繪雲氣紋、花卉紋。內區繪人物圖案，外區繪騎馬駁車、步行、宴樂等人物圖案。鏡緣作內向十六連弧紋。

四五　見日之光透光鏡

西漢
徑七・四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半圓鈕，圓形鈕座。內區爲內向八連弧紋，外圍帶狀八字銘文：「見日之光，天下大明」。此鏡在陽光或直束光線照射下，能映出與鏡背紋飾相對應的紋樣，故名。經研究，發生這種現象是由于在鑄造冷却過程和加工研磨中產生的應力，使鏡面產生了與鏡背紋飾相應的微小凹凸變化，從而導致透光效果。





四六　見日之光連弧紋鏡

西漢

徑一〇·五厘米

河南洛陽澗西防洪渠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圓鈕，方形鈕座。內區爲雙線方框，框內有八字銘文：「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外區飾四乳釘及草葉紋。邊緣飾十六內向連弧紋。

（高西省）本圖攝影：王蔚波

四七　內清連弧紋鏡

西漢

徑一二·八厘米

一九九七年陝西西安漢陵陪葬墓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圓鈕。內區飾一周環帶紋和八瓣連弧紋。外區爲二十一字銘文一周：「內清質以昭而明，光而象夫日月，心而厚而患而不泄」。

（王保平）







四八　內清鏡

西漢

徑七·八厘米

河南洛陽四〇一工區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圓鈕，圓鈕座。內區爲一周連弧紋，外區爲「內清以昭明，光日月不息……」銘文一周。

（高西省）本圖攝影：王蔚波

四九　內清鏡

西漢

徑一九·二厘米

一九八二年山西朔州出土

山西省平朔考古隊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其外爲內圈銘文共二十四字：「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雍塞而不泄」。外圈銘文三十六字：「如皎光而耀美，挾佳都而無間，……」。內外圈由凸起的圓帶紋相隔。寬平緣。

本圖攝影：李建生

五〇　潔清白鏡

西漢

徑一八·五厘米

江蘇揚州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爲內向八連弧紋，外區有銘文二十一字：「潔清白事君，志污之合明，光玄錫而流澤，日忘美不已」。每兩字之間多有符號，寬緣。

（周長源）







五一　煉冶銅華鏡

西漢

徑一八·七厘米

一九七三年江蘇揚州東風磚瓦廠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圓鈕，四葉柿蒂紋鈕座。內區飾斜線紋一周，其外爲八連弧紋。外區二周斜線紋之間飾銘文：「煉冶銅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因文章，延年益壽去不祥，與天無亟而日月光」。

（周長源）

五二　家常貴富鏡

西漢

徑一八厘米

一九六二年山西右玉大川出土

山西省右玉縣博物館藏

半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爲內向十六連弧紋，外區有銘「家常貴富」四字，每字之間置乳釘并配以連珠紋。外緣爲內向十六連弧紋。　本圖攝影：李建生

五三　傳子孫四神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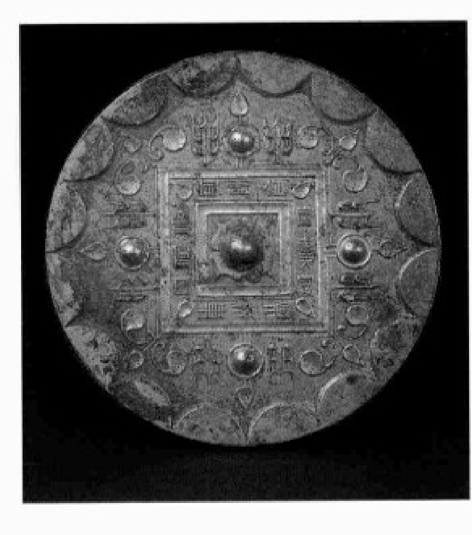
西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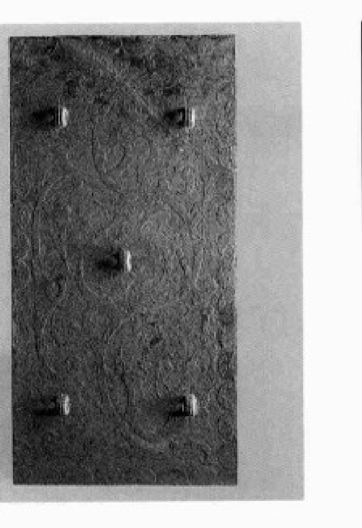
徑二五·四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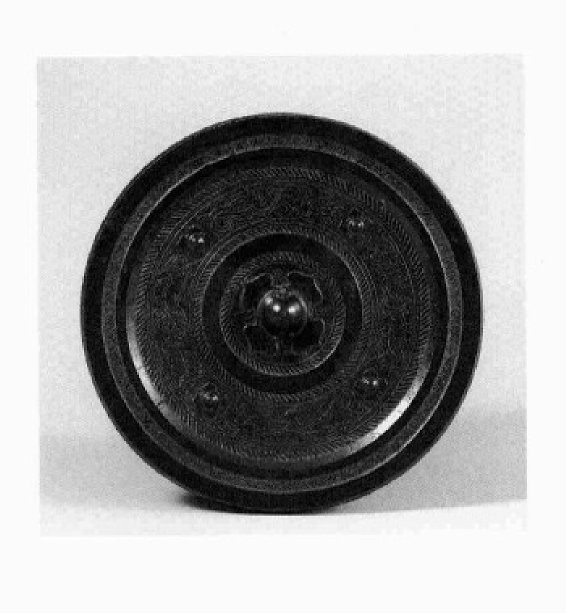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陝西西安南郊出土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

圓鈕，圓鈕座飾九乳釘紋，外繞寬帶，主題紋飾爲七乳釘紋，間飾四神及羽人、禽獸等形象。邊緣有銘文七十四字。







五四　長貴富連弧紋鏡

西漢

徑一八厘米

一九五二年陝西咸陽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柿蒂紋鈕座。其外方格內刻「日有喜，宜酒食，長貴富，樂毋事。」銘文。外區飾乳釘和葉紋。邊緣飾連弧紋一周。

（張沛心）　本圖攝影：邱子渝

五五　龍紋五鈕長方鏡

西漢

長一一五·一、寬五七·七厘米

一九七九年山東淄博窩托村出土

山東省淄博市博物館藏

鏡爲長方形，鏡面至今光亮可鑒。鏡背邊緣爲連弧紋，四角及中心各一拱形弦紋鈕，鈕長五厘米，寬三·五厘米，柿蒂紋鈕座。主題紋飾爲龍紋，龍首高昂，張口吐舌，龍身彎曲，舒展自如，形象生動，製作精良。

（徐龍國）

五六　長宜子孫四神紋鏡

西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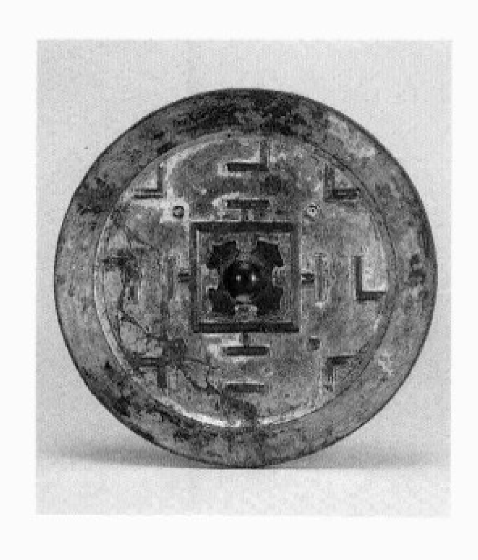
徑一七·七厘米

一九七五年七月安徽天長漢墓出土

安徽省天長市博物館藏

圓鈕，柿蒂紋鈕座。蒂葉間篆書銘文「長宜子孫」。座外飾射線紋、平素凸弦紋。主紋帶爲青龍、白虎、玄武、朱雀及天祿、辟邪、奔鹿等。四個柿蒂座乳釘紋將主紋均分爲四組，環主紋帶兩邊飾射線紋。鏡邊環飾雙勾波折紋、點狀紋。窄平素邊。

（楊以平）







五七　鎏金博局紋鏡

西漢

徑一三·八厘米

一九七八年湖南長沙楊家山三〇四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柿蒂紋鈕座。通體鎏金，主題紋飾爲博局紋。素寬緣。

（熊建華　國紅）

五八　鎏金中國大寧博局紋鏡

西漢

徑一八·六厘米

一九五二年湖南長沙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柿蒂紋鈕座。柿蒂紋間各有一獸頭，外圍雙線方欄。方欄外飾博局紋，間飾神人、鳥獸紋。周邊有銘文一周：「中國大寧，子孫益昌，黃裳元吉，有紀綱。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生於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祥」。此鏡表面鎏金，銘文工整。

五九　始建國二年新家鏡

新莽

徑一六·一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鈕座外七乳釘環繞，乳釘間有「宜子孫」三字，另飾四組卷草紋。外圍雙線輪帶，輪帶外爲簡化博局，另綴四乳，把紋飾分成八區，分別飾以鳥、獸、羽人、仙人等圖案，外有櫛紋、鋸齒紋各一周。鋸齒紋帶外有銘文一周五十二字：「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數下大多恩。賈人事市，不躬啬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穀成熟天下大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孫」。始建國二年，爲公元一〇年。

本圖攝影：孫克讓





六〇　天鳳二年常樂富貴鏡

新莽
直徑一六・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圓鈕，方鈕座區域內有十二字銘，間以十二個乳釘紋。內區有博局、四靈及羽人、蟾蜍、羊等紋樣。外區有銘文三十八字：「始建國天鳳二年作好鏡，常樂富貴莊君上，長保二親及妻子，爲吏高遷位公卿，世世封傳于無窮」。鏡緣內側飾一周鋸齒紋，外側飾纏枝葉紋。天鳳二年，爲公元十五年。

六一　尚方鳥獸紋鏡

新莽
徑一八・五厘米
河南洛陽同樂寨十五號墓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圓鈕，柿蒂紋鈕座。座外方框內飾乳釘，乳釘間有十二地支銘文。方框外飾乳釘及規矩紋，其間飾鳥獸紋，外鑄銘文一周。邊緣飾鋸齒紋、雲氣紋各一周。

（高西省）　本圖攝影：孫之常

六二　永康元年神獸鏡

東漢
徑一六・三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內區飾有四辟邪，下爲東王公，上爲西王母，左面是黃帝及侍從，右面爲伯牙彈琴，一旁似鍾子期。外區銘文鑄于十二方塊內，共四十八字：「永康元年，正月午日，幽湅黃白，早作明鏡，買者大富，延壽命長，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位至公侯，長生大吉，太師命長」。字多反書。鏡緣爲二圈紋飾，內圈有兩組，一組神人馭龍車，另一組羽人騎獨角獸、羽人騎黿乘鳥。兩組紋飾間以神人捧日捧月。外圈是菱形紋連續圖案。此鏡紋飾精麗。永康元年，爲公元一六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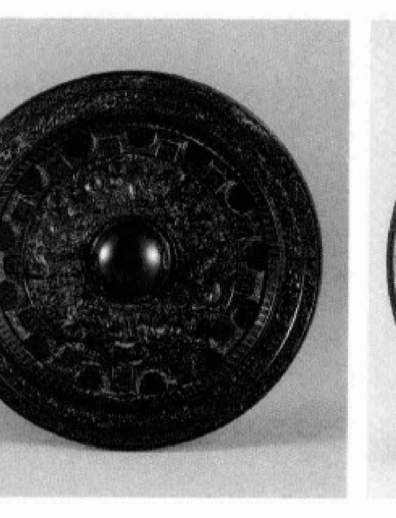


六三　熹平三年獅紋鏡

東漢
徑一七·八厘米
一九五一年衛聚賢捐獻
重慶市博物館藏

圓鈕，菱形鈕座。內區飾四個正視獅面紋，獅怒目吐舌。其外鐫「熹平三年正月丙午吾造作尚方明鏡……」銘文一周。外區飾連弧紋一周。邊緣飾一周菱紋，內飾卷雲紋。

本圖由重慶市博物館供稿



六四　中平四年神獸鏡

東漢
徑一九·二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爲浮雕紋飾，由四神獸將紋飾分爲四組，一組爲東王公、玉女、神獸，一組爲西王母、青鳥、神獸，一組爲黃帝、侍者，一組爲伯牙奏琴。外區銘文鑄于十三方塊內，每塊四字，共五十二字：「中平四年五月午日，幽湅白銅早作明鏡……」。銘文外爲鋸齒紋。中平四年，爲公元一八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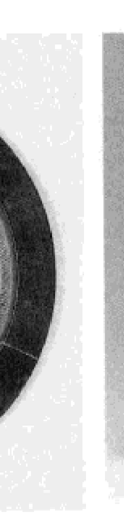
六五　建安七年神獸鏡

東漢
徑一三·二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圓鈕。主紋共置十三神人、十二神獸，橫列成五排。第二、四排中爲「君宜官」三字。外緣有銘文一周「建安七年朱氏造大吉祥……」，共五十字。建安七年，爲公元二〇二年。









六六　建安十年神獸鏡

東漢

徑一四・七厘米

浙江紹興出土

浙江省紹興市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座。鈕外圈飾神人、青龍、白虎及瑞獸，外緣飾銘文一周及鏈紋帶。

（鍾越寶）

六七　建安十年神獸鏡

東漢

徑一三・五厘米

一九五四年安徽蕪湖赭山二號墓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紋飾爲高浮雕神人神獸，作重列式，共五層。鈕上下各直列銘文「君宜官」。鏡緣處銘文一周四十字：「吾作明竟，幽湅宮商，周羅客象，五帝三皇，白牙單琴，黃竟除凶，朱鳥玄武，白虎青龍，建安十年，造作大吉」。建安十年，爲公元二〇五年。

（李治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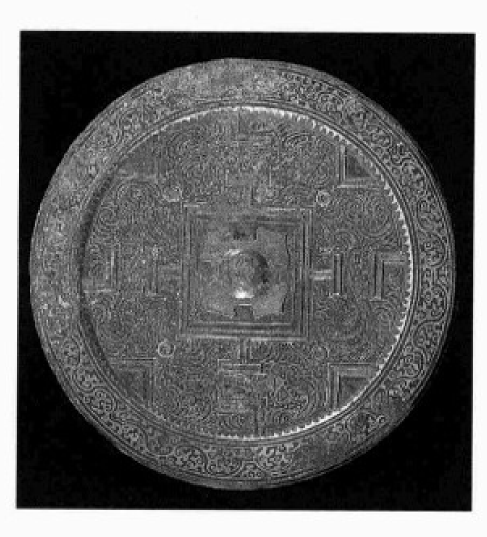
六八　羽人禽獸博局紋鏡

東漢

徑一六・五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圓鈕，柿蒂紋鈕座。鈕座外爲淺弧寬條方框。方框四角各有凹面圓形紋。博局紋將紋飾分爲八個區域，內飾單線組成的羽人、魚、鳥、虎等圖案。寬平緣。





六九　描金四靈博局紋鏡

東漢
徑一六．四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圓鈕，柿形鈕座。外圍凹形方框兩道，紋飾爲四神博局紋。青龍作飛騰狀，白虎作奔馳狀，朱雀作飛翔狀，玄武爲龜蛇合體并有小蛇纏繞，四靈的空隙處都填以流動的雲紋，鏡緣飾三角紋和雲氣紋。此鏡特殊之處是四靈紋、博局紋邊緣及雲氣紋、三角紋都用金線繪成，極其精細，這是一種特殊的工藝。從博局紋和鈕座保存着朱紅色看，這是一面金碧輝煌、色彩斑斕的青銅鏡。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七〇　漢有善銅博局紋鏡

東漢
徑一六．二厘米
一九五四年安徽壽縣牛尾崗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座外爲雙線方框，框內排列十二地支銘和十二枚乳釘，框外飾博局紋，配以四靈、瑞獸及八枚乳釘。四靈分別爲左龍右虎，上朱雀下玄武。外圈銘文四十八字：「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主四彭，朱爵玄武順陰陽，八子九孫治中央，[illegible]母自給起美陽，家常大富宜侯」。鏡邊飾二周三角鋸齒紋。

（李治益）

七一　尚方博局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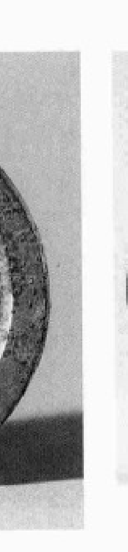
東漢
徑一八厘米
浙江紹興東湖中學出土
浙江省紹興市博物館藏

圓鈕，柿蒂鈕座。座外圍雙線方框，內飾乳釘及十二地支。內區飾博局紋與鳥獸紋，外區有銘文一周。邊緣飾鋸齒紋與雲紋。

（鍾越賓）









七二　長宜子孫連弧紋鏡

東漢

徑一三・七五厘米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圓鈕，柿蒂形鈕座。鈕座間有銘文「長宜子孫」四字。其外爲內向八連弧紋。外緣平寬。

七三　四龍紋鏡

東漢

徑一五・二厘米

一九五二年長沙蓉園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主紋由放射狀四葉分成四區，每區內飾龍紋，以弧線紋爲地。寬平緣。

七四　四獸紋鏡

東漢

徑一二・一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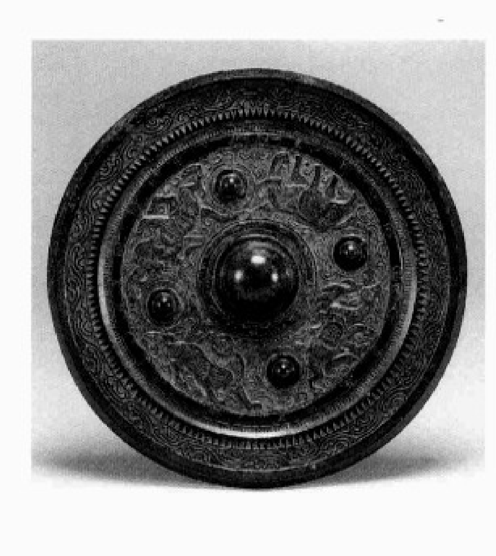
河南洛陽岳家村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圓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四個變形獸紋，兩兩相對，置于四個小區內，神態各異。

（高西省）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七五　神獸紋鏡

東漢
徑一三．二厘米
一九五三年湖南長沙南門外月亮山二十八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四乳釘紋及神獸紋。邊緣飾狐、鹿、獸及鳥紋。

（熊建華　國　紅）

七六　龍虎紋鏡

東漢
徑二三．八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方形鈕座。鈕座四角對應四乳釘，將飾紋分爲四區，相對兩區爲羽人騎龍、羽人騎虎，另兩區爲羽人騎貔、羽人騎梅花鹿，外有羽人釣魚紋，二羽人手持魚竿，旁放魚簍等物，二魚頭露水面已上鈎，隙間飾羽人和魚紋。外飾櫛紋、齒紋各一周，外圈爲卷草、飛鳥、奔獸組成的紋帶。鏡形體厚重，紋飾精緻。

七七　王氏四獸紋鏡

東漢
徑一八．三厘米
江蘇揚州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主題紋飾爲象、虎、獨角獸及鹿紋，間以四乳釘紋。外圈有銘文二十二字：「王氏作鏡其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兮」。鏡緣飾鋸齒紋和雲紋。

（周長源）





七八　青蓋龍虎紋鏡

東漢
徑一三·五厘米
一九五五年湖南長沙絲茅沖四十九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鈕座外有「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銘文一周。內區飾淺浮雕龍虎紋。外區分別爲短線、鋸齒、水波和弦紋組成的紋帶。

（熊建華　國　紅）

七九　呂氏神獸鏡

東漢
徑二二·○五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圓鈕，圓形鈕座。四乳釘將紋飾分爲四組，一組爲一人端坐，一人撫琴，二人侍立。一組爲一人端坐，二人舞蹈，一人侍立。另外兩組爲龍、虎各一。外圈鑄「呂氏作鏡流信德……」銘文一周七十字。鏡緣飾以神人鳥獸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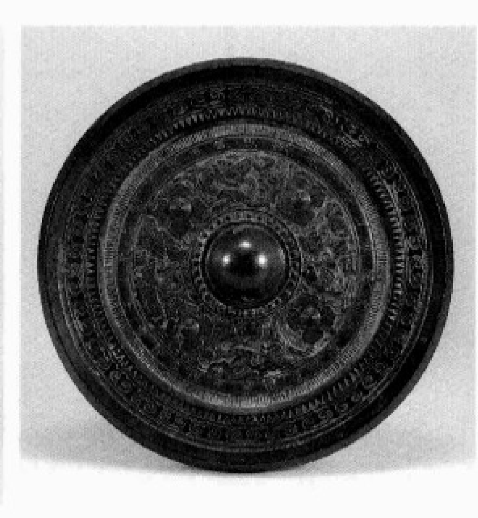
本圖攝影：劉志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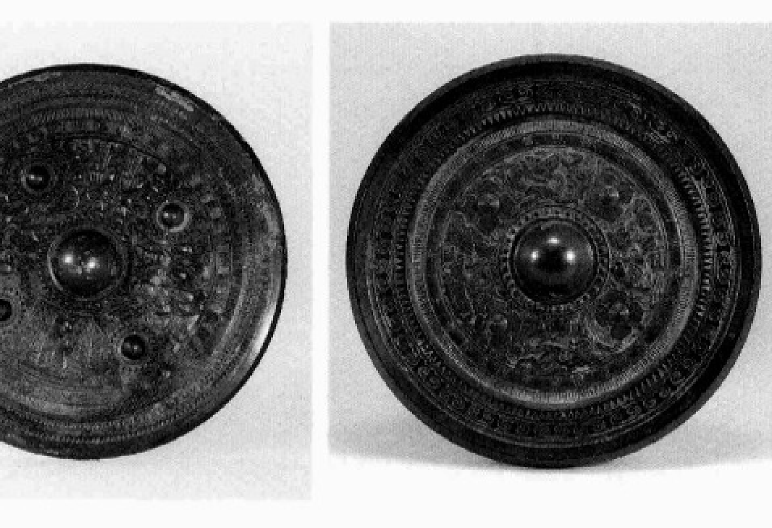
八〇　蔡氏神人車馬鏡

東漢
徑一九·二厘米
一九五五年河南洛陽邙山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四乳釘之間飾東王公、西王母及車馬、神獸紋。東王公、西王母均戴冠端坐，一旁分別刻「王公」、「王母」，左右兩側均有跪坐侍從。車爲雙輪，上乘一人，車前一馬拉車飛奔。神獸雙翼，雄健若獅。外區有「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月世少有……」銘文一周，邊緣飾雲紋和鋸齒紋各一周。

（高西省）







八一　龍氏神獸鏡

東漢
徑一八厘米
一九七二年安徽壽縣仇集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座外一周弦紋，內填一圈小乳釘。四枚柿蒂座大乳釘將主紋等分成四組神人神獸紋，神人相對，內容相同，性別相異；神獸爲龍虎相對。銘文二十八字：「龍氏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保，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其外一周直線紋。鏡邊飾鋸齒紋、流雲紋各一周。

（李治益）

八二　柏氏伍子胥鏡

東漢
徑二〇·七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四乳釘紋將紋飾分四組，吳王夫差端坐在帷幕中，右旁有「吳王」兩字。左面是伍子胥仗劍作自刎狀，左上角有「忠臣伍子胥」五字。右面越王執節而立，范蠡席地而坐，并有「越王」及「范蠡」字樣。吳王對面兩女并列，有「玉女兩人」字樣。外圈銘文一周四十五字：「吳向里柏氏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胡虜殄滅天下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傳告後世樂無極兮」。



八三　柏氏神人車馬鏡

東漢
徑二〇·一厘米
傳浙江紹興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四枚乳釘把紋飾分成四區，一區爲四馬駕車，車後拽有長帛，兩馬昂首，兩馬回頭。一區爲狩獵紋，兩人躍馬并列飛馳，一人回首手持長矛刺一翔龍，另一人回首手持弓箭射一奔跑猛虎。一區爲東王公趺坐，左右各一侍者，右有題款「東王公」三字。一區爲西王母趺坐，右置一案，上放盤盞，左側一羽






人跪地吹笙奏樂，右有一羽人倒立起舞，左下題款「西王母」三字。外有四十五字銘文一周：「吳向里柏氏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傳告後世樂無極兮」。銘文帶外飾櫛紋和鋸齒紋。

八四　騶氏神人車馬鏡

東漢

徑二一·五厘米

浙江紹興婁宮出土

浙江省紹興市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鈕座。內區飾駟車與神人，間飾帶座四乳及雀鳥，邊飾銘文一周。邊緣飾鋸齒紋帶及水波紋帶。

（鍾越寶）

八五　周是神人車馬鏡

東漢

徑二一·一厘米

浙江省紹興出土

浙江省紹興市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四乳釘紋將紋飾分爲四組。一組六馬駕車。一組五馬駕車，車中站一人。一組端坐一神，有兩侍女，另有二羽人舞劍，一羽人戲丸。一組端坐一神，有三侍從，另有羽人。外圈有銘文一周「吳向陽周是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四十五字。鏡緣飾鋸齒紋和波紋。

本圖攝影：郭　群

八六　神人車馬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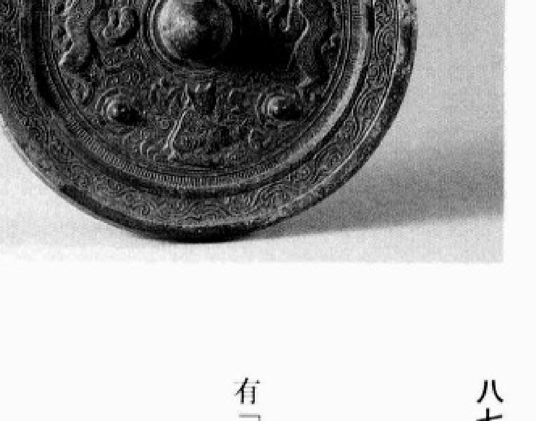
東漢

徑二三厘米

一九七六年浙江紹興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四乳釘將紋飾分爲四組，兩組爲六馬駕車，兩組爲一神人端坐。鏡緣飾一周雲紋。



八七　神人龍虎鏡

東漢

徑二一．六厘米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紋飾以四乳釘分作四組，兩組爲神人，旁有羽人，一神人邊鑄有「王女」字樣；另兩組分別飾青龍、白虎。鏡緣飾雲紋。





八八　吾作神獸鏡

東漢

徑一三厘米

浙江省博物館藏

扁圓鈕，圓鈕座。紋飾橫列成五排。有神人、神獸、羽人等。外圈有銘文一周六十四字。鏡緣飾雲紋。





八九　神獸鏡

東漢
徑一六．六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圓鈕，圓鈕座。紋飾橫列成五排。第一排神人正面坐，左青龍右白虎，第二排神人面略向左側，雙手置于案上，兩側有神獸、神鳥、小神人，第三排在鈕的兩側端坐四個神人，第四排兩神人相對而坐，兩側共有一神人三神獸，第五排中間神人正面坐，左側爲玄武右側爲白虎。鏡緣飾雲紋圖案。此鏡紋飾極爲精細。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九〇　仙人騎馬神獸鏡

東漢
徑一八．五厘米
浙江紹興趙建村出土
浙江省紹興市博物館藏

圓鈕，雙線方框鈕座。主題紋飾爲仙人騎馬及龍、虎、神獸，間飾四乳釘。邊緣飾雲紋。

（鍾越寶）

九一　天王日月神獸鏡

東漢
徑一四．三厘米
一九八二年河南洛陽金谷園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半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飾神人四組，下方爲東王公，上方爲西王母，兩神人左右各有天祿和辟邪，還有兩個神人、神獸。外區有相間的方枚與半圓塊，各十二塊，方枚皆鑄「天王日月」四字。每一半圓形塊上飾不同的動物紋。邊緣紋飾分兩圈，內圈爲六龍駕雲車，車上有神人、羽人，後面有三羽人各跨一青鳥，外圈飾菱形雲紋。







九二　八子神獸鏡

東漢
徑一六．七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半圓鈕，圓鈕座。內區紋飾由兩條平行線分爲上中下三組。上組中爲罨礎華蓋，兩旁各一神人，一舞蹈，一端坐。左側爲一神人三侍從，右側爲四神人側立。中組爲天祿、辟邪。下組紋飾倒置，兩神相對側坐。外圈置十塊方枚與動物紋相間。每塊方枚兩字，連續讀爲「八子明鏡，幽煉川岡，巧工刻之□文，上有□□吉昌」。鏡緣作纏枝紋。

九三　神獸鏡

東漢
徑一四厘米
浙江紹興灕渚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獸首鈕，連珠紋鈕座。內區有八枚，每枚上有神人，左右有神獸，皆作環狀排列。外圈各有十二方枚與半圓塊，方枚每塊二字，半圓塊飾卷雲紋。鏡緣內圈飾神人車馬，外緣爲卷雲紋。



九四　太平元年神獸鏡

三國．吳
徑一四．五厘米
一九七七年安徽肥西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座外高浮雕神獸紋及半圓方枚相間，紋飾作環繞式排列。方枚銘文：「吾作明竟，□□□，宜子孫」。鏡邊一圈銘文：「太平元年，吾造作明竟，百湅正銅，服者老壽，作者長生，宜公卿，樂未央也」。其外飾一周水波紋。太平元年，爲公元二五六年。

（李治益）







九五　永安五年神獸鏡

三國·吳
徑一二·一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大扁圓鈕，鈕平頂上有一小釘，圓鈕座。鈕外四組神人與四獸相間配列，其中鈕上下二組神人左右各一昂首翹尾鸞鳥，鈕左神人身左側立一鸞鳥，鈕右二神人對坐。外圍有圓弧、方枚各八相間環繞一周。圓弧上飾勾連雲紋，方枚上各鑄一字，字跡不清。外有櫛紋帶一周，周外有銘文「永安五年十月十九日造作明鏡，可以照形……」二十七字。永安五年，爲公元二六二年。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九六　碩人神獸鏡

三國·吳
徑一四·八厘米
一九七〇年湖北武漢徵集
湖北省武漢市文物商店藏

圓鈕。紋飾橫列成五排。第一排中間坐一神人，兩邊是神鳥神獸和側坐神人。第二排中間置一神人，側旁各有兩人舞蹈，其外爲神獸。第三排鈕兩側各坐兩神人，外側各有一神獸。第四排中間飾神人，兩側爲神人神獸。第五排中間坐一神人，兩邊飾神獸。鏡緣有銘文一周八十八字，錄《詩經·衛風·碩人》，從「碩人其頎，衣錦褧衣」起，至「河水洋洋」止。此鏡鑄作精美，以《詩經》入鏡，頗爲少見。

九七　神獸鏡

三國·魏
徑一五厘米
河南洛陽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卷草紋鈕座。主紋飾分爲三段，上段人像三尊，坐一長條案台上，台兩側各飾一獸。中間一人爲伯牙彈琴。中段左側一人坐于二獸座上，右側一人坐于蓮花座上，應是東王公、西王母。下段一人端坐于台上，應是黃帝。台兩側飾龍虎紋。中區飾內向半圓、方枚各十四相間排列，半圓中有劃紋，方枚中各飾四字。外



區內爲神人禽獸帶，有神人捧日月、六龍駕舟車、羽人騎獸等，外爲菱形紋，菱形內飾卷草紋。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九八　八鳳佛像鏡

西晉

徑一六・三厘米

一九七五年湖北鄂城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寬平緣。主紋爲四桃形葉與展翅翹尾的對鳳，四葉瓣內有佛像，其中三葉內各飾一尊坐像，端坐于龍首蓮花座上。另一葉內飾像三尊，主尊居中，側坐于蓮花座上，兩側爲侍者，一跪一立。邊緣爲十六連弧紋，弧內飾龍、虎、飛鳥、奔獸等。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九九　鎏金九子神獸鏡

南朝

徑一三・六厘米

一九七一年湖北鄂城五四四工地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圓鈕，鈕面有錯金獸紋。鏡背鎏金，內區紋飾爲東王公、西王母及神獸，其外有方枚與半圓相間環列，方枚上有銘文。外區飾神人、龍、鳳及神獸，邊緣飾雲紋一周。

（劉家林）　本圖攝影：郝勤建

一〇〇、一〇一　十二生肖四神鏡

北朝

徑一六・九厘米

河南洛陽龐家溝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圓鈕，圓鈕座。鈕座外環布浮雕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在雙線界格內環雕十二生肖像，其外飾鋸齒紋一周。

（王獻本）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〇二　淮南起照八獸鏡

隋

徑二三厘米

河南洛陽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圓鈕，其邊勾劃八角形雙線，線內鑄有渦紋和方形字印。內區飾四神和東王公、西王母，外圍有「宜君大吉」印記和圓圈紋。外區依次排列繩紋、銘文、十二生肖、水藻、鸞鳳等各一圈。銘文爲：「淮南起照，仁壽傳名，琢玉斯表，熔金勒成，時雍炎晉，節茂朱明，爰模鑒徹，用擬流清，光無虧滿，葉不枯榮，圓形覽質，千載爲貞」。據銘文可證此鏡係隋仁壽年間（六〇一—六〇四年）在淮南一帶製作的。

（王獻本）

一〇三　淮南起照神獸鏡

隋

徑二五厘米

一九七八年陝西永壽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半球形鈕，八角形鈕座，其邊棱皆雙線，八個凸起的方塊上各鐫一字。內區飾東王公、西王母、四神及神獸，以雙線相隔。外區飾銘文一周及十二生肖等圖案。邊緣飾纏枝紋一周。此鏡紋飾繁複，製作精良。

（張沛心）

一〇四　賞得秦王神獸鏡

隋

徑一二厘米

一九八八年陝西長安南里王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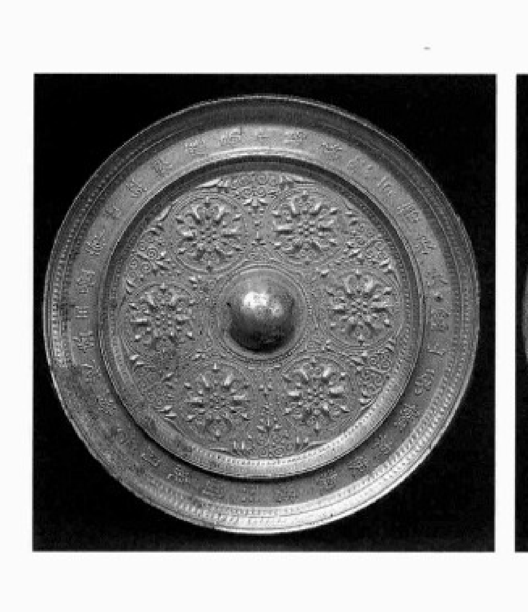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圓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四神獸，間以雲紋。外圈爲銘文一周二十字：「賞得秦鏡，判不惜千金。非開欲照瞻，特是自明心」。

（王保平）







一〇五　仙山并照四神鏡

隋

徑二二厘米

一九五五年湖南長沙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伏獸紋鈕座。鈕座外雙線方格，方格四角與V形紋相對，劃分四個紋飾區，V形紋內各置一獸面。紋飾區內分別配置四靈。中區有銘文「仙山并照，智水齊名……」三十二字。外區環繞十二生肖。鏡緣爲幾何形雲紋。

一〇六　靈山孕寶四靈鏡

隋

徑一八．五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卷草紋鈕座。外有雙線方欄，小連珠紋和櫛紋帶兩周將鏡背紋飾分成內外兩區。內區方欄四角與V形紋對應，把內區又分割成四區，每區內各飾一神獸，有的昂首，有的回顧，均作翹尾奔跑狀。外區有銘文一周三十二字：「靈山孕寶，神使觀爐，飛圓曉月，光清夜珠，玉常希世，紅妝應吕，千福集影，百福來夫」。銘文外有連珠紋和卷草紋各一周。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一〇七　靈山孕寶團花鏡

隋

徑一八．一厘米

一九八一年陝西西安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飾六朵團花，其間飾忍冬紋。外區內側飾「靈山孕寶，神使觀爐，形圓曉月，光清夜珠……」銘文一周。邊緣飾鋸齒紋。

（張沛心）　本圖攝影：邱子渝





一〇八 靈山孕寶神獸鏡



隋

徑一七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有六團花，內置三鸞鳥和三獨角獸。外區鐫銘文「靈山孕寶，神使觀爐……」一周六十四字。鏡緣飾忍冬紋。 本圖攝影：汪俊梁

一〇九 明逾滿月神獸鏡

隋

徑二四．三厘米

四川省博物館藏

圓鈕，蓮瓣紋鈕座。內區環飾八狻猊，外圈有銘文一周。外區飾神獸作奔跑追逐狀。鏡緣飾卷雲紋。

一一〇 金銀平脫花鳥葵花鏡

唐

徑二八．五厘米

日本正倉院藏

圓鈕，飾寶相花。其外爲纏繞的花枝，伸出十個花蕾。共有四組禽鳥環繞花叢飛翔，每組有大小不同的六隻飛鳥。八葵瓣各有一隻啣花鸞鳥和一株花枝。此鏡紋飾用金銀平脫方法製作，顯示了一派鳥語花香的景象。 本圖由日本正倉院供稿



一一一 金銀平脱花鳥葵花鏡

唐

徑三〇・五厘米

河南洛陽關林天寶九年墓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八瓣葵花形，圓鈕。鏡背以金銀片錘脱成四隻展翅環飛的鸞鳳，并飾花鳥、飛蝶。

（王獻本）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一二 金銀平脱鸞鳥啣綬鏡

唐

徑二二・七厘米

陝西西安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其外爲銀飾蓮葉紋，蓮葉外飾一周金絲同心結紋。鈕外圍飾四隻口啣綬帶的金花鸞鳥，作展翅飛翔狀，鸞鳥間各飾一銀飾菊花。近邊緣處飾一周金絲同心結紋。

（張沛心） 本圖攝影：郝勤建

一一三 金銀平脱羽人花鳥葵花鏡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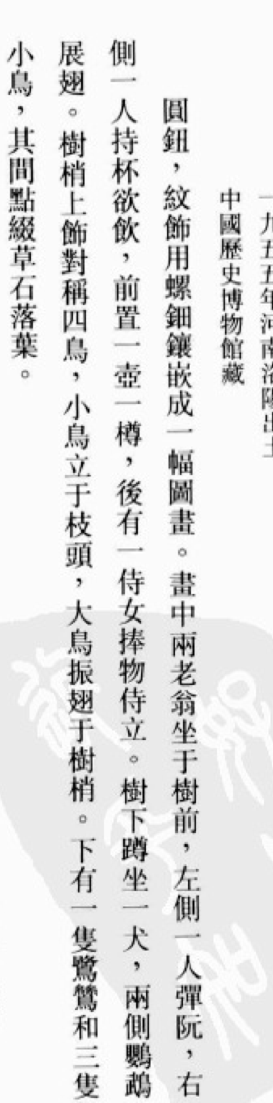
徑三六・五厘米

河南鄭州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重瓣蓮花鈕座。主紋爲雙羽人和雙鸞展翅飛翔。間飾石榴花、蜂蝶、禽鳥和流雲紋。此鏡紋飾均採用金銀平脱法製作。






一一四　鑲嵌螺鈿人物花鳥鏡

唐

徑二三・九厘米

一九五五年河南洛陽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紋飾用螺鈿鑲嵌成一幅圖畫。畫中兩老翁坐于樹前，左側一人彈阮，右側一人持杯欲飲，前置一壺一樽，後有一侍女捧物侍立。樹下蹲坐一犬，兩側鸚鵡展翅。樹梢上飾對稱四鳥，小鳥立于枝頭，大鳥振翅于樹梢。下有一隻鷺鷥和三隻小鳥，其間點綴草石落葉。

嵌螺鈿青銅鏡是唐代著名的工藝珍品。

（辛立華）

一一五　鑲嵌螺鈿蓮花葵花鏡

唐

徑二七・四厘米

日本正倉院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內區飾花蕾、蓮葉紋。外區爲四朵大蓮枝，中間爲盛開的花瓣以及繁茂的枝葉、蔓生的花蕾。整個紋飾由玉石、青金石、貝殼、琥珀組成，色彩艷麗，具有極强的裝飾性。

本圖由日本正倉院供稿

一一六　鑲嵌螺鈿花鳥葵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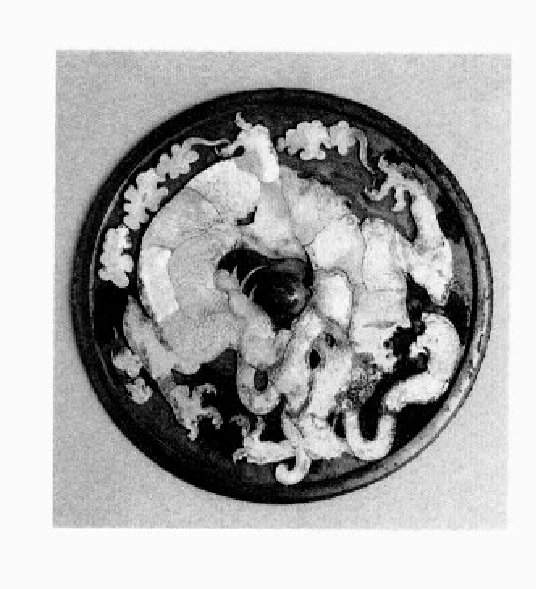
唐

徑二四・五厘米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圓鈕，蓮瓣紋鈕座。其外爲一周團花紋。主紋分四組，每組飾鸞鳥啣綬、蓮花荷葉紋各一。整個圖案以綠松石爲地，紋飾線條刻劃細緻入微。

本圖由日本白鶴美術館供稿



一一七　鑲嵌螺鈿雲龍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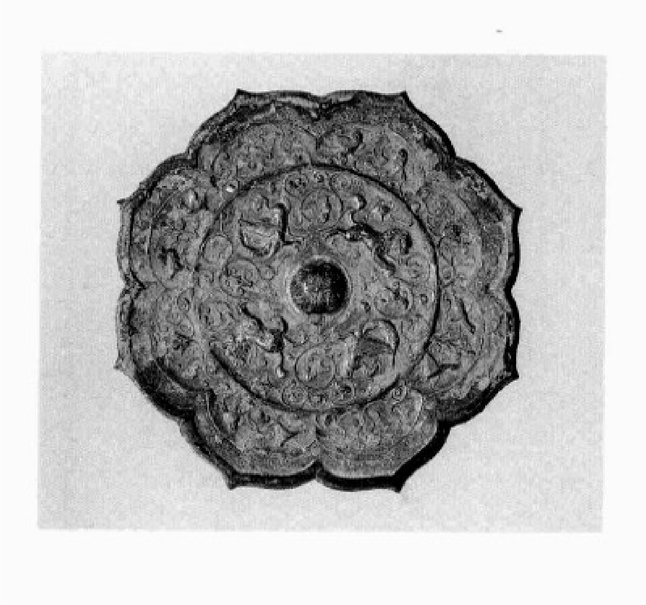
唐

徑二二厘米

河南陝縣後川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主題紋飾爲一龍，龍首啣鈕，體軀彎曲而上，前肢一伸一曲，二後肢與龍首相交。龍周圍飾流雲紋，使之有騰雲駕霧之感。背鰭、腹甲、鱗甲、肘毛刻劃精細。



一一八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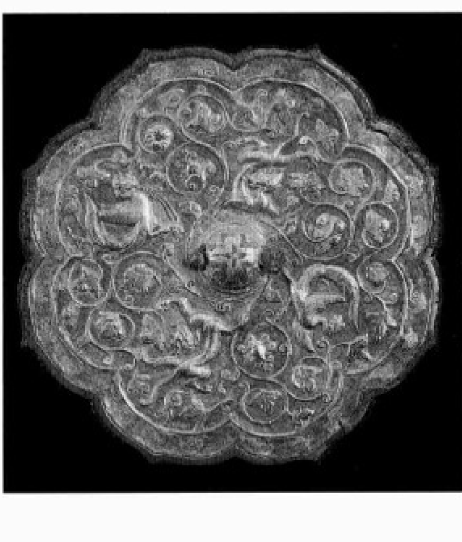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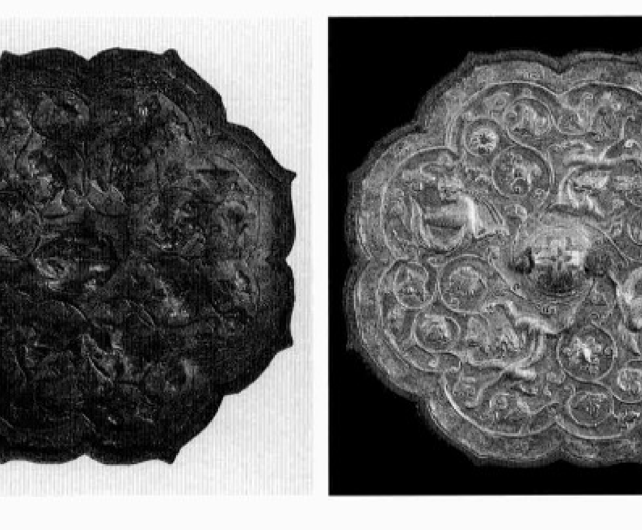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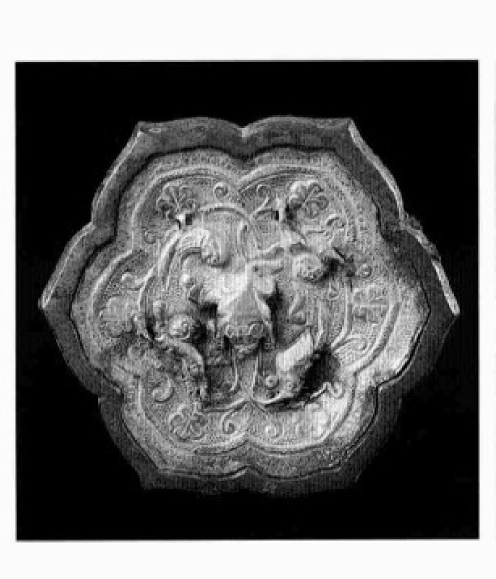
徑二五·五厘米

日本泉屋博古館藏

獸鈕，連珠紋鈕座。內區飾雙獸雙鸞，間以纏枝花。雙獸形態不同，一獸似獅，一獸頭有雙角。外區八組紋飾，四組爲盛開的花朵，四組爲兩兩相對栖息于花上的鳥禽。整個鏡背鑲嵌銀殼，并用極細而繁密的圓圈作地紋。

本圖由日本泉屋博古館供稿



一一九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徑二一・二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在鈕的周圍飾兩鳥兩獸。兩鳥展翅翹尾，一鳥口啣綬帶。兩獸一爪屈伸，三爪舒展，體軀彎曲，呈張牙舞爪狀。獸與鳥之間飾折枝花。外緣爲雲紋和花飾。整個紋飾均以細珠紋爲地。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二〇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徑一九・三厘米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伏獸鈕，連珠紋鈕座。由纏枝紋交錯組成的八個圓弧內各飾一瑞獸，或回首，或奔走，姿態各異。在纏枝紋相接處飾石榴、荷花等，兩側間飾鳥禽、花葉。紋飾均以細密的圓圈紋爲地。

本圖由日本白鶴美術館供稿

一二一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徑一一・二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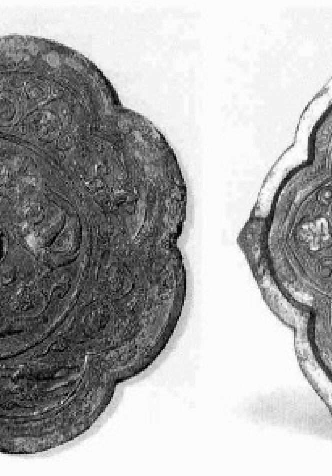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陝西西安東郊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六瓣菱花形，銀背鎏金。蟾蜍鈕。主題紋飾爲鳥獸及纏枝花紋。以繁密的點紋爲地紋。

（王保平）







一二二 **銀背鎏金鳥獸菱花鏡**

唐

徑一一．二厘米

一九九二年陝西西安東郊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六瓣菱花形，銀背鎏金。蟾蜍鈕。主題紋飾爲鳥獸及纏枝花。鳥獸對稱排列。

（王保平）

一二三 **銀背鎏金雙鳥葵花鏡**

唐

徑二四．五厘米

日本泉屋博古館藏

伏獸鈕，連珠紋鈕座。鈕兩側爲鳳鳥，均展翅舒尾而舞，上下飾靈山與蔓枝，外區飾二天馬、一鹿、一麒麟，作奔馳飛翔狀，間飾花草紋。

本圖由日本泉屋博古館供稿

一二四 **銀背鎏金鳥獸葵花鏡**

唐

徑一四．六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圓鈕，圓鈕座。鈕周圍環飾兩鳥兩獸。兩鳥爲鳳凰，展翅爭艷。兩獸作奔馳狀，一獸爲羊，雙角翹起，一獸爲鹿，角呈靈芝形。獸鳥間飾折枝花。外緣爲花飾。紋飾均以細珠紋爲地。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二五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徑二一·五厘米

一九五五年陝西西安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伏獸鈕。内區飾纏枝花紋，枝葉間飾六隻瑞獸。外區飾姿態各異的八隻雀鳥，間以花草紋。鏡緣飾流雲紋。

一二六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徑五·九厘米

河南洛陽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蛙鈕。鏡心紋飾爲對稱排列的兩瑞獸和兩雀。瑞獸作奔跑狀，一雀展翅，一雀棲于枝頭。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二七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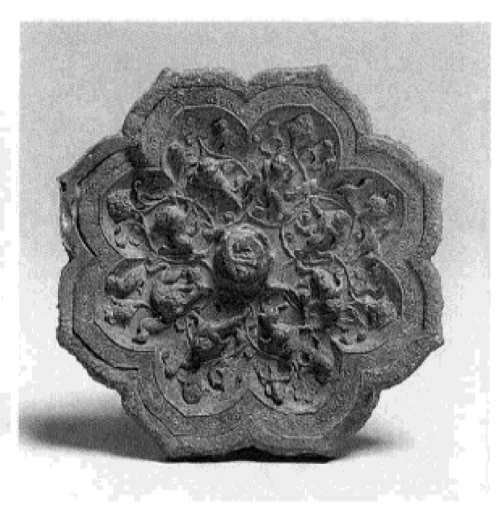
徑六·二厘米

河南洛陽滋澗老井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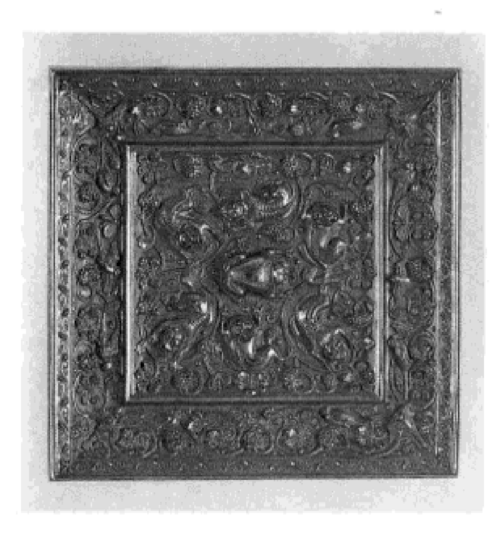
洛陽市博物館藏

六角菱花形，獸鈕。鏡背浮雕二鵲、二獸與纏枝花相間環繞。此鏡銀地鎏金，以錘脱工藝製成。

（王獻本）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二八　銀背鳥獸菱花鏡

唐
徑一五・八厘米
陝西西安史家營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獸鈕，作頭尾相擁狀。鏡心由纏枝花組成八個區域，内各有一隻瑞獸，似狻猊。菱花瓣内飾石榴、花卉，并間隔飾以雙雀，或棲于花枝，或展翅飛翔。此鏡均以細珠紋爲地。雙獸鈕鏡較爲稀見。（譚前學）　本圖攝影：郝勤建

一二九　金銀平脱葵花鏡

唐
徑一九厘米
一九五五年陝西長安韋曲莊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六瓣葵花形，圓鈕，六瓣花形鈕座，高平緣。整體紋飾由圓形銀片鏤雕鏨刻三層寶相花紋，一層六重花瓣組成花形鈕座，二層花瓣間伸出六個含苞欲放的花蕾，花蕾外飾二片葉片托起盛開的寶相花六朵。此鏡紋飾華美，工藝獨特，漆地雖大部脱落，仍不失爲一件精麗的工藝品。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一三〇　狻猊葡萄方鏡

唐
邊長一七・一厘米
日本正倉院藏

伏獸鈕。内區以鈕爲中心置六狻猊，間飾以葡萄纏枝紋。外區飾鳥雀蝴蝶配以葡萄纏枝紋。鏡緣飾纏枝紋。此鏡紋飾採用高浮雕技法製作，極爲精美。

本圖由日本正倉院供稿





一三一　狻猊孔雀葡萄鏡

唐

徑二〇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蟠龍鈕，龍首回顧。內區飾一開屏孔雀，四隻狻猊伏地昂首。間雜以蔓枝葡萄。外區爲姿態各異的喜鵲十二隻，間雜以葡萄、蜻蜓、蝴蝶等，紋飾形象生動，錯落有致，繁密華麗。

一三二　狻猊葡萄鏡

唐

徑二一厘米

一九五八年河南陝縣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伏獸鈕。內區飾以狻猊和纏枝葡萄紋。外區爲鳥雀、蝴蝶、狻猊配以纏枝葡萄。緣飾重瓣花紋一周。

一三三、一三四　狻猊葡萄鏡

唐

徑一七・一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狻猊鈕。內區飾狻猊六隻，或奔跑，或蹲坐，或安卧，或匍匐，間飾以纏枝花。外區置狻猊、飛雀、纏枝葡萄一周。鏡緣飾纏枝紋。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三五　狻猊葡萄鏡

唐

徑二四·七厘米

河南宜陽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獸鈕，圓鈕座。主題紋飾爲高浮雕狻猊葡萄紋，間以禽、獸等紋飾。邊緣凸起，頗顯厚重。

（高西省）



一三六　狻猊葡萄鏡

唐

徑二三·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狻猊鈕，內區有八隻狻猊作各種姿態，隙間飾葡萄紋。外區有飛禽七隻，狻猊三對，上下飾葡萄及枝葉紋。鏡緣飾重瓣花。此鏡紋飾交錯，極其精奇富麗。



一三七　狻猊葡萄鏡

唐

徑一五·二厘米

一九五二年陝西西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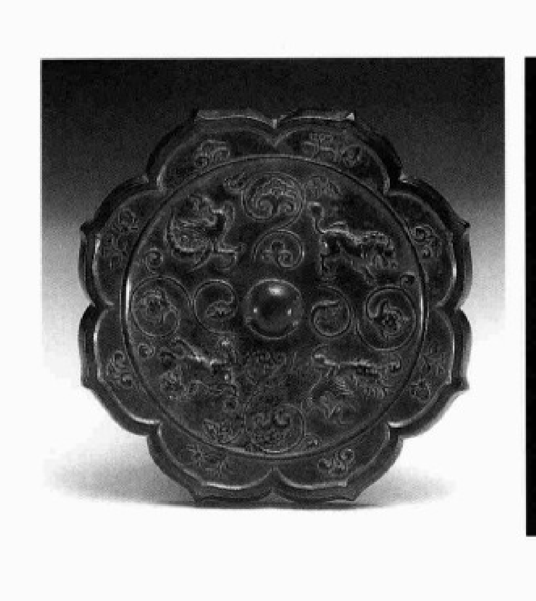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獸鈕。內區飾狻猊葡萄紋。外區飾鳳鳥和異獸。邊緣飾葡萄紋。紋飾皆採用高浮雕手法製作，工藝精良。

（王保平）







一三八　飛天葵花鏡

唐

徑二五・三厘米

一九五五年陝西西安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八瓣葵花形，圓鈕，無鈕座。鈕兩側各一飛天，頭戴寶冠，天衣飄逸，帔帛自然垂落，兩飛天各舉一手向上前方，共持一四瓣花形物。飛天下方飾祥雲，鈕上方正中爲四道橫線，線上飾重山峻嶺，山頭祥雲環繞。鈕下方飾山峰，峰頂生長枝葉繁茂的樹木。飛天題材是唐鏡常見紋飾。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一三九、一四〇　鑑若止水鏡

唐

徑二〇・四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圓鈕，圓鈕座。內區有兩獸兩鳥，有蟠龍作飛騰狀，麒麟跳躍飛奔，鸞鳥展翅飛翔，鳳凰起舞。外區六隻鸞鳥，或憩息，或飛翔，其間飾花草紋。鏡緣銘文一周三十二字。此鏡內區所飾動物均一足鏤空，頗爲少見。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四一　鳥獸菱花鏡

唐

徑一五・六厘米

四川平武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圓鈕。內區飾枝蔓向兩側彎曲的寶相花四枝，對稱飾鳳凰、瑞獸紋，鳳凰作回首狀，瑞獸張嘴翹尾。外區菱花瓣內飾蝴蝶採花紋樣。





一四二　雙鸞葵花鏡

唐

徑二四・四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八瓣葵花形，圓鈕，無鈕座。紋飾由一道凸弦紋將鏡背紋飾分成內外二區。內區飾雙鸞鳥對稱而立，鸞鳥屈頸挺胸，雙翅伸展，長尾上翹，口啣綬帶，一足凌空，一足踏于花枝上。上下方各飾花枝，均爲兩片花葉托起盛開的花朵，形態各異。外區飾單雙葉花枝相間排列。鏡體厚重，寬邊緣。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一四三　雙鸞葵花鏡

唐

徑二二厘米

一九五六年陝西寶鷄姜城堡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八瓣葵花形。鈕兩側各一鸞鳥立于花枝上，作振翅翹尾狀。鈕上側飾二鳥站于花枝上，一鳥啄葡萄，一鳥回首顧盼。鈕下側飾一鳥口啣花枝站于蓮蓬上。邊緣飾四隻折枝花與四鳥相間環列。

（譚前學）

一四四　雙鸞葵花鏡



唐

徑一四・七厘米

河南洛陽關林三號墓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葵花形，圓鈕。鈕以上花枝雲朵間飾山嶽紋；鈕以下飾雙鸞相對啣綬，作展翅翹尾狀，綬帶上飄。在凸弦紋與連弧鏡邊之間，飾蝴蝶及雲紋相間環繞。

（李隨森）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四五　雙鸞葵花鏡

唐

徑二四厘米

陝西西安高樓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鈕兩側各飾一鸞鳥相對而立。鸞鳥口啣綬帶，展翅欲翔，長尾上翹，一爪踏于荷葉枝的蓮蓬上。鈕上下各飾蓮花荷葉紋。

一四六　雙鸞啣綬葵花鏡

唐

徑一五·三厘米

一九八三年陝西商縣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葵花形，橋形鈕。紋飾可分爲三組，上部爲一滿月，內有桂樹、玉兔及蟾蜍。下部爲一出水蛟龍，海面爲波紋。兩側飾口啣綬帶的鸞鳥，展翅凌空，相對飛翔。

（張沛心）　本圖攝影：郝勤建

一四七　雙鸞啣綬葵花鏡

唐

徑一七·三厘米

河南洛陽礦山廠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葵花形，圓鈕。主題紋飾爲雙鸞啣綬，凌空飛翔。上部飾月宮圖，內有桂樹、玉兔。下部飾巨龍騰躍出海，間飾祥雲。

（高西省）　本圖攝影：孫之常







一四八　雙鵲啣綬葵花鏡

唐
徑一五・二厘米
四川平武城隍廟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圓鈕。鏡鈕兩側各飾一展翅飛翔的鵲鳥，口啣綬帶。上方是月宮圖，內有桂樹、搗藥的玉兔及蟾蜍。下方爲蛟龍出海圖，兩邊各有一朵祥雲。

一四九　飛鳥菱花鏡

唐
徑一二・六厘米
一九九一年陝西西安東郊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圓鈕。內區飾四隻口啣綬帶的鴻雁，作飛翔狀。外區飾四組如意雲紋及花草。

（王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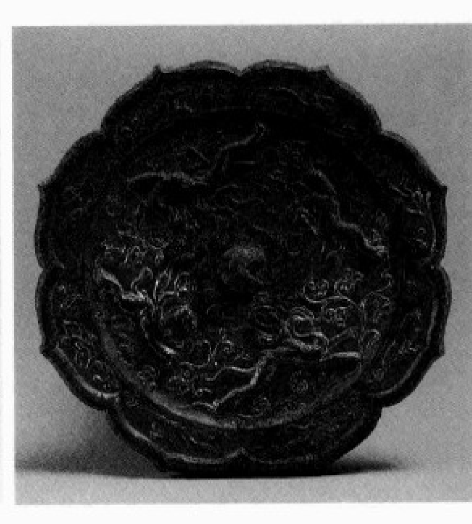
一五〇　飛鳥菱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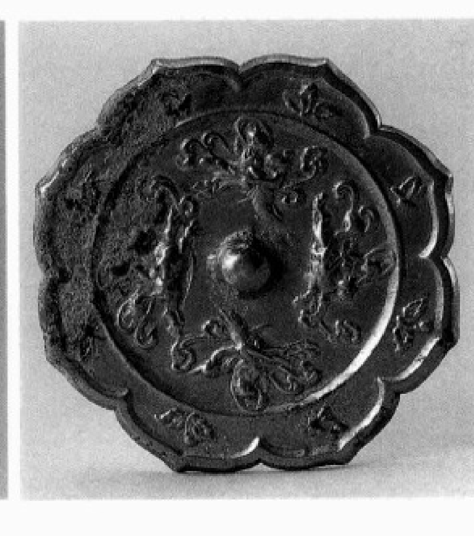
唐
徑一四・五厘米
一九八三年陝西鳳翔棉紡廠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八瓣菱花形，圓鈕。上部飾燈籠形圖案和菱形圖案，上下相連。菱形圖案兩側飾綬帶飄揚。下角亦飾兩條綬帶，兩鳥各啣一條作飛翔狀。下部飾荷花一組。八葵瓣間飾飛蝶及折枝花。

（王保平）







一五一　仙人騎獸菱花鏡

唐

徑一一·五厘米

一九八三年陝西鳳翔棉紡廠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八瓣菱花形，圓鈕。內區飾四仙人各騎鳳鳥或神獸，外區飾四組飛蝶和折枝花。

（王保平）

一五二　仙人騎獸菱花鏡

唐

徑二五·五厘米

一九七二年陝西西安郭家灘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橋形鈕。內區紋飾爲四仙人騎瑞獸作奔馳狀。仙人頭頂光環，翱于天際，隙間飾折枝花和流雲。外區菱花瓣內飾鳥雀、飛馳的仙人，間飾以折枝花。

本圖攝影：郝勤建

一五三　鳥獸紋鏡

唐

徑一八·六厘米

一九八三年陝西西安東郊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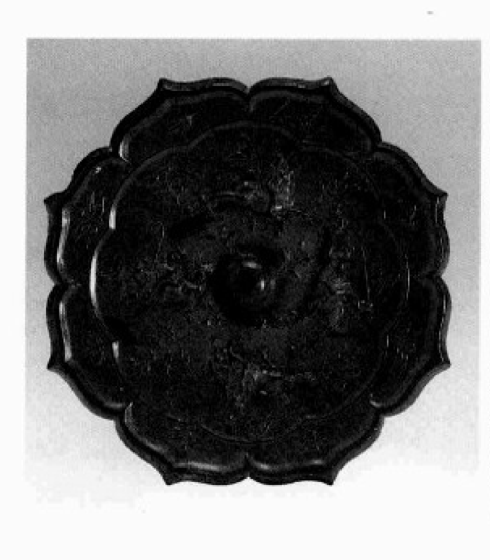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圓鈕。主題紋飾爲對稱分布的神獸、鳳鳥，間飾四株花草及雲紋。邊緣飾雲紋一周。

（王保平）







一五四　打馬毬菱花鏡

唐

徑一一・三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圓鈕。內區以鈕爲中心，飾四人騎馬打毬紋，或策馬回首擊毬，或舉鞠杖追毬，或俯身向前，場面緊張激烈。馬側飾山巒和折枝花。鏡緣置蜂蝶和折枝花。此鏡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一五五　打馬毬菱花鏡

唐

徑一九・五厘米

一九八三年安徽懷寧雷埠鄉出土

安徽省懷寧縣文物管理所藏

八瓣菱花形，圓鈕。主紋爲打馬毬圖：四人騎馬打擊二毬，一馬四蹄騰空，騎者高舉毬棒由後前擊；一馬後蹄高揚，騎者橫棒回擊；一馬前蹄騰空，騎者執棒前奪；一馬昂首嘶鳴，騎者側身執棒鈎毬。畫面表現了馬毬比賽的激烈場面，與唐人的詩文記載相映成趣。

（李國良）

一五六　打馬毬菱花鏡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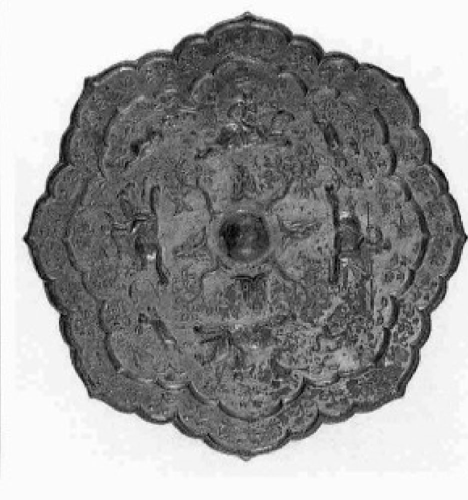
徑一八・五厘米

一九七五年江蘇邗江金灣壩水利工地出土

揚州市博物館藏

菱花形，圓鈕。內區飾四騎士打馬毬，騎士或躍馬奔騰，或俯身擊毬，姿態優美，栩栩如生。間飾折枝花與山巒。外區飾折枝花與蜂蝶。

（周長源）







一五七、一五八　狩獵紋菱花鏡

唐

徑二九厘米

一九六一年河南洛陽扶溝出土

河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以鈕爲中心置四株樹木和四座山巒。山樹周圍飾四組策馬奔馳的狩獵紋，或持長矛，或搭弓射箭，或回首觀望，馬前有飛跑的兔、野猪、鹿和怪獸，并間以雀鳥、蜂蝶、蜻蜓、折枝花。鏡緣飾折枝花和蜂蝶一周。此鏡表現手法寫實，場面生動。

本圖攝影：孫之常

一五九　狩獵紋鏡

唐

徑一四·九厘米

一九五五年陝西西安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菱花鈕座。飾四組狩獵紋。獵手縱馬持長矛、弓箭、套索，馬前爲奔逃的野猪、鹿、兔和怪獸。主紋間飾蜂蝶、折枝花。外緣飾一周雲鶴紋。

一六〇　竹林七賢鏡

唐

徑二一厘米

一九七八年雲南大理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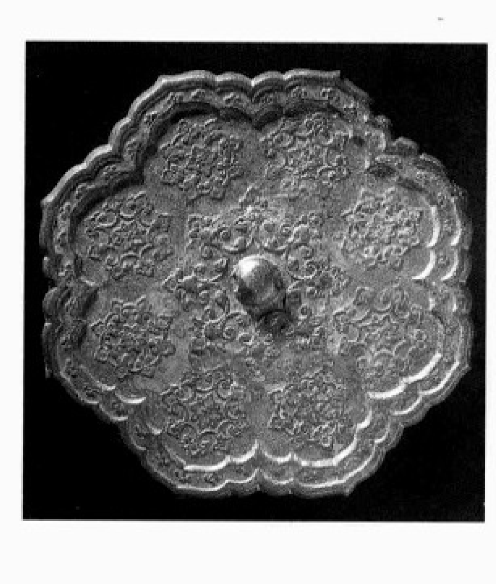
雲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蓮花瓣鈕座。主題紋飾爲十一人，皆席地而坐。鈕上方有兩人對弈，一人靜觀，左側兩人坐于大樹下，鈕下方有四人交談。其間飾山石、竹林、飛禽等。紋飾用淺浮雕手法，表現了竹林七賢的生活意境。

本圖攝影：孫之常







一六一　吹笙引鳳葵花鏡

唐
徑一二．九厘米
河南洛陽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

圓鈕。鈕左一人端坐吹笙，神情專注，右一鳳展翅翹尾，聞聲而至。上爲竹樹一叢，下爲崇山峻嶺。據《列仙傳》，吹笙者當爲周靈王太子王子喬。此鏡紋飾精練，生動地表現了吹笙引鳳的主題。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六二　榮啓奇葵花鏡

唐
徑一二．九厘米
河南洛陽北郊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圓鈕。鈕外上有界格銘文三行：「榮啟奇問曰答孔夫子」，下有垂柳一株。左爲孔子，手執曲杖，指點發問。榮啟奇居右作答言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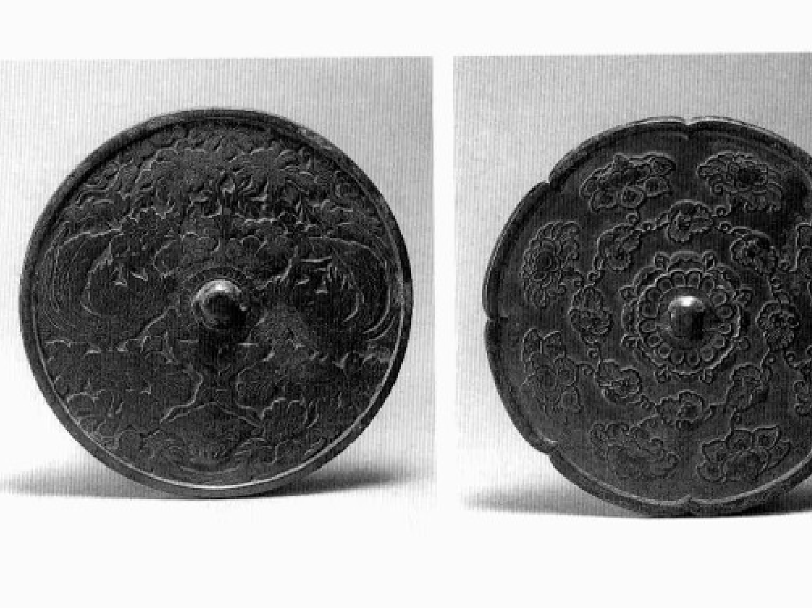
（王獻本）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六三　寶相花菱花鏡

唐
直徑二三．三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八瓣菱花形，圓鈕，花瓣紋鈕座。八角頂端向外放射同形的花葉形紋。八朵寶相花環繞鈕座，寶相花爲八瓣形，四瓣花形蕊。外緣均勻地排列四十朵小花。此鏡紋飾規整，清新雅致。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一六四　寶相花葵花鏡

唐

徑二〇・五厘米

陝西西安東郊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八瓣葵花形，圓鈕，蓮花瓣鈕座。鈕外圍枝葉連接環繞成圈，并由枝蔓引出八朵寶相花環繞其外。花分兩種，或怒放，或初綻，均爲重瓣。

（譚前學）

一六五　雙鳳牡丹鏡

唐

徑一七・八厘米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花瓣鈕座。鈕外圍剔地平雕雙鳳與牡丹花，紋飾左右對稱。雙鳳相對站立于牡丹花上，作展翅翹尾狀。其間飾以闊葉折枝花、雲紋及飛鳥紋。

（譚前學）

一六六　蟠龍紋葵花鏡

唐

徑二七・四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圓鈕。蟠龍作淺浮雕。龍頭右向，雙角分支作飄舉狀，雙目作菱形，張口吐舌，舌甚長，龍體向右旋轉呈圓形，四足雄健，爪勾曲有力，通體滿飾鱗紋。此鏡所飾龍紋形象特別，且鏡體較大，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六七　雲龍紋葵花鏡

唐

徑一二・九厘米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葵花形，圓鈕。主題紋飾爲一龍作昂首飛騰狀，龍身上的鱗紋清晰可辨，龍回首向鈕，作口吞鈕珠狀。周圍飾四朵祥雲。（張沛心）　本圖攝影：郝勤建

一六八　雲龍紋葵花鏡

唐

徑二〇・五厘米

河南洛陽北瑤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圓鈕。龍首高仰，雙角翹起，口啣寶珠，體軀盤曲，龍尾向上卷曲，二爪高高揚起，二爪屈伸。龍周圍飾有流雲。鏡緣飾流雲和折枝花。整個紋飾用淺浮雕表現，使龍更顯氣韻生動。

本圖攝影：孫之常

一六九　雲龍紋葵花鏡

唐

徑二四厘米

一九八四年河南偃師杏園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八出葵花形，圓鈕。鏡背爲一條盤龍，曲頸回顧，張口吐舌，周身飾鱗紋。龍體上下襯五朵流雲，構圖生動，製作佳麗。

（徐殿魁）









一七〇 雙獅紋鏡

唐

徑一八·五厘米

陝西西安東郊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鈕外圈飾雙獅，環繞鏡鈕作追逐嬉戲狀。鏡背裝飾具浮雕效果。

（譚前學）

一七一 日月貞明八卦鏡

唐

徑二五厘米

河南洛陽磁澗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山形方鈕。主題紋飾以八卦構成方框，四角飾山嶽紋，相間四框內飾銘文：「日月貞明，天地含爲，寫規萬物，洞鑒百靈」。邊緣飾日月星辰一周。此鏡紋飾設計奇巧，寓容納天地萬物之意。

（高西省）

一七二 山海神人八角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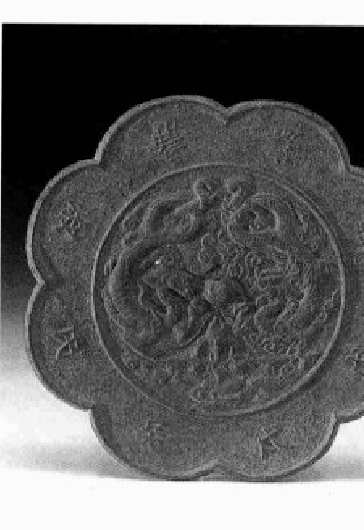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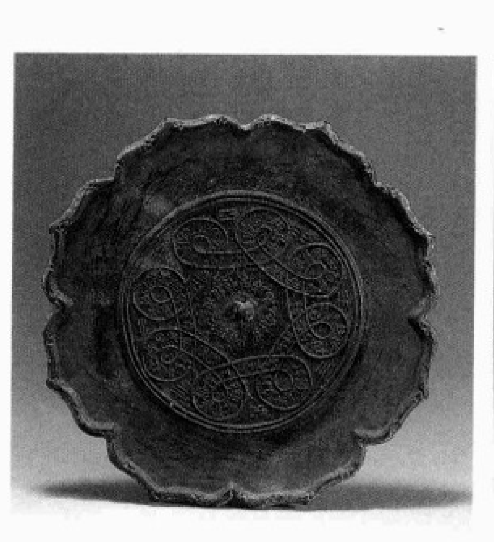
徑一七·七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雲紋鈕，鈕座爲俯視的山巒，上有草。四角聳出四座各具形態的山巒，其中兩山各有一飛禽展翅翱翔。山巒之間爲波濤起伏的海水，有神禽異獸鳧游其上，有一童子騎于鰲魚上，這種魚稱龍魚，《山海經·海外西經》：「龍魚一角，似鯉居陵，飛騖九域，乘雲上升。」整個圖案雲霧繚繞，山巒叠嶂，當取材于山海經故事。

本圖由日本千石唯司供稿





一七三　武德軍十二生肖鏡

五代

徑二一．一厘米

一九八三年四川巴中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圓鈕，花瓣紋鈕座。紋飾分三圈，内圈爲八卦紋，中圈爲十二生肖，外圈爲纏枝花。内圈有銘文置于八卦紋間，共八字，爲「武德軍作院羅真造」。「武德軍作院」爲前蜀武德軍所設作坊。

一七四　嘉熙戊戌雙龍紋葵花鏡

南宋

徑一九．五厘米

湖南省博物館藏

鏡爲葵形，圓鈕，一周凸弦紋把鏡背分成兩區，内區爲雙龍，下半部似岸邊立一三足香爐形器，外區爲「嘉熙戊戌吳氏淑靜」八字銘文，嘉熙戊戌，爲公元一二三八年。

（傅聚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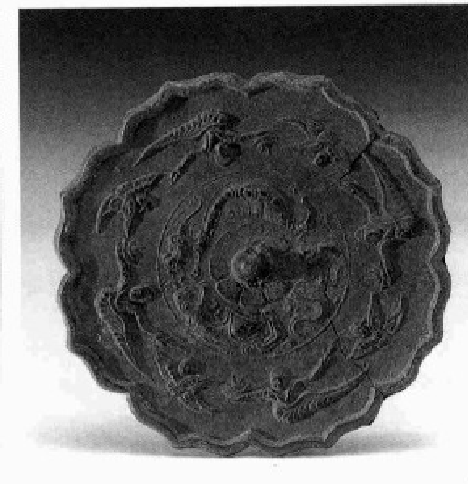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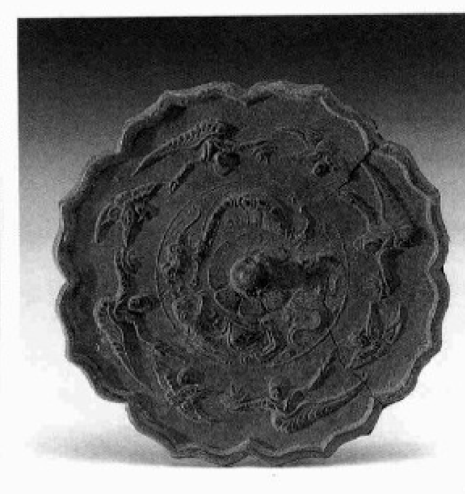
一七五　滿江紅詞菱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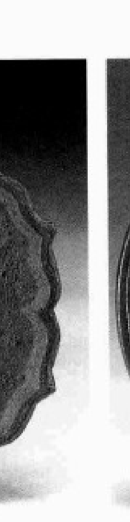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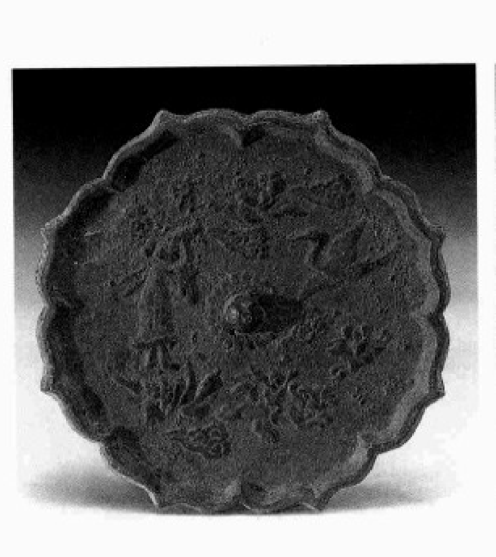
南宋

徑二一．七厘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圓鈕。由凸起的雙弦紋組成一圓圈，圈内兩條平行線組成有八個回環的環帶，環帶及鈕周圍錄《滿江紅》詞，從「雪共梅花」起始到「須相憶」結束，共九十三字。回環間置八卦紋。菱邊有一圈梅花形凹槽，當用于鑲嵌。

一七六　飛仙龍虎紋菱花鏡

南宋

徑一一厘米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花形鈕座，一周細小的凸弦紋把鏡背分成兩區，內區爲龍虎紋，外區爲飛翔的仙人。

（傅聚良）

一七七　蹴踘紋鏡

南宋

徑一〇·八厘米

湖南株洲徵集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主題紋飾爲蹴踘娛樂圖。圖中一男一女正專心踢毬，兩側飾男女二人及太湖石、圍牆、山巒等，其間飾以花草紋。

（熊建華　國　紅）

一七八　人物花鳥菱花鏡

南宋

徑一二·八厘米

湖南株洲徵集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花形鈕座。左邊有一身着長袍、一手伸到頭部、站于玄武之上的人仰首而望，上部爲騎鶴之人飛翔于雲層之中，右邊爲展翅飛翔的仙鶴，下部有騎馬奔跑的人。

（傅聚良）







一七九　鳥獸紋葵花鏡

南宋
徑一七・一厘米
湖南長沙徵集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一圈凸起的聯珠紋把鏡背分成兩區，内區爲對稱的兩獸和蓮花小鳥；外區爲蓮花與飛鳥相間排列。

（傅聚良）

一八〇　八卦菱花鏡

南宋
徑一〇・七厘米
河南洛陽鐵路一小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八瓣菱花形，圓鈕，菱花形鈕座。主題紋飾爲八瓣菱花内各一八卦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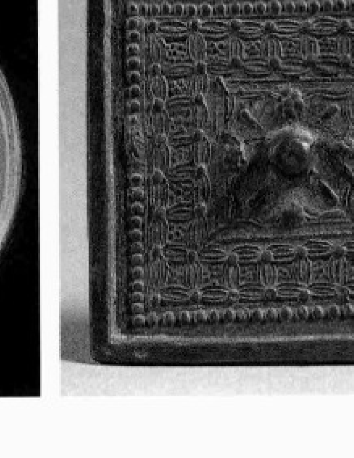
（高西省）　本圖攝影：王蔚波

一八一　纏枝花亞形鏡

南宋
徑一三・八厘米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花形鈕座。鈕座周圍滿布纏枝花，外圍亞字形的聯珠紋。

（傅聚良）





一八二　錢紋方鏡

南宋
徑八．三厘米
一九五七年吉林梨樹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

圓鈕。鈕周圍飾珠紋組成的花朵及四出紋，其外圍以雙線方框。主紋爲連錢紋，錢孔內各置小花一朵，四角飾圓珠，圓珠相連成兩個方框。四邊由連珠紋組成。

一八三　乾統七年鏡

遼
徑一九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無鈕座。鈕左右兩側鑄「乾統七年」四字，鈕上方刻「都右院官押」字樣，外環飾四朵如意形祥雲。主紋爲長頸展翅飛翔的四鳳紋，相間飛龍四條，外圍連珠紋一周。乾統是遼天祚耶律延喜年號，乾統七年即公元一一〇七年。

本圖攝影：嚴鐘義　孫克讓

一八四　四蝶錢紋鏡

遼
徑二九厘米
一九五四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出土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

圓鈕，連珠紋鈕座。鈕座外爲連珠紋組成的方框，內飾連錢紋。其外爲連珠紋雙圈與方框相交，圈內飾方塊圈點紋。雙圈又與連珠紋雙線方框相切，方框四角飾四蝶展翅。其外飾連錢紋。

本圖攝影：孫之常



一八五　四童龜背紋鏡

遼

徑一五厘米

一九五七年遼寧建平張家營子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環鈕，圓鈕座，座外飾四瓣花紋。內區爲方形，以連珠紋爲界，四角各飾一童子，神態各異。外區飾龜背紋，素寬邊緣。

同墓出土銅鏡四件，形制相同。環鈕上連結有曲鈎鐵釘，當掛于墓室四壁。

（劉　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八六　菊花龜背紋鏡

遼

徑一九·五厘米

原東北博物館舊藏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圓鈕，菊花紋圓鈕座。內區呈方形，四角各飾一花紋。外區飾龜背紋，其外飾連珠紋重疊連弧紋各一周。此鏡紋飾精細，是遼鏡中的精品。

（劉　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八七　迦陵頻伽紋鏡

遼

徑二二・八厘米

一九五六年遼寧建平張家營子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圓鈕，鏡背飾凸線迦陵頻伽紋，兩個人首鳥舒展雙翅，頭戴蓮冠相對而立。雙手各捧一盆三葉花，手腕及上臂飾環，雙鳥足。鳥上下方飾花卉，空白處填黑漆爲地，以烘托主體紋飾。

頻伽紋爲佛教題材，流行于唐代，此鏡反映了佛教對遼的影響。

（劉　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八八　菊花紋鏡

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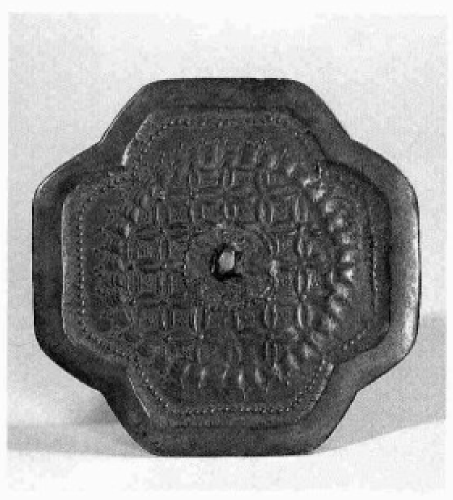
徑九・八五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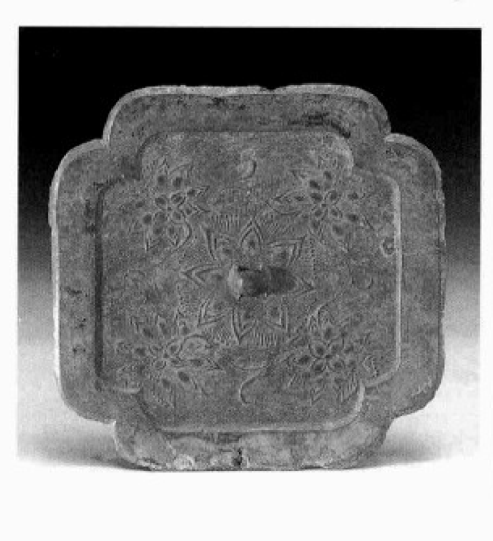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圓鈕，鏡背呈菊花形，花瓣叠壓旋轉，極富動感。其中一花瓣上有金代刻款「濟州錄司官」及花押。濟州原名龍州，金天眷三年改爲濟州，治所在利涉縣（今吉林省農安縣）。

（劉　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八九　卷草花紋鏡

遼

徑一七・六厘米

一九六七年遼寧鐵嶺有色金屬熔煉廠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圓鈕，鈕座內飾重瓣蓮花，主題紋飾爲卷草花紋，雙線勾劃，委婉優雅，富流動感。

（劉　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九〇　連錢錦紋亞形鏡

遼

徑一〇・九厘米

一九六七年遼寧鐵嶺有色金屬熔煉廠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亞字形，橋形鈕，連珠紋圓鈕座。主題紋飾爲連錢錦紋，每個錢孔內均有小花裝飾。連錢線外有三層叠壓的花瓣裝飾，邊緣飾連珠紋一周。

（劉　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九一　蓮花紋亞形鏡

遼

徑一五・八厘米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花形鈕座；四角各有一朵相同的蓮花，花與花之間有枝相連。

（傅聚良）






一九二　龍紋鏡

遼

徑二八厘米

一九九二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圓鈕，鏡背浮雕一盤龍，龍首昂起，雙角聳立，張口吐舌。龍爪雄健有力，尾與一後足相糾結，通體飾鱗紋。（孫建華）本圖攝影：梁京明

一九三　龍紋鏡

遼

徑三八·五厘米

一九六七年遼寧阜新塔子山遼塔地宮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鼻鈕，鏡背用細線刻雙龍繞鈕飛舞，間飾卷雲紋。此鏡色澤亮潔，刻劃精細，是遼鏡中的佼佼者。（劉　寧）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九四　寶珠雁紋鏡

遼

徑一二·三厘米

原東北博物館舊藏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圓鈕，鏡背主題紋飾爲寶珠、大雁及雲紋，雁均呈展翅飛翔狀。近緣處飾乳釘紋一周，邊緣上有金代刻女真文款及花押。（劉　寧）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九五　四童戲花葵花鏡

金
徑一三．八厘米
一九五六年吉林長春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

圓鈕。鏡背滿布花叢。四童子躺臥其中，神態各異，或舉手持花，或低頭賞花，憨態可掬。此鏡紋飾用浮雕手法表現，爲金鏡中的精品。

一九六　雙龍紋鏡

金
徑一八厘米
吉林扶餘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

圓鈕。雙龍首尾相對而置。一龍軀體舒展，一龍弓身扭曲。雙龍都有一後爪與龍尾相纏。外圈飾一周卷葉紋。鏡緣刻「拿里虎千户」及花押。

一九七　雙龍紋鏡

金
徑二二．二厘米
一九五二年原東北文化局文物處移交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圓鈕，鏡背凸鑄雙龍，張牙舞爪，首尾相接，作追逐狀。鏡緣有「都右院」刻款及花押。「都右院」是金代常設的銅器檢驗機構。

（劉　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九八　雙鯉紋鏡

金

徑一九·四厘米

原東北博物館舊藏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圓鈕，主題紋飾爲兩條浮雕的鯉魚，首尾相接，作同向回游狀。雙鯉身軀肥碩，鱗、鰭清晰，造型生動逼真。近緣處飾波紋一周，邊緣上刻「平州錄事司官」及花押。（劉寧）　本圖攝影：李振石

一九九　雙鯉紋鏡

金

徑四三·五厘米

一九七六年黑龍江阿城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無鈕座。鈕外兩條鯉魚同向回游，魚張口吐泡，目圓睜，鱗紋清晰，側身擺尾，翻轉自如，在碧波中逐浪嬉戲，形態逼真生動。鏡背滿布線條流暢細密的水波紋，波濤起伏的水面飄浮片片水草，顯示出濃厚的自然情趣。

二〇〇　吳牛喘月紋柄鏡

金

徑八·五厘米

一九八七年吉林德惠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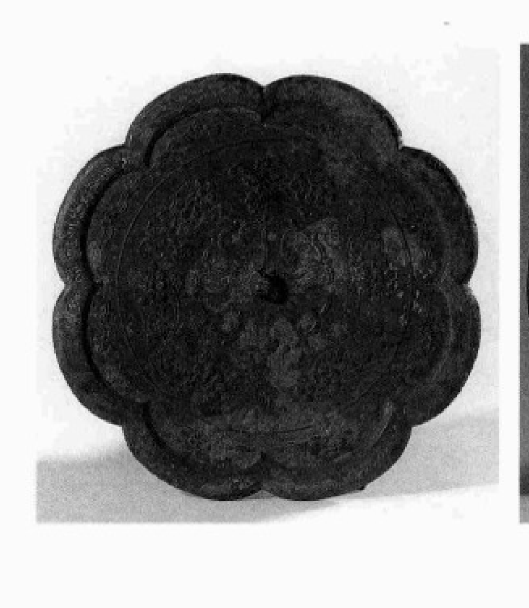
吉林省長春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長柄。畫面上方一輪明月從浮雲中顯現，下爲翻滾的波濤。左側岩石連着水中小洲，一牛卧于地上，回首望月。柄飾花葉紋。









二〇一 龜鶴人物鏡

金

徑一三・三厘米

一九八三年吉林榆樹出土

吉林省榆樹縣博物館藏

鏡背右側斜生一松樹，樹下石上站一老叟和一侍童。左上飾一輪紅日，其下一鹿馱着小兒緩緩而行。鹿前方有靈芝一株，一仙鶴回首而望。下方波濤滾滾，波中飾魚、龜浮游。失柄。

二〇二 韓州司判牡丹紋鏡

金

徑二一・三厘米

一九七八年吉林梨樹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

圓鈕，菊花瓣鈕座。主題紋飾爲五朵纏枝牡丹花。花朵飽滿，刻劃細緻入微。外圈飾以一周圓珠紋。此鏡製作精良，在金鏡中不可多得。鏡緣刻銘及花押。

二〇三 太原府錄事司官葵花鏡

金

徑二一・三厘米

一九四一年山西太原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葵花形鈕座。其外環飾六株折枝牡丹花，外圈爲流雲紋。鏡緣刻銘及花押。





二〇四　唐王游月宮鎏金菱花鏡

元

徑一八·七厘米

一九六二年寧夏隆德出土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菱花形，圓形鈕。通體鎏金。主題紋飾爲月宮圖。左側一株繁茂的桂樹，右側飾山門，門半掩，一人側身遠眺，其旁有玉兔搗藥。下側爲一橋，橋下波濤汹涌。橋左側一人，頭戴官帽，彎腰拱手。橋右側一人長袍束帶，坐于椅上，兩側各一執扇侍者。畫面內容豐富，布局嚴謹，反映了唐王游月宮的故事。（陳悦新）

二〇五　仙鶴人物鏡

元

徑九·七厘米

河南洛陽孟津朝陽出土

洛陽市博物館藏

元寶形鈕。鏡背畫面共分三部分：上飾闕樓和一對相向飛翔的仙鶴；中飾四兒童嬉戲；下飾一對公鷄，并間飾蓮花和雜寶。高棱鏡邊。

（李隨森）　本圖攝影：王蔚波



二〇六　洛神菱花柄鏡

元

徑一二·六厘米

一九八一年吉林九台八家子出土

吉林省長春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長柄。鏡上方一輪明月，月光下，海浪中一童女手持華蓋，一仙女亭亭玉立，若有所思。一童男雙手捧物，仰望仙女。故事取材于《洛神賦》，爲當時流行題材。







二〇七　柳毅傳書鏡

元

徑一七·二厘米

一九五六年湖南長沙徵集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圓鈕，鈕上方有「清銅」二字。鏡背主題紋飾爲民間傳説的柳毅傳書故事，上方爲一株枝葉繁茂的大樹，一對男女在樹下敘談，書童牽馬恭侍一旁。上下方爲隱約的群山和飛鳥，羊兒在山中悠閑地吃草，下方是碧波涌動的湖水，魚兒在水中嬉戲。此鏡紋飾內容廣泛，雕刻細膩，較爲難得。

（熊建華　國紅）

二〇八　人物故事柄鏡

元

徑一五·三厘米

一九八一年吉林水吉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

長柄。左側置一樹。樹下一人手擎華蓋，前有一人手推小車，車上坐一人。側旁一人席地而坐，另有一卷尾小狗。前有兩人手持三角旗開道。遠處一婦人憑欄而望。樹旁欄側各置一塊山石。

二〇九　五子登科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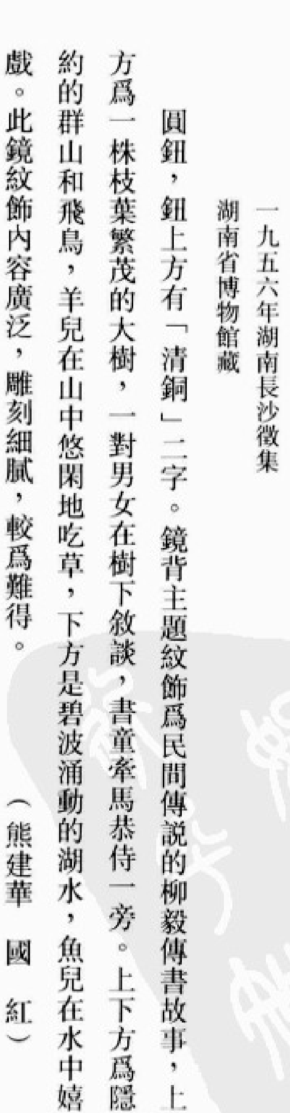
明

徑二〇·七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無鈕座。鏡背素地，飾「五子登科」四字，每字內側對應一「喜」字，每字均用方欄圈起。「五」字兩側長方欄內鑄「胡聚盛號青銅明鏡」八字，「子」字兩側飾以蓮蓬紋，取「連生貴子」之意。五子登科，是當時常用的吉語。

本圖攝影：邵玉蘭





二一〇 宣德吳邦佐造雙龍鏡

明

徑二一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無鈕座。雙龍夾鈕對峙，口對鈕珠，昂首蟠曲。隙間飾四朵祥雲。鈕上方有銘文「大明宣德年製」六字，鈕下長方欄內有銘文「工部監造吳邦佐」七字。雙重三角緣。鏡體厚重，製作規整。

本圖攝影：邵玉蘭



二一一 嘉慶愼思堂十二生肖柄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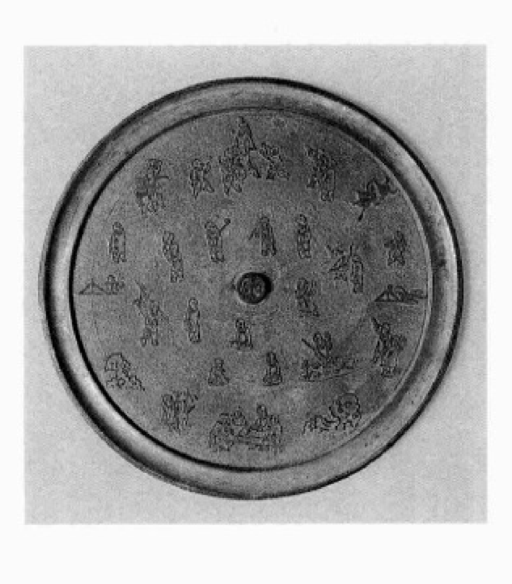
清

徑一七・八、通柄長二八・一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形帶柄，圓鈕，無鈕座。鏡背素地，三周凸弦紋把鏡背紋飾分成三區，內區鑄銘「東萊寶鏡」四字，中區飾十二生肖紋帶，外區爲「嘉慶七年壬戌滇南撫置愼思堂鑄」十四字銘文。嘉慶七年，爲公元一八〇二年。

本圖攝影：邵玉蘭



二一二 百子圖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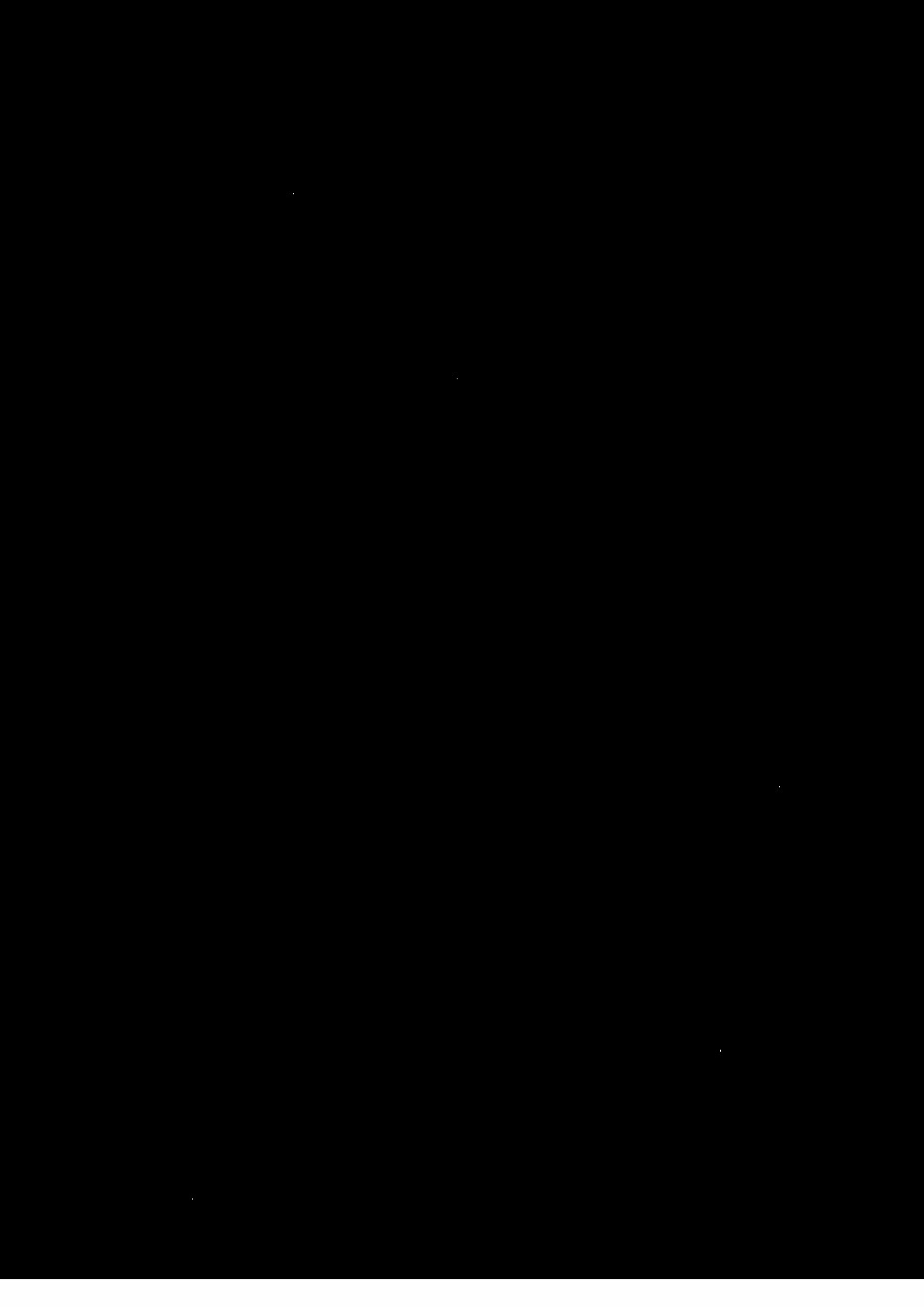
清

徑三六・五厘米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圓鈕，無鈕座。鈕上鑄「湖州薛晉侯自造」七字，鏡背飾三十二個形態不同的天真稚童，其中有五子奪盔，意爲「五子奪魁」，有三重三元、蓮生貴子、榴開百子等，寓意廣泛，皆體現于童子身上所飾之物。此鏡形體厚重，製作精細。

本圖攝影：邵玉蘭



後記

馬承源

《中國青銅器全集》作爲《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重要門類之一，至今已全部與讀者見面。《中國青銅器全集》十六卷之所以順利完成，是各方面力量之理想綜合的結果。作爲編委會主任，爲此我感到十分欣慰，同時對各位編委會委員及顧問所做的努力與密切合作表示真摯的感謝。

《中國青銅器全集》選錄的作品以考古發掘材料爲主，少量爲傳世的精品，共收錄器物三千餘件，專題論文凡四十餘萬字。可以説是一部圖文并茂、對中國古代青銅工藝的歷史性綜錄。爲了較清晰地反映中國青銅器的産生及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脈絡，本書主要按時代編排，對于某些地域性或獨立性較强的器物，則獨自分卷。由于規劃有一定限度，因而還是不能把所有的精品悉數收入。例如考慮到器物的藝術性造型等原因，有的器物包括兵器、車馬器等就收錄得較少。儘管如此，此書仍能全面地反映中國青銅器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學術價值。

《中國青銅器全集》的分卷厘定、撰稿内容、編輯體例等，是一九九一年在湖南召開的編輯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確定的。編選工作由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先據各卷内容初選目錄，然後交各編委進行補充、調整。目錄選定後，由撰稿者撰寫專題論文。爲求得論文的學術價值與體例的統一，各卷的論文都經編委會主任審閲。有的論文甚至經過反復磋商，幾易其稿。現在看來，各卷論文都體現了當前青銅器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文章保持了各位學者各自的文思和風格。爲保證《全集》的質量，對每卷的印樣，也都經過編委會主任逐一審閲。最複雜的工作是文物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承擔的，爲拍照文物資料，他們奔波于全國各地，暑來寒往，一以貫之。他們付出的心力，不是伏于案頭的作者和讀者所能體會的。對此，謹向文物出版社以及張

罔生先生、段書安先生等深致謝意。

對于每一件器物的説明文字，原則上由器物收藏單位撰寫，但因各地情況不同，文字內容很難求得一致。好在各卷都有比較詳細的引導性文章，且大多數器物都發表于簡報或發掘報告上，讀者可資參考。

《中國青銅器全集》很突出的特點是收錄了大量流散于海外的青銅器精品，原以爲此事困難較多，但收藏中國藝術品的博物館及收藏家，慷慨及時地提供了《全集》所必要的彩色膠片。對他們所給予的支持與合作，謹此深表謝意。

從《全集》編輯計劃的實施，到全書的編印出版，前後歷時七載，這正是改革開放大潮中令人歡欣激越的時期。雖然編輯出版的時間跨度較長，但比之其他全集的出版，也屬先進行列之一，這主要是文物出版社規劃之妥善所取得的成果。

承擔各卷編撰任務的學者，在這些歲月中，平添了不少白髮，至今大部分已年逾花甲。令人寬慰的是全體編委都健康地看到了這一研究成果的出版，這是規模巨大出版物的編撰者所難能得到的機遇，謹此祝我的朋友們幸福安康，再創嘉績。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

總顧問　鄧力群

主　任　王忍之

副主任　龔心瀚　于友先　劉忠德

　　　　房維中　劉積斌

常務副主任　許力以

委　員　啟　功　廖井丹　高明光

　　　　張文彬　謝辰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總編輯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啟　功

常務副總編輯　趙　敏

副總編輯　邵宗遠　劉玉山

張囤生　吴士餘

委　員（按姓氏筆劃為序）

于永湛　王朝聞　王樹村　王　琦　王伯揚　艾中信　朱家縉　沈　鵬

李學勤　李書敏　宋鎮鈴　金維諾　周　誼　林文碧　吴士餘　吴成槐

吴　鵬　馬承源　段文傑　俞偉超　邵宗遠　姚鳳林　陳允鶴　陳宏仁

孫振庭　奚天鷹　啟　功　寇曉偉　張　仃　張囤生　常沙娜　許力以

清白音　楊伯達　楊牧之　楊　新　楊　瑾　楊純如　趙　敏　趙志光

趙貴德　鄧　白　樓慶西　劉玉山　劉振清　劉建平　劉慈慰　樊錦詩

閻曉宏　謝稚柳　關山月　羅哲文　龔繼先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曾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總編輯委員會的副主任、總編輯、副總編輯及編委名單如下：

領導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　吴作人　劉　杲

委　員　袁　亮　張德勤

總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邵　宇

副總編輯　陳允鶴　楊　瑾　龔繼先

委　員　古　元



本書編輯拍攝工作，承蒙以下各單位
予以協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故宮博物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河北省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
吉林省博物館
吉林省榆樹縣博物館
遼寧省博物館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博物館
山西省平朔考古隊
陝西歷史博物館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陝西省寶鷄市博物館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局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陝西省鳳翔縣博物館
河南省博物館
洛陽市博物館
河南省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山東省博物館
山東省淄博市博物館
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省益陽市博物館
湖北省博物館
南京博物院
揚州市博物館
浙江省博物館
浙江省紹興市博物館
安徽省博物館
安徽省懷寧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安徽省天長市博物館
四川省博物館
重慶市博物館
雲南省博物館
南越王墓博物館
青海省博物館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
日本千石唯司
日本泉屋博古館
日本正倉院
日本永清文庫
日本白鶴美術館
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
所有給予支持的單位和人士

責任編輯　段書安
封面設計　仇德虎
版面設計　段書安
攝　　影　劉小放
　　　　　樊申炎
　　　　　李　凡
　　　　　王保平
圖版說明　陳佩芬
　　　　　馬今洪
　　　　　馬秀銀
責任印製　張道奇
責任校對　安倩敏